传统相声选

刘英男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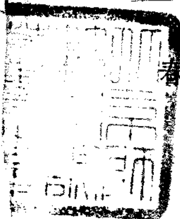


春风文艺出版社

传 统 相 声 选

刘 英 男 编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沈阳

传统相声选

刘英男 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1/4

字数：190,000 印数：1—18,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59 定价：0.58元

前　言

相声，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它历史悠久，形式活泼，语言幽默，趣味横生；以讽刺见长，具有浓郁的喜剧风格。

从历史上看，相声与戏剧有着血缘关系，它的雏形比戏剧出现得还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用滑稽的语言来讽刺时事的幽默大师。唐代盛行的“弄参军”，是由“参军”与“苍鹘”两个角色进行表演的；它的演出形式、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都很象今天的相声。

到了宋金时代，“弄参军”逐渐发展，角色由两人增至多人，戏剧形式较为完整起来，但仍保存着两个角色，用对话表演滑稽故事的演出形式。甚至到了明代，也还有正话反说的“弄参军”。这正象有了吉剧仍有二人转一样，既是同族，却又各立门户。

现在的相声，是在清末出现的。相声，是由宋代“像生”演变来的，取意活灵活现地摹人状物。早在宋代就有“像生”的说法，并有书籍记述艺人串街头、宅院，专仿京师叫卖声的情景。

到了晚清年代，相声已形成自己固有的特色和风格，还有了固定的名字。起初演出时分明相和暗相两种。暗相，周

围用布幔蒙上，演员藏于幔中的八仙桌下，学飞禽的啼声、走兽的叫声，及效仿各省各地人的说话，类似现在四川的相书；明相，是在幕外演出，形式上先有单口，后有对口，以至三人、群活儿等。它的艺术手段是说、学、逗、唱，宗旨是使人发笑，意义含在笑料中。

相声发源于北京。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纷纷踏上我国的神圣领土，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血腥镇压，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一些有表演能力的艺人，既忧国忧民，不满当时现状，又被贫困所迫，为了糊口谋生，便走上街头表演技艺，或讲滑稽故事，借以讽刺当朝权贵的腐败和市侩的伎俩，在客观上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先后走上街头的相声演员有：阿刺儿（满族）、朱少文（穷不怕）、沈春和、范六爷、冯昆志、李德锡（万人迷）、小万人迷、张麻子、韩麻子、尹麻子、周德山、阎德山、焦德海、刘德志、高德明、卢德俊、马德禄、郁德龙、于俊波等。

十九世纪末叶，相声由北京向各地传播。先后在保定、济南、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也都有相声演员进行演出。如沈阳的范六爷、朱凤山（人人乐），哈尔滨的冯昆志，天津的马德禄、郭瑞林等。

在相声发展过程中，历代演员贡献与影响较大的，要数朱少文、冯昆志、李德锡、焦德海、张寿臣、冯振声、赵霭茹、常宝堃、侯宝林、刘宝瑞等人。朱少文原是唱京剧小花脸的，文化水平较高，演出时用白沙土在地上撒出一手漂亮字（行话叫“画锅”），颇受群众赞赏。他创作的段子有

《字象》、《猜十字》等，对相声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基本上改变了那种侧重学鸟兽叫声的口技形式，使相声有了新的生命。所以后辈艺人都说他是相声的创始人，道理恐怕就在这里。二代演员范六爷、冯昆志等，是较早把相声带到东北来的，并在广泛收徒、传播技艺方面均有一定贡献。三代著名演员李德锡创作了许多垫话，并整理了《对对子》、《猜灯谜》等段子，提高了相声脚本的文学水平。他一生中云游四海，浪迹萍踪。他的勤奋创作和高超的技艺，对相声艺术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一九二六年死于沈阳，时年四十九岁。四代演员中成就较大的有张寿臣先生，他幼年拜焦德海为师，后又向李德锡学艺。他一生中勤奋好学，创作与整理了大批段子。代表作有《揣骨相》、《哏政部》等；整理的段子有《小神仙》、《化蜡扦儿》、《麦子地》等。这些优秀作品，至今仍是相声演出中的保留节目。五代名演员有常宝堃、侯宝林、刘宝瑞等。常宝堃（小蘑菇）同志幼年随父常连安学京剧，九岁拜张寿臣为师学相声。艺术造诣深，功夫硬，擅使"说逗哏"的段子。一九五一年在赴朝慰问演出时光荣牺牲，年仅二十九岁。侯宝林同志原是学唱京剧的，后向朱阔泉学相声。他嗓子好，韵味浓，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功底雄厚，自成一格。他改编并演出的《关公战秦琼》、《改行》、《空城计》等，久已脍炙人口。他把相声中的"柳活儿"推向新的高峰。刘宝瑞同志拜师张寿臣，继承了前辈人的艺术成果，并有所发展创新。他整理的段子，不仅思想性强，而且结构严谨。特别是语言洗炼、形象、幽默，很有独到之处。如单口

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连升三级》、《解学士》、《知县见巡抚》等，都是传统相声中的珍品。

据不完全统计，传统相声大约有三百多段（不包括垫话、开场小唱和太平歌词）。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七类：

一、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昏庸无能与官场黑暗的作品，如《珍珠翡翠白玉汤》、《连升三级》、《糊涂县官》、《三性人》、《关公战秦琼》、《哏政部》等。

二、嘲笑地主老财吝啬刻薄、爱钱如命的作品，如《假孝子》、《卖父肉》、《朱夫子》等。

三、戳穿旧社会庸医相士之流骗人把戏的作品，如《假行家》、《第一针》、《大相面》、《丢驴吃药》、《巧嘴媒婆》等。

四、批判小市民种种不良习气的作品，如讽刺看风使舵的《扒马褂》、《顺情说好话》；揭露自私自利的《五人义》、《白吃》、《杨林标》；嘲笑自作聪明的《白字会》、《棋迷》；以及批判酗酒成癖的《酒迷》；耍钱成风的《赌论》等。

五、以幽默风趣的语言，传播各种社会知识的作品。这类段子多半是机辩体的"子母哏"和朗诵体的"贯口哏"。如介绍历史知识和文学名著的《八扇屏》、《歪批三国》、《批聊斋》、《抢三本》；赞美古代建筑的《夸住宅》；叙述烹调技术的《菜单子》；介绍地理知识的《地理图》等。

六、摹拟戏曲表演，讲述梨园趣事的作品，即相声中以唱为主的"柳活儿"和靠表演取胜的"腿子活儿"。如《戏

剧杂谈》、《文昭关》、《空城计》、《黄鹤楼》、《铡美案》及《学梆子》、《学评剧》、《学越剧》、《学大鼓》等。

七、专以文字游戏引人入胜的作品，如《对春联》、《双字意》、《八大吉祥》、《考字》、《猜灯谜》、《绕口令》等。

此外，在旧社会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有少数传统相声，内容不够健康。如要笑劳动人民的《怯洗澡》；专以父子、夫妻关系取笑的《傻子踟文》；挖苦生理缺陷的《学四相》；甚至还有一些是专门散布低级趣味的“臭活”。这些糟粕，解放后早已停演。而前面提到的许多优秀传统作品，则被艺人们流传下来。

解放三十年来，挖掘传统相声工作曾几度受阻遭劫。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猖狂破坏的十年中，已搜集的部分段子被抢劫一空。因而到目前为止，全国尚没有见到一份较完整的传统相声曲目。

粉碎“四人帮”，传统相声再次得解放。正当全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向四化进军的时刻，传统相声得以相继问世，这是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喜讯。

这集里所选的三十篇传统相声，以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作品为主，同时也适当选一些内容上有益无害，结构与表演上独具一格的作品，尽量照顾到题材、体裁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这些作品，有些是从过去各地出版的相声集中选出来的（其中有几篇又经过重新整理），有的是向各地相声演员、曲艺工作者特邀的。整个搜集和选编工作，得到了北京、天津、

哈尔滨、沈阳等地一些专家、演员及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的热情帮助，特别是得到相声界的老前辈，现已八十四岁高龄的白万铭同志的具体指导，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选编和整理工作的不足之处，望专家和各界同志们批评指正。

刘 英 男

1979. 12. 1

目　录

·单口相声·

·对口相声·

·群口相声·

珍珠翡翠白玉汤

刘宝瑞　述

当年朱洪武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在北京，朱洪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大闹武科场。脱脱太师定计，在武科场埋下地雷，朱洪武、常遇春逃出北京，大家失散。朱洪武单身独马落荒而逃，一路上又冷又饿，人困马乏，好容易找到一座小破庙，翻身下马，只觉得头晕眼花，昏倒在地。

过了好长时间，来了两个要饭的，一个挎着破筐子，里面有几块干饽饽，剩饼子；一个端着半个破砂锅，里面盛了些剩菜汤子。到庙门口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长得象个猪八戒，一摸还有气，就把他搭到庙里去了。找了点树枝乱草，点着了暖暖屋子，然后就把朱洪武扶起来，给他盘上腿，让他好缓过这口气儿来。

朱洪武迷迷糊糊地被烟熏得苏醒过来了，还以为哥儿几个在一块儿哩："常贤弟！"他是叫常遇春哪！这要饭的一听："咦！我不认识他呀！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弟呢？"朱洪武那儿又喊："来！"那个要饭的一听："咦！他也知道我姓来！"瞧这巧劲儿。这时候就看见朱洪武指指嘴："我饿了！"这俩要饭的一听，这人没病就是饿，心里说：这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我们哥儿们常跟它打交道，得啦，只当咱

们哥俩今儿个要得少，匀给他点吃吧！当时就把剩菜汤，搁在那柴禾堆儿上热了热递给朱洪武。朱洪武是真饿极啦，端起来狼吞虎咽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了。没想到这半锅剩菜汤灌下去，出了一身汗。好啦！也不饿了，也缓过气儿来啦。朱洪武就问两个要饭的："二位贵姓啊？""你不知道我叫常先弟吗？"朱洪武一听："哦！你就是常贤弟啊！"刚要问他们受伤了没有，一琢磨不对，就问："你们刚才给我喝的那叫什么汤啊？"这俩人心说："什么汤啊，全是杂合菜。"俩人一嘀咕："他要问咱们就给它起个名，叫'珍珠翡翠白玉汤'，怎么呢？你看这里头有白菜帮、菠菜叶，不是象翡翠吗？这馊豆腐白色的不象玉吗？剩饭锅巴碎米粒就是珍珠。""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朱洪武点了点头说："谢谢你们。"他上马就走了。

后来朱洪武真把元朝推翻了，他在南京城做起皇上来了。也是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娶的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他要说西山煤是白的，谁也不敢说是黑的。皇上说："傻子好！"得！打这儿傻子就连升三级。哪怕皇上给大臣们一张手纸，都得拿黄绫子裱上，供在大厅里当增光耀祖显耀门庭的宝贝。

朱洪武当了皇上，享受了几年，觉乎着吃喝玩乐老这么一套也腻了，有几天心里憋得慌，老不得劲儿，身上懒洋洋的，就跟当年在破庙里那个滋味似的。遂传旨："来呀！叫御膳房给我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来。"太监一传旨，御膳房可吓坏了。张师傅问李师傅："您知道这汤怎么做吗？""不知道。""王师傅呢？""我也没听说过，我倒知道珍

珠上蒸笼能蒸软了，那翡翠白玉怎么下刀切！”这个说：“叫咱们做要是不做是抗旨不遵，那活得了吗？”结果几个厨师傅一核计，好死不如赖活着，想法搪过去得了，挑了几个大个儿珍珠上蒸笼蒸了足有半天，又找了几块薄薄的小翡翠和白玉，兑了点高汤，搁了点香菜，央告小太监给端上去：“在皇上面前给我们多说好话吧！”小太监就把这碗汤给端上去了。朱洪武一看，粉白翠绿倒挺漂亮，不但漂亮，用勺儿一舀还叮儿当儿乱响，就是味儿不象，当时就火喽：“这是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胡说！珍珠翡翠白玉汤朕曾喝过。”小太监一听可吓傻了，赶紧跑回御膳房：“这一下可出漏子啦！”大伙儿问：“怎么啦？”“怎么啦！万岁爷说他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汤不对。”大伙儿一听：“得！玩儿完，这不但是抗旨不遵，还得加一个欺君之罪。”几个人一商量，怎么着也活不了，干脆实话实说，不会做，请万岁另找能人。小太监把这话回上去，朱洪武一想：这群人都是做山珍海味的，也难怪他们不会做，就不再难为他们了，可是汤总得喝呀！不但自己喝，也得让三宫六院、文武大臣都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于是传下圣旨到处张贴皇榜，找那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弟，那一个不知姓什么。圣旨一下，皇榜马上就贴出去了。单说朱洪武当年遇难的县城里也贴了好几张，这一天那两个要饭的正在大街上挨门乞讨。看见衙门口对过影壁底下围着一堆人看告示，过去一打听，说是皇上找一个叫常先弟的，还有一个不知叫什么，叫他们给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俩人一听：“哟！庙里喝剩菜汤的那家伙做了皇上了，咱们得

去。”过去就把皇榜给揭了。看榜的俩公差一看俩要饭的把皇榜撕了，抓住就要锁。这哥儿俩说：“怎么着？给皇上做汤就锁着去吗？”俩公差一听：“哎呀，二位老爷，小人不知，恕罪！恕罪！”俩要饭的说：“那倒没什么关系。”“二位老爷，请到衙门去吧。”“车呢？”“这……就是衙门，我们哥儿俩把二位背进去得了。”老百姓一瞧：“哟！往衙门里背要饭的干嘛？”

公差把俩要饭的背进班房：“二位老爷您先在这儿歇会儿，我们给您回禀县太爷去。”“胡说！管我们叫老爷，管他叫太爷，他是谁的太爷？……”“喳，喳，喳，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您二位是老太爷了。”“一块去！”俩人赶紧往里就跑，禀报县太爷，知县一听，这俩人找着了，心想这回可该着我升官发财换纱帽了。赶紧换上新官衣，撩袍端带毕恭毕敬到二堂相迎。俩公差往外就跑，说：“二位老太爷，现在我们县太爷在二堂恭候！”“好！头前带路！”“是。”俩要饭的一嘀咕：“对！咱们架子端得越大越好。”到二堂，知县一瞧：“怎么给领进俩要饭的来？”就听公差那儿说：“跟县太爷回，二位老太爷驾到。”知县一听，“谁让你们给排的辈儿啊！”再一瞧这俩要饭的满脸油泥，一身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就问公差：“就他俩撕的皇榜呀！”“是，就是这二位老太爷。”俩要饭的问：“咱们几时进京啊？”知县这火大了，心说这俩小子跟我开的玩笑可不小啊！就冲这模样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到那儿他说不会，得！我是欺君之罪。如果不带他们去见驾，皇上要是知道了，我是隐瞒不报，也活不了。为他们俩丢官罢职我多冤哪！干脆这俩罪名我

全不能担："来呀！拿锁链子把他们俩给锁上，押解进京面圣。"

这一天，朱洪武接到了奏本，心说还真找来了，传旨召见。县官锁着这俩要饭的到了金銮宝殿，知县脆在丹墀山呼万岁，这地方他可没来过，只吓得他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偷着一看：这俩要饭的冲着皇上笑嘻嘻的在那儿直点头。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皇上一瞧，正是当年在破庙里救他的那俩人，心说这县官真糊涂，你怎么不给他们俩换件衣裳来见我呢！当着文武百官，我说跟要饭的认识那多寒碜哪？赶紧就说："两位爱卿为何装做如此的打扮哪？"俩要饭的说："我们老这模样。"接着又说："不过现在多混上一挂锁链子。"朱洪武赶紧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胆敢把朕聘请来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给上了刑具，真是胆大妄为，推出去，斩了！"俩要饭的一想，别那么便宜他呀！就跟皇上说："万岁开恩饶他一死，把他留在我们哥儿俩手底下，当个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买作料的小伙计得了。"嘿！

朱洪武一听就答应了，拨银三百两另设御膳房，叫他俩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二百份，三天后要大宴群臣。

三人领旨下殿，来到了新布置的御膳房，县官赶紧就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的救命之恩。""得了，甭谢了，拿钱买作料去吧！""是。请您二位吩咐，我凭着圣上的旨意，二位的神威，下官这点儿小小的才能，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够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当好了这个差事，希望能得到主子的隆恩和二位老太爷的栽培。下官小小的升这么个四级五级的就行了。"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好！刚顾过命来又想升官发财啦。"少说废话，赶紧买

东西去。”“是是。”“去，买它四百块豆腐，五百斤菠菜要带根儿的，五百斤白菜帮子，三百斤糙米，十斤大盐，五斤砂土，半斤锅烟子，再来它二十挑刷锅水就够用了！”“这……您买这些玩意干嘛呀？”“少说废话，让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少买一样不对皇上口味，拿你是问。滚下去！”“喳！”

没半天工夫都买齐了，就是白菜帮子跟刷锅水不好买，没办法，县官儿就挑着挑子、背着筐子到各处菜馆倒刷锅水，拣白菜帮子。

两天，都办齐了。俩要饭的一瞧，这哪儿行啊，菠菜不烂，豆腐也不馊，皇上吃了不合口味，怪罪下来可唯你是问。县官一听可吓坏了，赶紧跪下磕头："二位老太爷给想想办法吧！"俩人说："明天皇上就要大宴群臣，你买这材料不适用，咱们人手又少怎么办呢？"县官说："不要紧，打原来的御膳房调过三个厨师傅来不就得了吗？"这三位厨师傅一听是调去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份儿高兴啊！有一个说："二哥，这回咱们得好好地学一手，别让这个手艺失传啦！"那个说："对！咱们得好好跟人家学一学。"

俩要饭的一看人都齐了，说："咱们一块儿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吧！"他就让两个厨师傅去焖饭："记住！米可别洗，焖得了上头饭不要，就要底下糊锅巴。"这个厨师傅纳闷："这干什么用啊！"那个说："少说话，咱们不是学能耐来了吗！"俩要饭的又跟县官说："你也别闲着，把这豆腐倒在刷锅水里头，你下手把豆腐都抓碎了，然后把它搬到太阳底下晒，晒冒泡了为止。""是……"御膳房还有一个

厨师傅呢？“你过来帮我们俩摘菠菜，把好的全扔了，烂叶留下。”这一吩咐弄得这县官和三个厨师傅越听越糊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连夜加工，天也快亮了，这县官跟三个厨师傅坐在这儿看着这些个烂菠菜、糊饭锅巴、白菜帮子、馊豆腐直发愣，等太阳一出来晒得这儿桶刷锅水直泛味，三个厨师就问县官：“这位大人，咱们什么时候做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县官没好气儿地说：“别问我，去问那二位老太爷去。”俩要饭的一听就接过茬儿来了，一指这桶：“珍珠翡翠白玉汤不就在这儿吗？十成已经完了七成了，就等着皇上吃完了咱们领赏吧！”大伙一听，还领赏哪！不发配出去就是好事儿，就这烂菜糊饭臭汤还大宴群臣呢！好家伙，等着吧！碰巧了就许抄了家。

就瞧这俩老太爷一个从桶里舀了点汤尝了尝：“行，还差不离。”那个从桶底下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扔巴哒巴哒嘴：“好！够味儿。”拍了拍县官肩膀就说：“这豆腐是你的手艺，我们哥儿俩一定启奏皇上，说是你做的，叫你升官发财。”县官一听：“老……老太爷您饶了我吧！”

御宴时候将到，俩要饭的叫厨师跟县官把几桶菜重新回锅，把盐倒在锅里头，又掺上几把砂土，尝了尝不够牙碜！再来点。这个说：“颜色不够深。”那个说：“锅烟子哪？”对呀，一大包锅烟子就倒到锅里头了，俩人随添作料随着尝，等锅开了，县官跟厨师都受不了啦，这屋子里是又酸又臭。就听这俩要饭的说：“好啦，赶紧盛，往上端。”

这天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布置得是富丽堂皇。皇亲国

戚、文武百官早在四更天就到了，净等着万岁爷赏赐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啦！这个说："年兄，这珍珠翡翠白玉汤非同小可啊！记得当年家父受皇恩曾尝此味，回家时连连夸赞，今天我们受此隆恩，福分非浅。"那个说："据小弟所知，此汤用龙肝凤髓，山珍海味，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熏九炼，才能制成，真是奇妙无比呀！"

御宴开始，小太监是一字长蛇阵排成一行，手捧描金朱盒，里边都是官窑定烧盘龙小碗，碗里面盛的就是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大家一瞧，这小太监真规矩极了，一个个都斜着身，扭着脸，不敢看这个汤。头一碗先端到皇上面前，朱洪武一闻，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可是这股子味儿使他想起当年在破庙里喝这个汤的时候，怎么那么舒服呀！所以老想再尝一次，怎么会今天觉着是这种味道呢？怪不得人说："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那时候我是饿极了，近些年来是舒服惯了，可是我当初喝过它，今天应该也得喝，不但我喝，让大家都得喝。朱洪武往四下一看，众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个个紧皱眉头，望着这汤发楞，那意思是看皇上如何发落。朱洪武一看就恼了，心说："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得啦！今儿咱们一块儿尝尝吧！"说："众位爱卿，来！随孤家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憋气儿，咕噜咕噜就灌下去了。起先，这些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们见汤端上来，这个味是酸臭冲天，心想，"甭说皇上，连我们都不能喝，这俩做汤的非千刀万剐不可。"可是现在一看皇上喝得还挺带劲儿，大伙儿吓楞了，赶紧端起来跟着也往下灌，有的就被这股子酸臭味勾引得差点吐出来，可是当着皇

上又不敢吐，怕有失仪之罪，没办法憋着气一口一口地往下咽，甭管怎么样，大伙儿总算把这一小碗汤对付下去了。

朱洪武一看，他们都喝完了，笑着就问："众皇亲国戚，各位爱卿，孤家找人做的这珍珠翡翠白玉汤，滋味如何？"大伙儿赶紧起身谢恩，连声称赞："味美，味美。"朱洪武说："既然如此，来呀！每人再赐两大碗。"啊！受得了吗？

连升三级

刘宝瑞　述
孙玉奎　整理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是明朝时候的事儿。

在山东临清有一家财主。家里有一个少爷，叫张好古。从小就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长大了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天天吃饱喝足，提笼架鸟，满街遛。因为这个，大家伙儿都管他叫“狗少”。

有一天，张好古走在街上，看见一个相面的，围着一圈子人。他想看一看，刚往那儿一站，相面的一眼就看见他了，知道他是狗少，想要奉承他几句，蒙两个钱，假装看了看他，说：“这位老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可做国家栋梁之材。看阁下印堂发亮，官运兴旺，如要进京赶考，保您金榜题名。到那时我给您道喜。”张好古要是明白，当时能给他一个嘴巴，因为他不认字啊，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上京赶考？拿什么考呀？可是他这狗少的脾气没往那儿想。他想：“我们家有的是钱啊，要想做官那还不容易嘛。”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挺高兴。说：“准能得中吗？”“决不奉承！保您得中前三名！”“好！给你二两银子。真要中了，回来我还多给你。要是中不了，回来我可找你没完。”相面

的心里说："等你回来我就走了！"

张好古回到家里，打点行囊包裹，带了些金银，还真上北京赶考来了。他也不想想，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赶考？这不是浑蛋吗！可是遇见那样社会，就有那样事情。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正是考场末一天。等到了西直门，城门早就关了。事也凑巧，正赶上西直门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都讲究喝玉泉山的水，叫老百姓半夜里由城外头往里拉水，还得是当天的。水车一到，城门开了。张好古也不懂啊，骑着马跟着水车就往里走，看城的也不敢问他，以为他是给皇上押水车的哪，就这样他进来了。

进了城，他不知道考场在哪儿，骑着马满处乱撞，走到棋盘街，看见对面来了一群人，当中间有个骑马的，前边有俩人打着气死风灯——这是九千岁魏王魏忠贤下夜查街。张好古这匹马眼神一岔，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这马正撞上魏忠贤的马。要搁在往日，魏忠贤连问都不问就把他给杀了，因为他是明僖宗皇上最宠信的太监，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今天魏忠贤想问问他，一勒马，说："你这小子，闯什么丧啊？"张好古也不知道他是九千岁啊，说："啊！你管哪！我有要紧的事。""嗬！猴崽子！真横啊！有什么要紧的事？""我打山东来，我是上京赶考的，要是晚了，进不去考场，不就把我这前三名耽误了吗？""你就知道你能得中前三名？""啊！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来呀！""现在考场也关了门啦，你进不去呀！""进不去我不会砸门吗？"魏忠贤一想："他就知道他能得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吗？不能！这是大话欺人，他这是拿学问唬我

哪。”想到这说："来呀，拿我的片子，把他送到考场去。"魏忠贤想要看看他的学问怎么样，可是魏忠贤也浑蛋，你要看看他的学问，你别拿片子送他呀，你就叫他自己去得了。他这一拿片子，张好古倒得了意啦，本来他不认识考场，这一来有了领道儿的了。

差人带着张好古来到考场，一砸门，把片子递进去。两位主考官一看是魏忠贤的片子，赶紧都起来了。这个就说："这人是九千岁送来的，一定跟他有关系，咱们可得把他收下！"那个说："不行啊！号房都满了。""满了咱们也得想办法呀！你想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一定是他的亲戚。依我说，赶紧给他腾间房。实在不行，哪怕咱们俩人在当院蹲一宿哪，也得把他留下。""好吧！那咱们就在当院蹲一宿吧！"这叫什么事！两位主考官把张好古让进来以后，他们俩人又嘀咕上了。那个就说："咱们给他送题去。"这个说："别去！咱们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咱们要是给他一出题，他要作不上来，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哪？""怎么办哪？这不是有卷子吗？干脆我说你写！"嘿！他们两人全给包办了！写完了一想："这要是中个头名那可太下不去了，得啦！来个二名吧！"一个字没写，弄个第二名！

到了第三天，凡是得中的人，都得到主考官家里拜老师，递门生帖。全去了，就是张好古没去。他不懂啊！两位主考官又嘀咕上了。这个说："张好古太不通人情了。虽然他是魏王送来的，要没有咱们哥俩关照他，说死他也中不了啊。怎么着？现在得中了，连老师都不拜，这也太不通人情

了。”“别这么想，咱们得冲着魏王。您想魏王黑更半夜拿着片子把他送来，这一定是魏王的亲支近派。将来他要做了官，咱们还得仗着他关照咱们哪。他不是没来吗？没关系！咱们不会看看他去吗？”这倒不错，老师拜徒弟，倒了个儿了！

两位主考官见了张好古。说：“那天要没有九千岁那张片子，这考场你可就进不来了。”张好古也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就含糊着答应。等他们两人走了以后，一打听，才知道九千岁是魏忠贤。心里说：“哎呀！要没有这张片子，考场就进不来了。”他可没想他不认字！又一想：“我得瞧瞧九千岁去！”买了很多的贵重礼物，到了魏王府，把名片、礼单递进去。魏忠贤一看，不认识。有心不见吧，一看礼单，礼物还很贵重，说：“叫他进来吧。”张好古进去一说：“那天要不是九千岁拿片子送我，我还真进不去了。也是王爷福气大，我中了个第二名。”“啊！真有这么大的学问，怪不得那天说那么大的话哪！既然有这么大的学问，将来我要是面南背北之时，这人对我有很大的用处啊。”当时吩咐设摆酒宴款待。张好古足吃一顿，吃饱喝足，告辞，魏忠贤亲自送出府门。这下子，北京城哄嚷动了，文武百官都知道了，大家纷纷议论：“咱们不论多大的官，谁见魏王府拜见也没送出来过呀？怎么新科进士张好古去了，魏王亲自送到门口哪？”那个说：“他是魏王的亲支近派。”“看九千岁把他送出来的时候，还是恭恭敬敬的，说不定张好古许是魏王的长辈。”“既然是魏王的长辈，咱们应该大伙联名，上个奏折，保荐一下。将来他要做了官儿，一定对咱们有很大的关

照。”“对！”大家联名保荐新科进士张好古，说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是国家的栋梁。皇上一听，说："既然有这样文武双全的人材，应该入翰林院啊。”他又入了翰林院了！

到了翰林院，这些翰林都知道他是魏忠贤的人，又听说他是大家联名保荐的，大伙儿谁敢不尊敬他呀？有写的东西也不让他写，不但不让他写，大伙儿写好了，反倒给他看："张年兄，您看这行吗？”“行！很好！很好！”就会说这么一句。不管人家问什么，都是："很好！很好！”就这句话，他愣在翰林院混了一年。

转过年来，魏忠贤的生日，文武百官都送很贵重的礼物。张好古除去送了很多贵重的礼物之外，他打四宝斋纸店又买了一副对联，可没写，拿着就进翰林院了。大伙儿一瞧，说："张年兄，这是给魏王送的寿对儿吗？”“是啊！”大伙儿打开一看。说："哟！没写哪？”“可不是嘛。”大伙儿说："您来了一年多了，我们就没看您写过字，想不到今天我们要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不！你们写得很好，还是你们给我写吧。”大伙儿彼此对推，谁也不写，其中有一个聪明。心里说："张好古可能是不认字吧？”当时他眼珠儿一转，说："我写！”就编了一副对子，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写完了，说："张年兄！您看行吗？”张好古一看说："行！很好！很好！”还好哪！

这一天，张好古拿着礼物，给魏忠贤去拜寿。魏忠贤把礼物收下，把对子挂上，还没看明白什么词儿哪，皇上的圣

旨、福寿字也到了。魏忠贤摆香案，接圣旨去了。所有来拜寿的文武百官都看见了，可是谁也不敢说，因为魏忠贤这人脾气不好。比如：有人骂他，你要一告诉他，说："某人某人骂您哪。"他一听："噢！他骂我？杀！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啊，现在你也知道了，一块儿杀！"您想这谁还敢告诉他呀！就这样，这副对子整整挂了一天，魏忠贤愣没看出来！

又过了几年，换了崇祯皇帝。在魏忠贤家里翻出来龙衣、龙冠。魏忠贤犯罪下狱，全家被斩，灭门九族，所有魏忠贤的人一律杀罪。就有人跟皇上说："翰林院有个学士叫张好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那也得杀！"旁边有一个大臣跪下了，说："我主万岁，张好古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怎见得哪？""因为某年某月某日魏忠贤办生日，张好古送给魏忠贤一副对子，那词我还记着哪。上联：'昔日曹公进九锡'，下联：'今朝魏王欲受禅'。他拿魏忠贤比曹操啦！说他要谋朝篡位，这怎么能是魏忠贤的人哪？"皇上说："那不是啊！""不但不是，这是忠臣啊！""好！既是忠臣，死罪已免，加升三级。"

一群浑蛋！

假行家

张寿臣　述

从前我们有家儿街坊，姓窝，叫窝心，是财主，房产多，有的是钱哪，那阵儿开了好几个买卖。家里有个孩子，特别的笨，这孩子念了二年半快顶三年的书啦，百家姓儿呀一篇儿没念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他老念一半儿，记住上句忘下句，老师都腻啦。这一天放学的时候儿把他叫到跟前：

“再念一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记住了没有？”

“记住啦。”

“再念。”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行啦，明儿早晨上学呀背这两句，背下来我给你上书，再忘一句就别来啦！知道的是你笨哪，不知道的说我耽误人家子弟！明儿要是忘一句就不用上学啦！去吧。”

这小孩儿还真用心，一边儿走，一边儿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

刚到“赵钱孙李”呀，走道儿一拐弯儿，狗打架把他撞

躺下啦，把“周吴郑王”又忘啦！回家哭啦，

“啊……”

“怎么啦，挨打啦？”

“没挨打。”

“没挨打哭什么呀？”

“老师给上书上的太多，赵钱孙李底下那句老忘，绕嘴！”

“不要紧哪，明儿上学问老师呀！”

“他说啦，再背不上来就不让去啦！您告诉我。”

他妈是文盲，不认字呀，“等你爸爸回来再问吧。”

一会儿窝心回来啦，一瞧孩子直哭：“怎么回事呀？”

太太一说这档子事，“你告诉他吧，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

窝心直甩手儿：“我没念过书哇，我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呀！明儿让他问老师去。”

“老师不让去啦！跟外头打听打听，找一个念书的问问。”

找别人也好，对门儿住了一位，姓假呀，叫假行家，嗬！嘴可真能聊，无所不知，百行通。别看嘴能聊，一个字不认得，睛字不识。你要一问他呀，他是支吾经，比老郎神多八出戏！什么都懂！

窝心把假行家请来啦，告诉太太：“外头叫几个菜，家里有炖肉，炖小鸡子，烙几张饼，绿豆稀饭加白糖。”

预备好了，让孩子打酒，外头叫了几个菜，把假行家请来啦。这假行家不知道是什么事呀，假行家这么一看，连家

里做的带外头叫的，嘴！烙饼、绿豆稀饭、白糖、酒，这么些菜。吃得这假行家胸口比下巴颏儿高起二寸！沏上茶之后：

“您吃饱了吗？”

“吃饱啦。”

“您喝茶。”

端起来一喝。

“求您点儿事，——把孩子叫来。”把孩子叫来：“给你假大爷行礼。”

孩子一作揖，往旁边儿一站。

“这是您侄儿，今年十一啦，就是太笨！也不怨这孩子笨哪，就怨这老师呀给上的书太多，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也绕嘴，他老记不住。这个老师说啦，明儿要背下来呀，还让念，要背不上来呀，就不让去啦！您想，孩子他不念书不耽误了吗！没有别的，假大哥，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您告诉您侄儿，明儿让他上学呀，就接着念啦。”

要命啦，假行家也不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又不能说不知道，——吃了人家啦，——怎么样哪？就得蒙事。坐在这儿，反正沉住气啦，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摩挲胸脯儿：

“哎呀——赵钱孙李底下那句呀，大哥，别忙，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念啦，我得慢慢想想。赵钱孙李底下那句是不是？反正我一说你就想起来啦。”

小孩在旁边儿：

“对啦，您一提呀就想起来啦，就在嘴边儿上想不起来！”

“嗯嗯，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人之初吧？”

小孩儿说：“不是人之初。”

“不是人之初？要不是——子曰？”

“没有子曰。字儿多！”

“字儿多？赵钱孙李——这玩艺儿三十多年没念啦嘛，就差事啦！这几年脑子也不老好的。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理不通！”

孩子摇头：“不是理不通。”

“不是理不通，就是通天彻地！”

“不是。”

“地下无人事不成！”

“又不对。”

“城里妈妈去烧香！”

“不是。”

“香火庙的娘娘。”

“不是。”

“娘娘长，娘娘短！”

“不是。”

“短剑防身，申公豹！”

“不是。”

“豹头环眼猛张飞！”

“太多啦！不是。”

“飞虎刘庆！”

“不是。”

“十个麻子九个俏！”

“不是。”

“俏皮小佳人儿！”

“没有那么多字。”

“人能治火！”

“不是。”

“火上熬粥！”

“不是。”

“周吴郑王！”

“哎，哎，周吴郑王！”

嗬，绕了一百八十多里地把周吴郑王逮着啦！

他逮着周吴郑王啊，了不得啦，窝心这两口子就拿假行家当圣人啦！可见着高人啦！这假行家呀这一跟头摔到皮袄上——算拽着毛啦！天天在这儿吃，在这儿喝，吃得挺好，吃到半拉多月，吃得假行家满脸油光的。

这一天俩人在一块儿吃饭喝酒，谈心，窝心问：

“我说假大哥，您天天不做事，您是哪行发财呀？”

他怎么样？哪行他都没做过！

“哪行发财呀，我跟您说，哪行都发财，就是这个，扎蛤蟆还得有根竹扦呢，扎耗子还得有纸捻儿哪，我不瞒您哪，我嘛也没有，净有能耐不行，没人帮我的忙，发不了财！有钱就成啊。”

这窝心他钱多呀：

“那么，您领我个东，我这儿闲着搁着也没有用，咱们哥儿们越走越近乎，做个买卖，您瞧什么好您就来什么。”

“是啦，您交给我吧。”

有钱啦，假行家在街上这么一转悠哇，瞧什么买卖赚钱哪！什么买卖他都瞧着利小，他就瞧药铺便宜。药铺这买卖叫一本万利，怎么哪？药铺哇大秤拾来的呀，拿戥子往外戥啊，给多少是多少；要多少钱没有还价儿的，给多少没有争的。象买萝卜：“多给点儿呀。”买白菜：“约高着点儿呀。”买药：“您给约高着点儿。”要不：“多抓点儿？”没那个事。跟买别的不一样。还有一样儿，药铺到夏景天，有好些个菜，不但不糟践东西，他还赚钱。什么？就说冬瓜，一到夏天您瞧，熬冬瓜，汆东瓜，面汤里搁冬瓜，吃饺子也是冬瓜，老是冬瓜，吃冬瓜干嘛呀？白吃呀还剩钱，冬瓜霜、冬瓜皮、冬瓜子、冬瓜瓤儿、冬瓜把儿完完全全都卖钱哪。假行家一想啊：“开药铺合适！”

就在我们北京啊，在东珠市口路北，有三间门面一个药铺哇关啦，他一弯转哪把药铺倒过来啦。拾掇拾掇门面呀，再上点儿货，顶一万块钱，这药铺开起来啦。亲友们送匾挂红。假行家应当把前任掌柜的、先生都请来，药铺换东家换掌柜的啦，得请几位帮忙，他不请，因为什么？人家都内行，把人家都请来啦，怕别人瞧不起他，他完全不要，自己来。这药铺外行来不了哇，你一个人儿开这买卖不成啊，他跟窝心商量：

“大哥，您也帮着忙活忙活。”

“我不识字！”

“不识字没有关系呀，我这一个人弄不了哇，您在柜里一呆，不是充个数儿吗？”

还得找学徒的。这个窝心有个侄子，本家一个侄子，十六岁，叫窝囊废，把窝囊废找来啦，这窝囊废呀在这儿学徒。合着这药铺哇就三个人：东家窝心，掌柜的假行家，学徒的窝囊废，就这仨人。

一早儿放了挂鞭，九点来钟，进来一个人，这人有六十多岁，连鬓胡子，穿着蓝夹裤蓝夹袄，系着一条带子，大包头儿的鞋。一进门呀，满脸陪笑就作揖：

“嗬，掌柜的，开市大吉呀，万事亨通！道喜道喜！”

掌柜的、东家都站起来啦：

“哦，您柜里边儿坐。”

“不价不价，给您道喜，还求您点儿事。我跟您是街坊，我是皮匠，在您这门口儿摆皮匠挑儿，我姓陈，都管我叫陈皮匠，在您这门口儿摆摊儿呀，摆了三十多年啦，现如今换了掌柜的，换了东家啦，我还在这儿摆摊儿，求您照应赏碗饭吃。”

假行家倒挺客气：

“没有说的，还得求您照应哪。咱们是街坊，您要是沏水呀，用开水上柜里头来，后院有火，多咱都行！”

“好啦，谢谢您哪，我可就挑挑子去啦。”

出去啦，把皮匠挑儿挑来啦，坐在那儿，一边儿喝着水，一边儿缝着破鞋。

也就十点来钟，进来一位买药的，打腰里一掏哇，那阵儿花铜子儿，掏出仨子儿：

“掌柜的，给包仨子儿的白芨。”

“好您哪。”

白芨呀，就是研朱砂那个白芨。他拉抽屉找。其实呀，哪个抽屉搁几味药有几个条儿，他不识字，他乱找，即便找着白芨呀，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白芨。拉了四个抽屉找不着，叫学徒的，怕人走了哇，一走与他不好看：

“倒茶呀，来了买主儿不倒茶吗？把东家那茶叶沏上，倒茶，点烟卷儿！”

药铺没这么应酬过呀。倒了碗茶，点了烟卷儿，烟卷儿是老炮台，仨子儿不够抽烟卷儿钱。他把这买主先稳住啦，把学徒的叫过来，低声地：

“去，到帐房儿跟东家要两块钱，打后门出去，还从后门进来，别打前门儿走；上菜市儿，买个小鸡子，白的，不要杂毛儿的。”

这孩子要两块钱走啦。

窝心一听特别呀：“要两块钱买小鸡子干嘛呀？”

这买药的还直催：

“掌柜的，你快点儿拿！”

“您候一候儿，今天我们是刚开张，货不全，到堆房给您取去，哈哈，您这儿坐一坐！”

这个人有心走，这根儿烟卷比那仨子儿贵，又喝了茶，等着吧。窝心柜房儿里还嚷：

“掌柜的，掌柜的！”

假行家到柜房儿：

“什么事您哪？”

“您让孩子买白小鸡子干嘛呀？”

“白鸡呀，这人不是要买白鸡吗？”

“噢，买多少钱的？”

“仨子儿的！”

“仨子儿？咱们两块钱买去，给人多少哇？那不就赔了吗？”

一说赔了，这假行家一掉脸，说：

“这可不行您哪，您要说赔了，这个买卖我可做不了啦！咱们这刚开张啊，不得把名誉卖出去吗！一伸手赚钱哪，明儿人家不来啦，大药铺不全这么样儿开起来的吗?!”

窝心一想，别理他啦，他说什么是什么吧！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学徒的转悠半拉钟头没找着白小鸡子。为什么哪？地方不一样，北京菜市上白小鸡子少，差不多不买，嫌它丧气，非起灵啊，棺材上头才搁个白小鸡子哪。可是买不到，回去又不好交待。他花了两块钱买了个白鸡，有两个黑膀子，打后门进来了。“给您，掌柜的。”掌柜接过来呀，攥着鸡脖子，把学徒的啐了一口：“呸！”

“怎么啦？”

“怎么啦，学徒都不用心！让你买白小鸡子，这俩黑膀子怎么回事？”

“没有！”

“没有？象话吗？让人说咱们这货不真！哼！”

攥住小鸡子，拿牙薅这两个膀子，小鸡子“嘎嘎”直叫唤。药铺得给人包上啊，活小鸡子没法儿包哇！药铺栏柜上头挂着一溜儿药方子，“奔儿”，扽下一张来，他不认字呀，什么呀扽下来就包起来？牛黄清心丸。使牛黄清心丸那方子

把鸡脑袋一裹。

"您拿走吧。"

买药的一瞧，说：

"您等等儿，掌柜的，我买白芨呀！"

"是白鸡呀，有俩黑膀子不是现给您薅了去啦吗！没错儿。"

这位一想："仨子儿买得着吗，我拿走，回家宰着吃！"这位走啦。

这位刚一出门儿，又进来一位，搁这儿俩子儿。

"掌柜的，你给我包俩子儿银朱。"

"买银猪哇？好好！"叫学徒的："倒茶！点烟卷儿！"

这回他不拉抽屉啦，等学徒的倒完茶，点完烟卷儿，他低声儿告诉学徒的：

"隔壁首饰楼，越快越好，多加工钱啊，打个银猪。一两来重就成啊，多点儿少点儿没关系。"

东家不问他啦。俩多钟头这孩子回来啦，拿着一个包儿，底下有一个条儿，这条儿上写着四块五——银猪手工。假行家接过来啦，接过来打开了，又换了一张纸，打上面儿又掩了一张方子——开胸顺气丸，包好了。

"您拿走吧。"

这位等了俩多钟头，拿手里一掂哪挺沉，心说："刚开张的买卖呀给的多！"出门口儿打开一看，"嗬！"这位不爱便宜，又回来啦：

"掌柜的，你拿错了，我买银朱！"

"是呀，错了管换，你拿夹剪把它夹开了瞧，绝对是十

足的银子，银猪；要是洋白铜啊，您把字号给我们捅下来，没错儿！”

这位赌气把银猪往那儿一搁，拿起钱来走啦！

这位刚走，又进来一位，拿出五个子儿来：

“掌柜的，你给我包五个子儿的附子。”

附子、甘姜、肉桂呀，热药。

“父子呀？”

“啊。”

“东家！”

窝心说：“什么事您哪？”

“您回家把您少爷带来。”

“干嘛呀？”

“应酬门市。”

“什么应酬门市？”

“卖啦！”

“把我们孩子卖啦?!”

“不是呀，连您都有哇！人家买父子嘛，您家里有父子呀，父子爷俩呀，我家里是光棍儿一个人哪，我要有孩子我绝不能卖您的！”

“卖多少钱哪？”

“五个子儿呀。”

窝心一听：“倒血霉啦！我们孩子今年十一啦，赶情是药材呀！连我也在数儿哇！好，等着，等着！”到家，这孩子下学正吃饭哪，窝心脸都气肿啦：

“别吃啦！”

大奶奶当这孩子惹了祸啦：

“怎么啦？”

“怎么啦，卖啦！”

“哟！怎么把孩子卖啦?!”

“连我都有，我们爷儿俩一块儿。人家买父子，药铺嘛，我们是父子爷儿俩！”

这位太太说：

“那可不行，三口人儿，你们俩上哪儿我也跟着！”

孩子吓得直哭，这位太太呀，气得一边走一边儿骂。这位大爷带着孩子打前门儿进来啦。

“您把他带走吧！”

买药的问：“我带什么您哪？”

“您买什么呀？”

“我买附子！”

“您买父子，这是亲父子，您打听，要是抱养的、过继的，您甭给钱，绝对亲父子！”

这位不敢要哇！

正说着哪，又进来一位，搁那俩大子儿：

“掌柜的，你给我包俩大子儿砂仁儿。”

砂仁儿、豆蔻。

“仨人儿呀，哎呀，我们这儿连东家加我带学徒的整仨人儿，仨人儿不成啊，买父子的买走了一个，剩俩人儿啦。哎，我们内东家来啦，合适啦，您把我们都带走得啦！”

这买药的也乐，你瞧我也乐，我瞧你也乐！

这位太太直骂街，小孩子吓得直哭，把窝心气得脸都绿

啦。门口儿围好些人。这会儿陈皮匠进来啦，进门儿作揖：

"哎，掌柜的，我可多嘴啊，哈哈，您，这是您少东家？有什么事儿呀，家里说去，家务事要在这儿一吵一闹，让人家街坊一看，不用说这是头天开张，就是平常日子也不合适。"

窝心哪这才发发牢骚：

"陈师傅，好，我算倒了血霉啦！这个买卖呀，一万多块钱，那倒不要紧，刚才有人买白鸡，我们两块钱买的，仨子儿叫他拿走啦！又有人买银猪，你瞧，那条猪还在那儿搁着呢，还没给人家首饰楼的钱哪！这都是小事呀，进来这个人买父子，要我们父子爷儿俩跟着走！这位买仨人儿，连买卖都归他啦！这买卖开什么劲儿?！"

陈师傅一听这个，没等说完，皮匠挑子也不要啦，抹头就跑。假行家把他揪回来啦，说：

"你跑什么呀？"

"我不跑？这回头再来一个买陈皮的哪，你把我也卖啦！"

巧嘴媒婆

张寿臣　述

今儿个说段单口相声。都说我们说相声的这嘴能说，其实，我们不算能说，旧社会那说媒的嘴才叫能说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死汉子能说翻了身，媒婆儿的嘴呀，嘀！天花乱坠呀！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五只眼！说得你点头咂嘴儿！现如今不行啦，这行儿没饭啦！现如今哪都自己找对象，媒人一点辙也没有。老年间是专制婚姻哪，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她呀满市街一串，就凭两片嘴，到时候有吃有喝！说成了能白说吗？到我们那儿——北京的规矩，说妥了之后，送四对猪腿，四对羊腿，都这么粗！往后天一凉，一涮羊肉多美呀！吃得媒婆儿一个个都肥头大耳的！干嘛送猪腿、羊腿呀？有个理由哇：当媒人的说亲事来回一跑，把腿都跑细啦，送这猪腿、羊腿哪，让她吃这个腿补她的腿！

当媒婆儿的一年能肥肥实实地吃十个多月！有一个多月差点儿，哪个月呀？就是由打腊月一进门儿呀直到正月十六，没事！为什么呢？旧社会有这么个说法："正不娶，腊不定"。那么这一个多月没地方说媒去就挨饿吗？不！这一个多月吃得更肥实！人家家里有几个儿媳妇哇！有几个闺女

呀，那个媒婆儿全仗这一个多月的收入换季呢！怎么？这媒婆儿呀就下这么一块来钱的本儿，买点儿东西就得，买什么哪？买条红带子，剪成一骨节儿一骨节儿的。再买点花生，栗子，小枣，一过腊月二十三她就出来啦，直到正月十六。哪儿去哪？哪儿都去！穿着新蓝布褂儿，没有新蓝布褂儿，把旧的洗洗。不管认得认不得就上人家院儿里去，愣拉门，愣往屋里闯。进屋抓把红带子、花生、栗子，往炕上一撒！干嘛呀？找吉庆啊！花生，小枣，栗子，搁在一块儿好听啊！枣儿跟栗子叫"早立子"，早养儿子早得济呀！花生哪？更好啦，净得儿子想姑娘，净得姑娘啊想小子，她这一把全扔出来啦——花生、枣儿、栗子，花搭着生，姑娘、小子全养。兜这么一兜，进门就唱：

"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儿哇，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儿哇！"唱完往炕上撒这么一把花生，枣儿，栗子啥的！

一进门儿呀，一瞧，嗬！男的没在家，就一少妇，一看屋里：红炕围子，红窗户帘儿，得啦，逮着啦！新婚。这个媳妇结婚不到半年，到腊月底过年啦！扔这么一炕枣儿，栗子，花生，明年来个大胖小儿，多好听啊！给两块现洋，归里包堆扔这一把不值仨子儿。那阵儿两块钱一袋儿面！要再争竞争竞哪，又来一块，三块。这屋出来，那屋进去。一个大杂院儿好几家儿，到哪一家都赚钱！这屋出来那屋进去，也"给你栗子给你枣儿，明年来个大胖小儿。"这位太太给媒婆儿俩嘴巴，一脚踹出来啦！怎么回事？这位太太是寡妇！要命，倒霉啦！巧嘴巧嘴呀也有巧错的时候！

当媒婆儿没有不骗人的，她怎么骗人哪？嗬！她要受谁

的贿赂哇，就帮着谁骗人！我怎么知道哪？我有家儿街坊——逢这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街坊！我们街坊有个媒婆儿，姓酸哪叫酸梅，那两片子嘴跟小刀子似的！我们那儿有个大地主，家里财产挺厚，这老太太呀六十来岁，没有儿子，就一个闺女，二十一岁了，这姑娘要嫁谁呀，这份财产就跟着过去啦！老太太打姑娘十来岁起，就给她说亲，直到二十一岁没人要，为什么？姑娘有残疾，什么残疾呀？豁嘴儿。这姑娘这豁嘴儿打鼻子里就豁，连牙床子都豁出来啦，通天到底！这还不算，双的，一边儿一个！这姑娘把手搁鼻子底下，您瞧，一百八十分人材；这手一抬开，刚吃完饭全吐出来啦！老太太疼姑娘，想找个年纪得相当，相貌得出众的，有一点儿毛病啊她还不给！让媒婆儿给说去，说妥了哇，谢媒婆儿一所四合套房儿，五千块现洋。这媒婆儿贪这个便宜，就满市说去，跟谁说谁摇头，说了半年多没一个成的。后来遇见一个小伙儿呀，这小伙儿也让媒婆儿说门子亲事，说成了也有重谢，这小伙儿要漂亮人，有残疾的不要，这小伙儿可也有残疾——没鼻子，这儿一个大坑。两边儿都是这个条件：这头儿有残疾的不给，这头儿有残疾的不要。可两头儿都有残疾，哎！这媒婆儿还真给说成了！要不怎么管媒婆儿叫"捏合山"哪——两个山头儿她都能给捏合到一块儿去！有搬山倒海的能耐！她把这档子事还真给说成啦。说成是说成啦，她得把这豁嘴儿、没鼻子说到头里，不说到头里，瞒着盖着不成。怎么说呢？跟男的说这个：

"大爷，这门亲事说成了，往后后半辈子什么也不用干啦。您娶的这位有钱。这位老太太就这一位姑娘，明儿这份

财产您承受，银行存多少多少，趁六个房产公司，那都不用说，就这姑娘本人儿的储蓄呀，您四辈子花不完！”

这小伙儿说话哪，没有鼻子，这个味儿：

“我告诉你，她六个金山我不爱，别看我没有鼻子，这姑娘有点毛病，不要，你千万给说到头里！”

“要不要在你呀，我瞧着都好。要瞒你，往后不是落埋怨吗！这姑娘没别的毛病，就是嘴不好！”

这小伙子以为什么哪？口敞！嘴不好是好说好笑。

“噢，那倒不在乎！嘴不好不算毛病，慢慢儿劝说她吧！”

怎么劝说呀?!这毛病劝说劝不好哇！

这头儿说成了，上那头儿说去。

“老太太，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一岁，身量儿，长相儿哪都好，这个亲事要还不成啊，您小姐后半辈子甭出阁啦！”

老太太说：“可这么的，你也别瞒着，我们姑娘可有残疾，这男的有一点残疾我不给，你别瞒着别盖着！”

她还得把没鼻子说头里：

“老太太，甭说您还谢我那么些钱，还有一套房子；这是您小姐一辈子大事，我不能缺德，您就一个钱不花，我也不能做那种缺德事。小伙儿哪，都挺好，就是眼下没有什么！”

告诉您啦，“眼下没有什么”嘛！就是没有鼻子。这老太太啊，也想拙啦，寻思是没有产业哪！

“那不算毛病啊，眼下没有什么怕什么啊，我陪送的多

呀，再说往后过着过着不就过有啦！”

他怎么有哇？有不了哇！

“我这儿富裕，我添补。”

你添补?!你拿什么添补哇！你不也就有一个吗！把你的挖下来搁他那儿？不合适呀！这回真说成啦！成啦可成啦，要糟！怎么？双方要相看。要命啦！这一相不吹了吗？媒婆儿主意高，她跟男的说这个：

“你相可不好，人家老家庭，头门不出，二门不迈；你瞧瞧像片儿，我把像片儿给你拿来。合适呀你把像片留下，不合适退给人家，别耽误人家事。往后娶过来不是这本人儿，算我骗你，你到法院告我去！”

跟那头儿也是这话：

“男的没在本地，在外省哪！事由儿忙，人家不能告假，人家来了要不成哪，就耽误人家事啦。您瞧瞧像片儿得啦！”

瞧像片儿吧！两头儿都有残疾，这像片儿怎么照哇?!照片儿五官挡不住哇！可是照半截身儿，半截身儿是照上半截儿，没有照下半截儿的呀！哎呀，这媒婆主意太高哇！男的照像，女的照像，都由她带着照去，到那儿她给摆弄。男的不是没鼻子吗？他要一堂花园儿的布景——远景，近景，山前石头上头搁花盆儿，里面有芍药花儿，这尺寸哪跟小伙儿身量拉好了，让他呀站在花盆旁边儿，拿着那个花头闻花儿；就仿佛逛花园儿瞧见芍药花啦，香！他一闻，照！照得了看看，不好重新另来！不是没鼻子吗？没鼻子，这花儿不就盖上了吗！照得了挺俏皮。女的哪，豁嘴儿怎么办？她叫

她打电话！站在这儿把耳机子往这儿一搁，就挡住了！这媒人哪好缺德啦！

说这是看像片儿容易受骗，要面对面儿地对相对看大概没有事啦！谁说的？听媒人说对相对看，受骗受的更厉害！这也是酸梅的事——酸梅这一辈子办的缺德的事多啦！

这档子更新鲜！也是两边儿有残疾，有残疾的不要，有残疾的不嫁，还是对相对看，她愣给说成啦！男的是什么残疾？男的是瘸子！您别瞧他瘸，他要说漂亮人，有点儿毛病的不要！女的哪？女的是一只眼！瞧什么得吊线，也要漂亮人！嗯，她把两边儿说成啦！说成是说成啦，最末对相啦，这怎么相啊？定规好啦：姑娘站在门口儿跟媒人说闲话儿，好象串门儿送人，留这儿说两句闲话儿似的；男的呀打女的门口儿走一趟，男的不认得女的，瞧谁跟媒人在一块儿站着，谁就是。女的不认得男的，媒婆儿跟她嘀咕：

“瞧，来啦，进胡同啦，穿什么衣裳，戴什么帽子，瞧瞧成不成，不成作为罢论，成就放定。”

那位说：她枉费心机呀，成不了！男的打女的门口儿走，瘸子！女的瞧不上；女的在门口儿瞧人，这么瞧，吊线！男的瞧不上。两边儿都不愿意，那不就吹啦！

媒婆儿这主意高哇！她叫男的骑着马，男的不是瘸子吗？他骑着马哪！手里拿着马鞭儿，打门口儿一过，一瞧媒婆儿跟谁站在一块儿谁就是：

“嗯，行！”

女的哪，在门口儿里头哇，开一扇门，关一扇门，使门掩上点儿脸，把这点儿毛病就挡上啦！

一相相成啦！放定。老年间哪，放定，过礼，不见面儿；什么事儿没有。拜天地的时候儿女的盖着盖头，新娘也瞧不见他是瘸子，新郎也瞧不见新娘是一只眼。一入洞房，打起来啦！怎么？入洞房以后盖头撤啦。新郎一走道儿，“哟！”俩人都吓一跳！

“哟！你怎么是瘸子？你骗人是怎么的？我相的时候不瘸，这会儿怎么瘸啦？说实话！”

男的会解释——媒婆儿早教给他啦：

“是呀，相的时候不瘸呀！不是骑着马哪吗？刚出你们胡同，洋车放炮，声音挺大，马惊啦，跑出几里地把我摔下来啦，腿也摔瘸啦。先不瘸，这腿是摔瘸的！你这一只眼怎么回事，说实话！”

女的哪也会遮说：

“是呀，我听说你摔瘸啦，我一着急把这只眼也哭瞎啦！”

多巧！

这一巧，这媒婆儿的腰包可装满啦！

假孝子

胡兰亭　述
杨　微　整理

这是老老年的事儿。那阵儿，大南门里住着一户财主。老两口跟前，俩儿子一个闺女。儿子都娶了媳妇，闺女也出了门子。闺女出阁的时候，嫁妆就甭提多阔气了。光锡镴家什，象什么茶叶罐了，油灯盏了，蜡扦子了，论分量足足陪送了四十多斤。不几年，老头儿死了。俩儿子争着当家，打得鸡飞狗跳墙，到后来只好分家。

分家这天，请来了近支亲友作证，先吃散伙饭，后分家产。房宅田亩，现金存款，一律两股平分。分来分去，剩一根炉通条，归谁？归谁也不行，拿出去卖破烂儿。卖了五分钱，一个人分两分。还剩一分，归谁？归谁也不行，干脆隔墙扔出去，谁也别想多捞一毫分！

哥俩不一会儿就把家当分光了。老大住老宅，老二另找房。老大忙着归拢安置，老二忙着叫车往新宅里捣腾。这会儿，老妹子发话了：

“大哥，二哥，你们分完了吗？”

“分完了。”

“还有没分的哪！”

“没分的……哪儿还有什么东西没分呀？”

“妈还没分哪！妈怎么办哪？这个妈，你们不是也得两股均分吗？”

这一问，把俩哥哥问住了。是啊，光顾抢东西了，老太太后半辈怎么过活，谁也没核计。亲友们都戳大拇哥赞成老姑娘问得好。闷了半天，大爷才想出个话头来：

“老妹妹说得好。咱哥俩差一句话没说圆全。一般人家分家，得给老人留下一股养老，咱们家还用那个吗？咱们是祖祖辈辈亲慈子孝啊！让妈孤单单地一个人过，多让人笑话呀！不分开，妈是一个家；分开了，妈就是两个家了。这有什么不好办的？今儿正好是初一，妈在我这儿先住着，十六再到老二那儿去。俩儿子家里轮替着，一家住半个月。怎么样？”

大爷说得冠冕堂皇，二爷表现得慷慨激昂，老妹妹没挑的了，亲友们也没话说了。当时，就这么定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大爷两口子没做早饭就过来了，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太太跟前儿，媳妇笑得象要咬人似的，儿子和气得说话都带颤音儿：

“妈，您今天兴致好吗？我有点事情要和您商量。”

“和妈说话，还用这么客气吗？有话你就说吧！”

“是，是。我们哥俩若不分家呀，一锅搅马勺，看不出高山平地来。这一分家，可就得各显其能了。谁过不好都让人耻笑。老二在衙门里有事由，每月里都有老大一笔进项。我呢？就指着这点儿祖产，坐吃山空。日子过不好，还给您丢人。怎么办哪？只好口挪肚攒。这吃喝，可就得精细点儿

了。我们打算从今儿起就换苞米面儿。为啥跟您说这些呢？怕您多心。我们紧巴您甭管，反正不能委屈了您。您想吃什么只管吩咐，让您儿媳妇单做。”

老太太一听，这说哪儿去了？干嘛单做呀，往后儿媳妇扯舌该说我挑吃挑喝了。“不用单做。你们吃什么，我跟着吃什么。吃点苞米面儿，换换口味，也不错。”“您爱吃苞米面儿吗？”“爱吃。”“好，好。照您爱吃的做去。大奶奶，快点儿做饭吧！”

大奶奶下厨房，蒸了一锅窝头。炝面，不使碱，棒棒硬，跟石头似的，扔出去能把狗打个趔趄，老太太哪儿咬得动啊！没啃两口，牙花子都戳出血来了。她撂下了。

下晚了，老太太说：“媳妇啊，做点儿稀的吧？”大奶奶下厨房，烧了一锅水，撒两把苞米面儿。稀糊糊。老太太喝了两碗，别看没饱，肚子可鼓了。一晚上起了八回夜，净上厕所了。

第二天该换饭了吧？别想那美事儿。还是早起窝头，晚半晌稀糊糊。他们也吃这个吗？当着老太太面比划个样子，退下来两口儿领着孩子偷着烙饼炖肉。合着这硬窝头、稀糊糊是专为老太太预备的。大爷还嘱咐大奶奶呢：“妈爱吃苞米面儿，这半个月就这伙食，可不许换样啊！”受得了吗！没到三天，老太太就饿眍䁖眼儿了。得了，摽不过苞米面儿，换换地方吧。她到二儿子家去了。

一进门，二爷就嚷上了：“今儿才几儿呀！你怎么不到十六就跑我这儿来了？这不是诚心挤兑人吗！”老太太说：“你大哥净给我硬窝头、稀糊糊吃，我受不了哇！”二

爷一听，“嗐！干粮抗饿，稀糊糊溜缝，多好哇？您还吃不下，可真是不知足！大哥占着老宅子，分的是上等良田，我吃了亏了！分过来这点儿家当，早就踢蹚光了，这房子都典出去了。我这儿连窝头都没有哇！不过，您来了，我还得孝顺您。谁让咱们是忠孝传家呢！您不喜欢吃苞米面儿，那就换换样儿。二奶奶，你手里有钱吗？”

“哪儿来的钱呀！”

“去，问问孩子，看谁腰里有钱。”

二奶奶打小三儿那儿掏换来一分钱，扔给了二爷。二爷一看，“这一分钱够买什么呀？哎，你让孩子给他奶奶买一分钱苞米花儿吧！”好嘛，从苞米面儿变苞米花儿了。老太太吃了两粒，还咔着了，好玄没噎死。核计来核计去，只有一条道儿，上老姑娘那儿去。大儿子给苞米面儿，二儿子给苞米花儿，老姑娘若再给苞米楂儿呢？那就只好上吊了。

老太太一进姑娘家的门儿，眼泪就止不住了。姑娘一看，就这么几天，妈的腮帮子抽进去了，眼眶子塌了，下巴颏儿抖了，连抬头纹都开了，要死啊！她忙着一边给妈擦眼泪，一边劝：“妈，您别哭，是大哥、二哥不养活您吧？我早就把他们那两对儿看透了；您走到这地步，我也料到了。别哭，别哭，先住我这儿，我养活你老。”

老姑娘知道，妈没旁的病症，是饿坏了。好，加强营养。头两顿，不敢给大鱼大肉，怕撑着。给老太太熬点儿稀饭啊，煮鸡汤下点软和面条儿呀，慢慢将养。过了两天，肉啊、蛋啊供上了。就这么一保养啊，老太太很快就缓过来了。红光满面，腰板儿溜直，说话底气足，咳嗽就象放小炮

仗似的。身板儿好着呢。

这晚儿，姑爷没在家，娘俩坐一块儿说闲话。姑娘说：“妈，我大哥、二哥分了房子、分了地，可谁也不养活亲妈，愣把您推到我这儿来了。您别多心，我不是说我不该养活您，我是替您咽不下这口气。”老太太说：“我也恨透这俩小兔蛋了！”姑娘说：“咱娘俩变个戏法儿。看我的手急眼快，您只管蒙蒙毯子就行。变好了，俩儿子、俩媳妇拿您当观世音菩萨一样供奉，二十四孝续上他们四位，就得变二十八孝。你可千万别把毯子抖漏开，戏法砸了，儿子、媳妇就得拿您不当人。”老太太问：“啥戏法儿呀？”姑娘说，是这么这么个戏法儿。老太太说：“这招儿行吗？”姑娘说：“您就擎着到俩儿子家享大福去吧！”老太太说：“好，就这么办了！”

那位说，到底是个什么戏法儿呀，您往下听就知道了。

娘儿俩上八仙桌、爬柜盖，把老姑娘出门子时候陪送的那堂四十多斤重的锡镴家什全搬动下来了，放到一口破锅里，底下架火，不一会儿，全化成锡汁儿了。姑娘拿通条在地上刨了些个长条槽子、圆槽子，舀着锡汁儿浇铸了不老少锡条子、锡饼子。又找出块结实的新布，给老太太做了个围腰褡裢，把这四十多斤锡条子、锡饼子全放到里边，四周围用粗线纳了个密密实实。摸得着，可是看不见；往出拿？就更别想了。做得了，给老太太贴身往腰里这么一围。怕它往下坠，肩膀上又加两条十字披红大带子。这下子牢绑了。

第二天一早，老姑娘给妈兜里放上十块大洋、一大把铜子儿，雇辆车，打发她上大儿子家去了。

老太太一下车，大奶奶隔玻璃瞧见了，她没出来，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就见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钱来，顺手丫缝里掉地下好几块现大洋。拉车的赶忙给拣起来，老太太高兴了："好啊，你有眼力见儿。车钱是五角吧？给你一块大洋，别找了！"大奶奶一看，阔气呀！这老太太发了邪财了。她赶忙跑出来：

"妈呀，您可回来了！您儿子一天没遍数叨念，慢走，我搀您……"一扶老太太的腰，硬梆梆的。好嘛，有货儿。一走路，老太太兜里叮当山响，钱都往外直蹿高。她冲屋里喊上了："大爷，妈回来了！"

这一嗓子，把大爷吓一跳：怎么，称呼变了？过去不叫"老不死"，就叫"老帮菜"，这会儿怎么叫开妈了？这里有景儿！他鞋都没顾得穿就蹦出来了。

大奶奶说："快搀着妈！"挤嘴努眼往老太太腰里指，大爷一摸，啊，带硬头货回来了。

进到屋里，大奶奶赶紧倒茶。老太太说："老大呀，我到你老妹妹家住了几天。你这儿的苞米面儿把我吓怕了；到老二那儿，苞米面儿换成苞米花儿，更不象话！我不怨你们，你们的日子过得不宽绰啊。全仗着我早有算计，在你老妹妹家里存了点儿东西，这会儿我带回来了。在那儿我住不惯，还得住自已的老房老屋。你听明白了：我不白住，给房钱。那苞米面窝头我也不吃了，你给我找个老妈子，我自已开伙。管保一点儿不糟扰你们，就租间房子住。行不行啊？"

大爷一听，"噗咚"就跪下了："妈呀！您说这话，还不如拿刀捅我两下哪！租房住？哪间房不是您给我们留下的

呀！找老妈子？儿媳妇不伺候老婆婆，要她干嘛！您自个儿开伙，朋友听说了都得骂我狗性，谁还交我呀！吃苞米面儿，那是您说爱吃，才给您做的呀。得了，得了，大奶奶，把小母鸡宰了，快给妈焖上。”老太太打这儿就吃香了。

到了下晚儿，太阳还老高呢，大奶奶就把被褥铺得了：“妈，您歇着吧。”“怎么这么早就睡呀？”“您早睡早起呀。”上来就帮着脱衣裳，老太太不让了：“干什么？你快住手！我知道，你是好心伺候我，可是不行，这衣裳不能脱！我把话挑明了：腰里这点玩艺儿，你们谁也别想动弹。我靠它养老呢。我还能活几年？全凭它好吃好喝，不价，又该吃苞米面儿了。只要你们孝顺，等我口眼一闭，剩多剩少都是你们的。现在想动？没门儿！你再脱我衣裳，我可要喊警察了！”大爷赶紧圆场：“不脱，不脱，穿着衣裳好，省得睡梦里着凉。”

这一宿呀，两口子给老太太盖了七回被。哪儿是盖被呀，摸老太太腰里的东西：圆的、长的，搁一块儿四、五十块呀，估摸着黄的多，白的少，这可是一票大钱啊！

大爷眼睛都红了：“可千万别让老太太走了！大奶奶，老太太若因为你出了这个门口，当时咱俩就玩命儿！把孩子叫起来嘱咐嘱咐，明儿别气着奶奶。”“叫不醒啊！”“不醒，不醒给我挠脚心！”什么刑法呀！

信儿很快就露出去了。这天大爷回家一看，老太太没了。他可急了：“大奶奶，妈哪儿去了！”“嗐！别提了，让老二抢走了！”“啊？你怎么让他抢啊？”“我抢不过他呀！”“快跟我走，上老二那儿去，往回抢！”赶到老二

家，大吵大嚷，愣没抢回来。最后定好了，过十天再来接。

在老二这儿，还吃苞米花儿呀？留着吧！这回是熘肝花，片肘花，油煎大黄花儿。晚上早早歇息，儿媳妇帮着脱衣裳，老太太要喊警察，还是这一套。

哥俩抢来抢去，都换着法儿讨老太太喜欢，就别提多孝了。孝可是孝，心里都憋劲儿盼老太太早死。老太太呢，不光不死，反倒越活越壮实了。怎么呢？她吃得好，又顺心，净高兴事儿，精神也好；再加上腰里带着四十多斤锡镴饼子，比练武术的两腿绑那砂布口袋可沉多了，她练出功夫来了。

老太太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老健春寒秋后暖"，这天病倒在二爷家里了。她一核计，不行啊，腰里东西一个照应不到，戏法若是变漏了，我死在街上没人管。第二天一早儿，老太太挣扎着拄个棍儿出来了，找个街坊小孩，给了一块大洋，让他去老姑娘家里送信。

老姑娘赶到二哥家，二爷正往出送大夫呢，请的是一位著名中医。不一会儿，门口汽车响，大爷又把一位外国西医大夫请来了。哥俩走马灯似地忙着请大夫、抓药。到了晚半晌，大爷说话了："老妹妹也在这儿瞧着哪，妈这病可不轻。老人家不在老宅子里寿终正寝，我这辈子总有块心病啊！这么办，我赶紧叫车，把妈接回我家去。"二爷不说话，直劲儿冷笑。大爷问："你笑什么呀？""我笑你太聪明了！我不也是妈的儿子吗？病到我这儿，就在这儿治病，你就别想往回抬！至于那……啊，算我运气，谁想从老虎嘴里往出掏食儿，我可六亲不认啊！"大爷一听，脸红脖子粗，

也豁上命去了。老妹妹赶紧拦挡：“这是干嘛呀！不怕邻居笑掉大牙！你们不就为妈腰里那点东西吗？”“不是。”“什么不是呀？我知道。那东西原先在我那儿了，是跟我嫁妆一起抬过去的！（实话。锡镴家什可不跟嫁妆一块儿抬过去的吗？）这回老太太非拿回来不可，我没拦着。我一拦，好象图希什么似的，我不落那个。你们哥俩也甭争竞，听我的安排，保管大伙儿都满意。老太太不禁折腾，别挪动，就在二哥这儿养病。二哥，你找个结实箱子来，我这带来把锁，把那东西放进去，我把它锁起来。你们哥俩不放心呢，每人再贴个封条。照理说，儿分家，女有份，可有我一股儿。我不要！我只要有个做主的权力。钥匙我揣着，老太太若好了呢，再给她围上（还留后手呢）；老太太若是老了呢，我看你们谁孝顺，这东西就归谁。谁不孝，他不该得这东西，也别眼气人家。你们俩都是我亲哥哥，我也不能屈着谁向着谁，一定能主持公道。”哥俩全赞成这主意。

二爷赶紧找来箱子，大爷里里外外检查一遍，没有什么毛病，姑娘动手给妈脱衣裳，剪开带子，取下褡裢，都没容哥俩细看一眼，把它“哐当”扔箱子里，“咔”就锁上了。大爷、二爷都来贴封条，然后接茬儿尽孝，接茬儿给老太太治病。

不出一个月，老太太死了。大爷孝顺，给妈买棺材，八仙板，五寸多厚，红松椁，金丝楠的瓤。铺金盖银，银丝绣的陀罗经被，身底下压七个特铸的大金钱，四角四个金元宝，嘴里含这么大一颗夜明珠。哪儿来的钱呀？他把房子卖了。卖房子发送妈，谁能说不孝哇？二爷呢，搭起脊大棚，

过街牌楼，和尚、喇嘛、尼姑、道士、道姑五棚经，门口儿三伙鼓乐对着吹，外加一个洋乐队。闹腾七七四十九天。二爷房子早卖了，他借的印子钱，驴打滚儿大加一的利。借印子钱发送妈，谁能说不孝哇？

孝可是孝，没人哭。每当烧纸的时候，就是老姑娘哭两声，别人连嘴都不咧。俩儿子身穿重孝，可是脸上满挂笑纹儿，进进出出哼小曲儿，细一听，唱的是《小寡妇上坟》。邻居纳闷呀。有天二爷出来，一位好事的就问了：

"二爷，老人死了，为什么不哭啊？"

这一说不哭，二爷当时变脸："哭什么？死老人兴哭吗！我妈今年七十四岁，我们这是老喜丧！"

"喜丧您也别乐呀？"

"为嘛儿不乐？喜丧嘛，非乐不可！没那规矩，有那规矩我们还唱堂会呢！你甭挑刺儿，你妈死了，你也不用哭，你也卖房子、借印子钱发送她，照我们这么办。你小子有这份孝心吗！"

谁问这哥俩、妯娌俩，四个人全是一样的词儿，把邻居顶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操办完了，入土为安。在坟地就扒孝衫。哥俩异口同声："老妹妹，快上车回家！"老姑娘说："是得回家了，我可是回自己的家呀。这两个多月，我也熬扯坏了。"哥儿俩紧着拦："别价，先回我们那儿去。把事儿料理完了你再歇着，过两天给你道乏。""算了吧！不就为着箱子里那点东西吗？你们先派人回去看看封皮动了没有？""出来时候瞧了，封皮没动。""那就没我什么事了。原先说定了，这东西谁孝顺归谁。我这么一看呐，你们哥俩全孝顺！那就

不能归一个人了，二一添作五。我把钥匙交给你们，回去自个儿分吧。可别打起来呀！”哥俩挺高兴，老妹妹不回来也好，省得她见财起意，硬要抓挠个仨瓜两枣的，还真不好办。

这两对儿夫妻小腿紧倒腾，脑门挂汗珠儿，眼睛全直瞪了。进屋就开箱，取出褡裢拿剪刀豁开，“哗啦”往炕上一倒，大爷傻眼了：

“怎么没有黄的呀？银子也行，快着拿它堵堵窟窿……哎，我说这是银子吗？”

二爷懂行：“没错儿！银子硬，咬不动。”这四位一人抢一块，张嘴就咬。啊！八个牙印儿！

“锡镴饼子呀！唉哟，可活不了喽！”哭上没完了。

邻居奇怪呀，咽气不哭，入殓不哭，出殡不哭，入土都不哭，这些天谁都不掉眼泪瓣儿，怎么发送完了，还找补着哭上了？劝劝吧。这一劝，哭得更厉害了：“可要了命喽，谁劝也不行，今儿非哭死几口子不可！”

“不是老喜丧吗？”

“喜丧倒是喜丧，我们哭的是帐没法儿还啊！”

（本文在整理时参照了张寿臣口述本《化蜡扦儿》）

增 和 桥

祝 敏 述
张克明 整理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有座“增和桥”，横跨钱塘江上。这桥太长啦，在桥的当中间儿和两头都有凉亭，好给过路人歇个腿呀，避个雨的。有一天哪，下大雨，在亭子里有两个避雨的，一个是和尚，一个是秀才。他们俩一边避雨，一边聊天儿。和尚自认为读过几卷经文，是满腹学问通四海；秀才自认为自小苦读圣贤书，已是才华横溢达三江。两个聊的是天文地理，朱子百家，丸散膏丹，武术戏法，满嘴放炮，想啥说啥。就在俩人吹得神乎其神的时候，从远处跑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身上的衣服叫雨淋得都粘身上啦。小村姑打算进凉亭里去避避雨，可是她一看亭子里头有一个和尚和一个秀才，就没进亭子里去，站在亭子檐下避雨，想等雨小了再走。和尚眼珠一转，坏水就出来啦。他想把村姑赶走，就问秀才：“施主，在这儿避雨有个规矩你知道吗？”秀才说：“不知道哇，有什么规矩？”和尚说：“在这避雨得会作诗才行，要不会作诗，这儿不让他避雨。不会作诗的慢说下大雨，就是下刀子也得顶着刀子走。”秀才一听就明白啦，这是挤兑那个姑娘哪，赶紧帮腔：“对，

这个规矩都得遵守，万万不能改。老和尚，这诗怎么个作法呢？”和尚说：“这不，这座桥叫增和桥吗，正好是三个字，咱们避雨的正好是仨人，咱们一个人占一个字，作它四句诗，然后拿这四句诗的末后那个字当字头再作四句，还要联系到本人身上，前言搭后语，那两个人听完了还得高兴。作得上来的在这避雨，作不上这两首诗的，赶紧走人！”秀才说：“这个主意您出的，大和尚，您先来。您占哪个字呢？”和尚说：“我占这个增加的增字，您呢？”秀才说：“我占和平的和字。”秀才跟和尚两人起哄冲那个姑娘一块说：“喂！会作诗不？不会作诗赶紧走人，就剩这个桥字啦！”姑娘嘴角上露出一丝冷笑，说：“哟，不就是剩桥字啦吗？归我！”和尚说：“好！你们俩听着：说有土念个增，没土还念曾，去掉增边土，立人念个僧。”秀才说：“大和尚，你这四句是僧字底，你拿僧字当字头，再来四句联系到你本人身上，前言搭后语，我们俩还得爱听，才让你留在这避雨呢。”和尚说：“听着啊：僧前一本经，每天苦修行，有朝功德满，成佛起在空。”秀才说：“好，这两首诗作的太好啦！”和尚说：“该你的啦！”秀才说：“好，听着啊：有口念个和，没口还念禾，去掉和边口，添斗念个科。科考一才郎，用功在书房，进京去赶试，得中状元郎。”和尚说：“好！这两首诗作的太好啦！”说完了他和秀才一块抬着夯起哄：“该谁的啦？就剩这个桥字啦！会作诗不？不会作赶紧走！”姑娘哼了一声：“哼！该我的啦。听着：有木念个桥，没木还念乔，去掉桥边木，添女念个娇。”和尚跟秀才一听，嘿，这个姑娘还有两下子。他们俩说：“你这四句是

娇字底，拿娇字当字头再来四句，这四句得联系到你自己身上，前言搭后语，我们俩还得乐意听，才能在这避雨。后四句作的不好或者文不对题，下多大雨你也得走！”这姑娘说：“和尚，秀才，你们俩听着：娇女避雨来，见俩狗尿台：一个蠢和尚，一个酸秀才！”再一看，他俩走啦！

哏 政 部

张寿臣　述
陈笑暇　整理

甲　您看我象干什么的？

乙　这还用看，你象说相声的。

甲　这是怎么说话呢！就凭我往这儿一站，就我这种潇洒的风度，文雅的谈吐，健康的体格，怎么能象说相声的呢？

乙　噢，你不象？

甲　不象。

乙　干嘛象不象啊，你就是说相声的。

甲　我不是说相声的，我是研究“哏学”的。

乙　研究文学的。噢，你是作家。

甲　什么文学啊，我研究的是“哏学”，逗哏的哏。

乙　哦，你天天研究逗哏——还是说相声啊！

甲　说相声跟说相声不一样，我说相声就是为了研究哏学，这是群众公认的，有口皆碑的，名实相符的，众望所归的。

乙　这位是说胖就喘。

甲　这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是异口同声的赞扬。就拿解放前观众送给我的那些匾来说，里边都包含

着对我的认识和评价。

乙　都是什么词儿啊？

甲　“淳于再生”。

乙　哦，把你比做春秋战国的淳于髡了！

甲　淳于髡是齐威王的乐人，滑稽巧辩，机智过人，以说笑话奉劝威王罢长夜之饮，那是我们哏学的老祖先。

乙　是啊。还有什么？

甲　“当代优孟”。

乙　那是楚庄王的乐人，常借着说笑，讽刺不合理的生活现象。

甲　他为什么假扮孙叔敖？

乙　这我说不好。

甲　孙叔敖作了一辈子清官，他死了以后，家里穷得吃不上，穿不上。优孟假扮亡人，打动楚庄王：“以后要照顾点老孙的家属——按月发生活费。”

乙　好，说笑话也能办大事。

甲　要不怎么我爱研究“哏学”呢！

乙　还有什么匾哪？

甲　那可多了：“曼倩遗风”。

乙　就是汉朝的东方朔。

甲　还有：“幽默大师”、“滑稽大家”、“笑林大全”、“诙谐大将”、“风趣大王”、“妙手回春”、“扁鹊再世”……

乙　“华陀复生”。这又到药房坐堂先生那儿了！

甲　说真格的，我研究哏学起过作用。

乙　起过什么作用？

甲　在旧社会我当过一任哏政部长。

乙　什么叫"根儿正不长"啊？

甲　就是哏政部的部长。

乙　当部长？做官啦！你不是研究哏学吗？

甲　别提啦！我靠说相声出了点名，挣了点钱，不少官僚、政客都跟我套近乎，有人就劝我拿说相声挣的钱买个官儿做。

乙　捐班儿啊！谁给你活动的呐？

甲　那时候就是无官不贪赃，无吏不受贿。当时国会有个内务长，姓关，叫泛指。

乙　关泛指——官贩子啊！

甲　这个人手眼通天，钻营有术，他想借我的名望，给我安个官衔儿，他们好领一大笔钱，安插一批人。所以在国会总长面前保荐我当哏政部部长，特为立了一份公事。

乙　什么公事，您给念念。

甲　这词儿老点，要听，您得集中了神经。

乙　什么叫集中了神经？

甲　集中了精神注意听。我念得慢点，有不明白的地方您就问。

乙　好。

甲　"立哏政部公事。为呈请教育部应分设哏政部及遴员任命事：我国自古圣先贤倡导教育，陶铸群伦，后诸子百家，争说立论贯穿至今，我国文风世代相传已深且久。近欧风东来，我国国风日渐下降，科学不振，不振者——"

乙　什么原因呢？

甲　“实因哏学未见发达也。”

乙　是啊。

甲　“敝——”

乙　就是官贩子。

甲　“有见于斯，故请教育部应即分设哏政部，为国为民，恳请批准。但该部总长一职亦应郑重遴选就任以专责承。今有久负盛誉相声专家、哏学权威×××，此人学识宏深，见闻渊博，口齿灵便，五官端正，眉清目秀——”

乙　这还清秀哪！

甲　“奋发有为，必能胜任，足以挽回我国文化不古，振奋精神，整顿风俗，辅助教育，办理哏政，提倡哏学，广见哏心，发扬哏志，务取哏效，大展哏图，真乃全国大哏，天下满哏也！”

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你听着乱哪，国会总长批准了！

乙　批准成立哏政部了！

甲　对！还批准由我担任部长：“命令！”

乙　你命令谁啊？

甲　当时国会下达了命令：“总长令十号。特命×××为哏政部长。此令！某年某月某日。”

乙　那你就上任吧！

甲　不行，干不了！

乙　怎么呢？

甲　官贩子这是拿我做交易，他为了连搂带捞，我一没带耙

子，二没带笊篱，我何必给他当傀儡呢！

乙　那就不干！

甲　不干？国会总长都批准了，我能扛得住吗?!

乙　那……怎么办好呢？

甲　写一份辞呈，婉言谢绝。

乙　怎么写的？

甲　“国会总长台鉴：昨接电令，任余为哏政部长之职，以余之愚拙，蒙约任命，本应感激奋发，从令听命。然此席任重事繁，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毒手狠者——”

乙　什么“心毒手狠”？

甲　心毒——心足，手狠——手稳。“……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足手稳者不能胜任。某何人敢当此重任？且近来旧疾复发，魔病缠身，整天浑身脑袋疼——”

乙　这叫什么话？

甲　“病躯衰怠，已失当年之锐气，侧驽骀以力峻坡——”

乙　就是病马爬高坡。

甲　“必有翻身之祸。言出至诚，毫无假意，唯望收回前命，另选贤能，恳请批准，恭祝台安。”

乙　真辞了！

甲　这一来官贩子不干了。他跟国会报了一百个编制，这能往里塞多少亲戚朋友啊！哏政部只要一成立，他每月少说也得多进个三万两万的。

乙　他这油水大了！

甲　所以啊，他还是一个劲儿地鼓动我上台。没几天，二号命令又下来了。

乙　跟得真紧哪！

甲　“命令！为分设哏政部事，前曾命令任×××为部长，不料该员以病躯为因，拒不受任，有负国会殷切期望，顿使官家缺一栋梁。尚望念我政府建部之苦心，遴员之不易，通情达理，速速就任，以免贻误时机。此令！”

乙　这回看你怎么办？

甲　不理他。可是没过几天……

乙　怎么啦？

甲　不好意思说。

乙　还害臊呢。

甲　忽然……（与乙耳语）

乙　（推甲）你嘀咕什么啊！

甲　忽然有一位“窈窕淑女”给我来了一封信。

乙　有这事！写的什么哪？

甲　我拆开信一看，字迹清秀，文笔精深。

乙　你把这信念念。

甲　“××先生哏下——”

乙　不是阁下吗？

甲　我是哏学家啊！

乙　那就“哏下”吧！

甲　“××先生哏下，久慕音容，渴念殊深，惜无良缘相会，只得不揣冒昧相求。”

乙　什么事呢？

甲 “前见国会委任君为哏政部长，妾正为哏下庆幸——”

乙 “妾”是谁？

甲 说她自己。这是《聊斋》里的词儿。

乙 您往下听吧，这封信热闹啦！

甲 “以君之才定可为我国教育事业创立光明之新纪录，妾正拟请君代谋一席之地。”

乙 她也往哏政部里挤呀！

甲 “不料君竟婉辞，未免有负众望，更悖于妾心。当此世风不古，国运坎坷之际，唯望君出山就任，挽回颓势。将倾大厦，唯赖君一木之支；雾海夜航，唯赖君乘风破浪。如蒙允诺，妾不惜花容月貌，豆蔻年华，情愿倒赔妆奁，以身相许。”

乙 要嫁给你啊，这可是美人计。

甲 “妾愿权充哏妇，助于哏侧，同理哏政，同进哏餐。”

乙 就说一块儿吃饭得了。

甲 “故请哏下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为教育前途计，为哏学发展计，为妾终身计，速速就任，则喜甚、幸甚、盼甚、哏甚！”

乙 嘿！

甲 “如不应允，则怒甚、怨甚、恨甚、痛甚！”

乙 又哭啦！下款写的什么名字？

甲 小翠儿。

乙 真是个女狐狸。

甲 根本不是女的。

乙 那么是谁呢？

甲　官贩子的内弟！

乙　小舅子！他为什么装女人呢？

甲　这是官贩子给出的主意。

乙　嗯，那年月就是阴阳颠倒。

甲　官贩子一看我又没理这茬儿，一着急，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哏政部已筹备就绪，×××如不到任，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全部责任！"

乙　还让你包赔损失！

甲　对。

乙　这回看你怎么办？

甲　有办法，宣布就职。

乙　啊?！还是作官了。

甲　反正是挂名，先去看看，多了解点官场黑幕，我好编相声讽刺他们。

乙　那"就职通告"怎么写的？

甲　"国会总长、各部部长、各省省长、各省督军、各军军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公议会、各报馆钧鉴：经国会总长命令任余为哏政部长，余本朽木难雕，蒙托以重任，自知不胜，盛言难却，暂且勉力而为。如有疏失，尚望时赐教言，协力相助，以期哏学能真正发挥哏学之作用，是为哏盼。××哏人哏语哏敬哏拜。"

乙　真够哏的。

甲　转天晚上，国会总长举行盛大宴会，军政商学各界首脑人物济济一堂，官贩子穿着官服、迈着官步、撇着官腔、说着官话。

乙　还真有点官气。

甲　"大小官员们！志士同仁们！各部长、省长、军长、厅长、处长们！招待晚会现在开始！本人祝贺成立哏政部，祝贺大家官星高照、官运亨通，官官相惠……"

乙　咳！

甲　"不！官官相馈……"

乙　互相送礼啊！

甲　"不！官官相卫……"

乙　连环保啊！

甲　"官……官官……"

乙　纯粹是官迷心窍！

甲　"现在，由新任哏政部长×××发表就职演说。"

乙　让你讲。

甲　那就说吧！

乙　你说了些什么？

甲　我在这儿学一下，那天怎么说今天就怎么说。

乙　好。

甲　（咳嗽）

乙　毛病还不少。

甲　……准备录音机。

乙　干嘛？

甲　保留下来，这是珍贵的资料。

乙　我得先听听，有保留价值再录。

甲　行。"滑稽二字，正称骨稽。滑稽列传，见于《史记》，淳于再生，为民献计，当代优孟，警世寓意，曼倩遗风，

严肃法纪。发扬哏学，提倡哏气，说学逗唱，四门口技，听我相声，大有利益，振奋精神，舒畅脑力，哈哈一笑，开胸顺气……”

乙　这都挨不上啦！

甲　所以啊！总长一听，点头示意，拿起毛笔，立即批谕：“从即日起，取消前意，后会有期，马上回去！”

乙　哎哟，你这部长完啦！

甲　完就完，我根本就没打算干！

乙　那哏政部撤消了？

甲　撤消？他们哪儿拿钱去？把我撤了，哏政部照旧成立。

乙　谁当部长啊？

甲　官贩子早安排好了！

乙　谁？

甲　小翠儿。

乙　噢，是他小舅子！

关公战秦琼

侯宝林　整理

甲　现在您到剧场看戏，是艺术享受，是一种娱乐。

乙　是呀，文化生活嘛。

甲　您看剧场里多好，座位舒适，空气流通，设备完善，秩序良好。

乙　现在剧场都这样儿。

甲　过去可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天桥有几个戏园子：共舞台、燕舞台、乐舞台，我都常去。看一天戏能把你乱死。

乙　怎么？

甲　先说戏园子门口那卖票的。还没开场呢，他就嚷："看戏吧，看戏吧，有文戏，有武戏，有坤角，有男角，又擦胭脂又抹粉儿，又翻跟头又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啦！"

乙　玩儿命啦？

甲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花两毛钱看玩儿命的！"

乙　这叫什么玩艺儿！

甲　这就是他们的艺术广告。

乙　就这么乱！

甲　这是戏园子外边儿。

乙　里边好点儿？

甲　比外边还乱。

乙　比……都有什么呢？

甲　有打架的。

乙　打架的？

甲　有时候楼上楼下就打起来。

乙　那为什么？

甲　楼上没有护楼板，一棵一棵的楼栏杆，什么都往下掉，掉个戏单儿、手绢儿不要紧，掉了茶碗，给那位开啦。（打破头）那还不打起来！

乙　好嘛，真危险！

甲　还有乱的哪：茶房带座儿的，沏茶灌水儿的，卖报的，卖戏单儿的，卖瓜子儿的，卖糖的，卖瓜果梨桃儿的，卖饽饽点心的，让人的，找座儿的，最突出的是打手巾把儿的。

乙　对，那阵儿有“手巾把儿”。

甲　其实热天擦擦汗是好事。

乙　就是影响看戏。

甲　最讨厌的是来回扔。

乙　嗯。

甲　十多条毛巾用开水一浇，拧干了，上边撒点儿花露水儿，从这个角儿扔到那个角儿，还得有技术，讲究房梁房柱什么也碰不着。

乙　（讽刺地）这还有技术！

甲　对。（学扔的动作）

乙　跟掷标枪一样。

甲　有时候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还来个花招儿。

乙　什么花招儿？

甲　扔的这位来个“张飞骗马”（动作）。

乙　嘿！

甲　接的那位来个“苏秦背剑”（动作）。

乙　啊。

甲　有时候扔散了还来个“天女散花”。

乙　这戏还怎么看呢？

甲　还有乱的：（学各种声音）“瞧座儿，里边儿请。”“当天的戏单儿。”“薄荷凉糖、烟卷儿、瓜子儿、水果糖、饽饽点心。”“前边儿坐嗨！”（学女人喊声）“二婶儿，我在这儿哪！”

乙　这够多乱哪！

甲　“您怎么刚来呀？”“可不是吗，您早来啦？”“啊，听半天了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

乙　那还听得见！

甲　“您看今儿这天儿还不错，一点云彩都没有。哟，挺好的天儿怎么下雨啦？（往楼上看）喂，你们孩子撒尿啦！”

乙　这就快打架啦！

甲　您说那年头儿戏园子里够多乱？

乙　有人说堂会戏还好点儿。

甲　嗐，堂会戏呀，更乱了。有一回我在山东济南看了一回堂会戏。

乙　什么人办的？

甲　大军阀韩复榘给他爸爸办生日，找了很多有名的艺人，一共唱三天，头天戏码儿就好。

乙　都是什么戏？

甲　开场《百寿图》，二出《御碑亭》。

乙　三出？

甲　红净戏，《千里走单骑》。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一直到古城训弟……

乙　好戏！

甲　《关公战秦琼》。

乙　《关公战秦琼》？

甲　关公就是关羽关云长。

乙　战哪个秦琼啊？

甲　就是那个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

乙　您别说了，这俩人见不着。秦琼是唐朝的，关公是汉朝的。

甲　我听了。

乙　听了？

甲　啊。

乙　这是怎么回事呀？

甲　是这么回事。《千里走单骑》唱得好，做得也好，武打也好，台下不断喝采。唱着唱着韩复榘他爸爸站起来了：（用山东话）"别唱啦，把他们管事的叫来！"

乙　什么事呀？

甲　谁也不知道哇！一会儿管事的来了：（苦笑地）"哈哈，老太爷您有什么事？"（学韩父，用山东话）"你们唱的这是嘛戏？"

乙　好嘛！听半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戏哪！

甲　"是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学韩父）

"关公是哪的人？"

乙 （学管事的）"山西蒲州人。"

甲 （学韩父）"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有我们的命令吗？"

乙 啊？

甲 （学韩父）"这是我们的地盘儿。你知道关公是谁的人吗？"

乙 不知道。

甲 （学韩父）"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乙 嗐，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学韩父）"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我们山东有好汉秦琼。"

乙 关公也是英雄好汉。

甲 （学韩父）"他们俩谁本事大？"

乙 他们俩呀，没比过。

甲 （学韩父）"叫他们俩比比！"

乙 没法比。

甲 （学韩父）"来一出《关公战秦琼》。"

乙 啊！一个唐朝的，一个汉朝的，那能搁一块儿吗？

甲 是呀！那管事的不敢这么说呀。"是，老太爷，这出戏我们不会。"

乙 谁也不会。

甲 （学韩父）"不会，那全别唱了！全不让走，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不会？"

乙 这叫什么行为！

甲　管事的一听害怕啦。“是，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台问问。”

乙　问谁也不会呀。

甲　管事的到了后台跟大伙儿一说：“诸位老板，刚才这戏唱出漏子来啦！说咱们唱山西英雄，为什么不唱山东英雄？现在点下戏来啦：《关公战秦琼》。”

乙　问问谁会？

甲　大伙儿就火儿啦：“你撑糊涂啦！一个汉朝的，一个唐朝的，能唱到一块儿吗？”

乙　谁也不会这出。

甲　（学管事的）“不会也得唱，他说啦，如果不唱，全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乙　这真是仗势欺人。

甲　老板一想来二百多人，三天不管饭，真饿死几个怎么办？给他唱！

乙　唱？没词儿呀！

甲　（学老板）“上台现编！刘备，把衣服脱了扮秦琼。”

乙　快换箭衣罗帽。

甲　别价，那是《卖马》里的穷扮相，你得照瓦岗寨天下督招讨兵马大元帅扮。扎硬靠，褶蟒，戴帅字盔。

乙　关云长呢？

甲　还是软靠扎巾。

乙　怎么唱呢？

甲　（学老板）“秦琼头场‘点绛’，唱一场想一场。前边唱，后边给想。”

乙　这叫什么艺术呢？

甲　（学老板）“告诉‘场面’，‘点绛’。”（学打锣鼓，学出场动作）“呛，呛且呛且呛”，动作特别多，走得特别慢。

乙　快点走哇！

甲　想词儿哪。演员心里火大啦：“这叫什么玩艺儿呀！”走到台前唱“点绛唇”：“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威浩，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

乙　行啦，“点绛”完啦。

甲　还得想定场诗呢！

乙　什么词儿？

甲　您听，词儿都不象话呀：“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乙　嘿，明朝的词儿。

甲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为何打汉朝。”——“哒哒哒呛来且来呛！”——“本帅，姓秦名琼字叔宝。”

乙　“呛台”。

甲　“混世魔王驾前为臣，官拜天下督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支人马，大战汉将关羽。众将官！”

乙　“有！”

甲　“起兵前往！”

乙　“啊——”

甲　“呛且且且……”这场戏完啦。

乙　关公怎么办呢？

甲　从下场门儿上，一手托着靠排子，一手拿刀。（学打锣鼓“水底鱼”）“俺，关云长。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疆土，军士们！”

乙　“有！”

甲　“迎敌者！”（学打锣鼓）秦琼上来，俩人见面儿啦。秦琼拿着双锏：“来将通名！”“汉将关羽。”“你是何人？”“唐将秦琼。”

乙　这俩人凑一块儿啦！

甲　（关问秦）“为何前来打仗？”（秦答）“为……”

乙　为什么来打仗？

甲　“我知道为什么？”演员心里一生气：“唉……”这一“唉”，坏啦。

乙　怎么？

甲　戏台上的规矩，这算“叫板”啦！

乙　是呀。

甲　打鼓的一听，“怎么着？还有唱儿哪？”（学打锣鼓“纽丝”）拉胡琴的一听，“还有我哪？”（学拉胡琴）

乙　唱什么呀？

甲　现编的：（唱西皮散板）“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乙　是呀，为什么打仗？

甲　“听了：（唱）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指韩父）他不管饭。”

乙　嗐！

改　　行

侯宝林　整理

甲　现在艺人可跟过去不一样了。

乙　是啊！在过去有很多的艺人不认字，现在文化普及，差不多的艺人都有文化。

甲　过去的艺人能创作的太少了，大部分的艺人就能表演，很少见艺人成为作家。

乙　现在也没有哇。

甲　有。

乙　谁呀？

甲　我。

乙　你不是演员吗？

甲　我不仅仅是个演员，我也是个作家。

乙　噢，你是作家？

甲　您不大注意，我净在家里坐着！

乙　噢！这就叫作家呀？你得能创作！

甲　是啊，我也能写点儿东西，现在不但是我能写作，大部分艺人都能写作。条件好啦，艺人的政治、文化都提高啦，生活好啦，跟过去不同，过去一个艺人赶好几家场子，一天忙到晚，回家一算一天的收入，就够买两棵

白菜的。

乙　生意太坏啦。

甲　生意并不坏。哪家场子都满座儿。

乙　那应该多赚钱哪！

甲　净是不买票的，摇头儿票。

乙　什么叫摇头票哇？

甲　查票的下去查票："先生，查票啦！""嗯。"（做摇头状）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完啦！这就是表示没有，我不买票。

乙　噢！连话都不说。

甲　他不说话还好点儿，他一说话你更倒霉啦。

乙　怎么？

甲　你瞧！"先生，查票啦！""喂！这都是我带来的。"

乙　噢！都不买票？

甲　你说艺人多倒霉！我们这一代的艺人虽然受了很多的苦，总算我们盼望的日子来到啦。自从解放，艺人也得到了翻身，往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的好。

乙　实在。

甲　我们那些前辈艺人才冤哪！

乙　是呀。

甲　他们受了一辈子苦，一天好日子没赶上就死了。那会儿有名的艺人都得进宫当皇差。

乙　就是给皇上唱去。

甲　皇上比谁都大，说话就是旨意。谁都管着。

乙　是啊，皇上嘛。

甲　他就是统治者。要赶上他高兴还好，唱完了赏点心，你还得去谢恩，磕九个头，吃块绿豆糕。

乙　那要赶上他不高兴哪？

甲　也许把你发了！

乙　发了？

甲　发往边疆。

乙　犯什么罪啦？

甲　不讲理！专制嘛！

乙　这叫什么事！

甲　不要说皇上家，给一般达官，贵族，做官的人家唱堂会戏，你也得特别小心，进门儿得先问您这儿忌什么字儿。

乙　忌字儿？

甲　啊！象什么杀呀，死呀，亡呀，都不许说。大鼓有段《战长沙》就得改名儿叫《关黄对刀》。

乙　《战长沙》的“沙”字儿也不让说？

甲　你要说错了一个字儿，马上就要把你押起来！

乙　那说相声的怎么办哪？

甲　困难啦，什么话都不敢说，上场非常小心。

乙　嗬！

甲　“咱们俩人说段相声，咱们得卖力气。”

乙　对！

甲　“谁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乙　这话没错儿。

甲　坏啦，老爷生气啦。

乙　怎么？这话没错儿呀！

甲　他小名儿叫“狗子”！

乙　这谁知道哇！

甲　艺人就是倒霉。这还不算，艺人平常就吃不饱，再一歇工，就得挨饿！

乙　干嘛歇工啊？

甲　赶上皇上斋戒忌辰，或是皇上出来祭坛，你都得歇工。你没饭吃他不管。

乙　那年头儿没有穷人的活路儿。

甲　有这么一年艺人最倒霉。

乙　哪年？

甲　光绪三十四年，皇上死啦。

乙　死啦就死啦吧。

甲　唉，那年头儿要是这么说，你就有欺君之罪。

乙　那说什么呀？

甲　你得说皇上驾崩啦！

乙　什么叫驾崩啊？

甲　驾崩……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崩喽！（枪毙的意思）

乙　不对吧，大概是个好的形容词。

甲　啊，对啦。

乙　皇上死了与艺人有什么关系？

甲　国服哇。

乙　噢，断国孝？

甲　天下不准见红的，人人都得挂孝。男人不准剃头，女人

不准穿红衣服，不准擦红粉，连头绳儿都得换蓝的。

乙　那干嘛呀？

甲　表示挂孝。

乙　嗬！

甲　那年头儿连卖菜的都受限制。

乙　卖菜受什么限制啊？

甲　卖油菜、白菜、扁豆、黄瓜行；卖红萝卜不行。

乙　那有什么关系？

甲　红东西不准见。

乙　那是天然长的。

甲　你要卖也行啊，得做蓝套儿把它套起来。

乙　嗬！

甲　那年头儿吃辣椒就有青的。

乙　红的哪？

甲　见不着，谁家种了辣椒一看是红的，赶紧摘下来。

乙　怎么不卖呀？

甲　不够套儿钱！简直这么说吧，那年头儿连酒糟鼻子，赤红脸儿都不能出门儿。

乙　那天生长的他也管？

甲　啊，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出去买东西啦，看街的过来“啪！”就给一鞭子：“你怎么回事？”

乙　打完人还问怎么回事？

甲　“我没事呀……”“你不知道国服吗？”“我知道，我没剃头哇。”“没问你那个，你这鼻子怎么回事？”“鼻子红点儿，天生长的，不是我捏的。”“这色就不

能出门儿。”“不行啊！我们家里没有人买东西啊！”“你要出来也行啊，把鼻子染蓝了！”

乙　染鼻子？

甲　那怎么染哪？把脸弄蓝了那更不敢出去啦。

乙　怎么？

甲　成窦尔敦啦！出去碰见黄天霸非打起来不可！

乙　那就唱《连环套》啦！

甲　很多名艺人都改行啦。

乙　谁改行啦？

甲　唱大鼓的刘宝全老先生，唱得多好啊！

乙　是啊。

甲　那年头禁止娱乐，他没办法，他改行了。

乙　他干嘛去啦？

甲　卖粥去啦。

乙　卖粥？

甲　粳米粥，带点煎饼、馃子、烧饼、麻花儿。

乙　卖粥得会吆喝。

甲　吆喝他不会，他会唱大鼓哇，他把他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一套词儿，合辙押韵。这么一吆喝，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乙　唱大鼓得有鼓哇！

甲　他拿粥锅就当鼓。

乙　沙锅当鼓。还得有打鼓的鼓键子哪！

甲　拿饭勺当鼓键子。

乙　板？

甲　拿一套儿烧饼馃子当板。

乙　嘿！真能对付！

甲　（学三弦过门）（唱）“吊炉烧饼扁又圆，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粳米粥贱卖一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老看看，贱卖三天不为把钱赚，所为是传名我叫刘宝全。”咚……哗啦。

乙　怎么啦？

甲　沙锅碎啦！

乙　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甲　那年头儿挤兑的没法呀。

乙　所以才改行。

甲　不但唱大鼓的改行，唱京戏的老先生也有改行的。

乙　哪位？

甲　唱老旦的×××，那老旦唱得多好啊！那年头儿没饭吃，改行吧。

乙　他干什么去啦。

甲　卖青菜。

乙　卖菜也不容易呀。

甲　是啊，头样儿说，得有力气：一挑儿菜二三百斤，挑起来得精神。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乙　菜精神？

甲　内行卖菜，由市上买来，用水把泥土冲下去，下街再卖。

乙　噢。

甲　还得会吆喝，北京卖菜的吆喝好听。十几样菜一口气

儿吆喝出来：（学叫卖声）“香菜、辣椒哇、青葱、嫩芹菜呀，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买大海茄，买青萝卜、红萝卜、嫩芽的香椿啊，蒜头、好韭菜！”

乙 嘀！这一大套。

甲 这是内行，×老板他是外行，早晨起来到市上来儿样菜，挑着挑子走在街上这样。（学老旦台步）

乙 怎么这样走哇？

甲 台上走惯啦，遛了半天没开张。（没卖钱）

乙 那怎么回事哪？

甲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乙 对呀！卖菜的不吆喝哪儿行啊。

甲 后来他一想，不吆喝不行啊，把自己所卖的菜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一叫板：“唉！”台台台另台另台。（小锣“凤点头”）

乙 嘿！卖菜的打家伙！

甲 （唱二黄散板）“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

乙 这卖菜的可真新鲜。

甲 这么一吆喝，真出来一个买主儿。

乙 啊。

甲 出来一个老太太。“卖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乙 哎，真开张啦。

甲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乙 怎么？

甲 拿起黄瓜，掐一块尝尝。

乙　干嘛呀？

甲　不甜她不要。老板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

乙　那也得卖呀！

甲　卖吧。把挑子一放，一摸肩膀儿，这个痛啊！他把《遇后》的叫板想来了："唉！苦哇！"老太太一听："噢！黄瓜苦的，不要啦。"

乙　这不倒霉吗！

甲　要不怎么说是外行呢。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啦。

乙　哪位？

甲　×××，那花脸唱得好哇！

乙　好。

甲　没饭吃，也改行啦。

乙　他卖什么去啦？

甲　卖西瓜。

乙　那也不容易啊！

甲　是啊，内行卖西瓜得有个手车儿，找个墙根儿一顶，上面搭着板子，用蓝布一罩，用草圈把西瓜垫起来，选个最好的切开摆着。切西瓜的刀是一尺多长，二寸多宽，把西瓜一切两半，把脑门儿这半块，拿个草圈码到上边儿，这半个改成四块，拿起一块儿，再切成五小块儿。

乙　这可要手艺啊。

甲　切的时候拿刀蘸点儿凉水。

乙　对，别把瓤刮掉了。

甲　西瓜摆那儿让人家一看，块儿大，瓤儿高。

乙　漂亮。

甲　拿把扇子轰苍蝇，吆喝得好听。

乙　你学学！

甲　（学叫卖声）“吃来呗，闹块咧，杀着你的口儿甜咧，两个大咧。吃来呗，闹块尝啊。”

乙　嘿，吆喝的好听啊。

甲　×××是个外行啊。

乙　是啊。

甲　在门口儿买了八个西瓜，把家里铺板搬出来，铺上块单子。

乙　切西瓜刀哪？

甲　没有，拿家里菜刀。

乙　那切出来不好呀！

甲　块儿有大有小，人家卖西瓜都是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乙　是啊。

甲　他一块儿八个全宰了。

乙　全宰啦？

甲　西瓜满出堆啦，应该拿把扇子轰轰苍蝇啊！

乙　是啊！

甲　他不是，攥着刀，唱花脸的架子往那儿一站。走道的都不敢过去啦。

乙　是吓人。

甲　走到那儿吓一跳："喂！二哥！瞧！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啊？咱们绕点儿走吧。"胆儿小的都躲开了，胆儿大的都在老远嘀咕："他这是跟谁呀？"

乙　不知道。

甲　“他跟前没有人啊？大概是那门儿里头的。”

乙　瞎猜！

甲　越来人越多。他一想，这些人都爱听我唱，我给他们来几句。

乙　唱花脸？

甲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一叫板：“哼……”那位说：“咱们往后点吧。”

乙　他怎么唱的？

甲　（学京戏摇板）“我的西瓜赛沙糖，真正是旱秧脆沙瓤，一子儿一块不要谎，你们要不信请尝尝。”（白）“你们吃呀……”谁敢过来呀！

主 客 问 答

佟雨田　述

甲　这回咱俩说段相声。

乙　哎。

甲　相声种类可太多了。

乙　当然了，相声有歌颂的，有讽刺的，有说的，有学的，有逗的，有唱的。

甲　还有新的旧的，文的武的，真的假的，虚的实的。

乙　相声有真的。

甲　也得有假的。

乙　真假得掺合着说。

甲　对！就是我们说假的，您别当假的听；我们说真的，也希望您别相信。

乙　可不，这是艺术嘛！

甲　有真的。

乙　什么样的段子是真的？

甲　您就拿歌颂工农兵，真人真事，这就是真的。有的演员在台上说："我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问一答十，对答如流，不加思索，出口成章，走马观碑，目识群羊。"这有的就是假的。

乙　怎么哪？

甲　你说，说相声的哪个真正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那都是学问啊。

乙　那若照你这么一说，说相声的连一个有学问的都没有吗？

甲　那也不然，说相声的知道的多，那是肯定的。

乙　还是的，那就能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甲　这可不普遍，不能说每个相声演员都能一问十答，对答如流。

乙　照你这么一说，说相声的问一答十对答如流的一个也没有吗？

甲　不！有。我知道的有这么一个，那真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不加思索，出口成章。

乙　你说这是谁呀？

甲　相声演员啊！

乙　谁呀？

甲　这个人姓朱，名叫少文。

乙　噢！朱少文哪，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外号叫穷不怕，那是一个说相声的老前辈，这个人早就死啦。

甲　啊，是死了，你知道他的出身吗？

乙　出身我不大详细，他出身是干什么的？

甲　他出身是穷秀才。

乙　怎么是穷秀才？

甲　他外号不叫穷不怕吗。别看他穷，他可真有学问。真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在前清时代他得中过进士。就十

天，说句现在的话，就是被开除了。

乙　怎么啦？

甲　他拿那个考进士，诚心混场。因为他太滑稽，人家一看好象是有精神病，行啦，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就这么当了十天进士，后来他就说相声了。

乙　是有精神病？

甲　他根本一点精神病也没有，他诚心玩票。我给你说一说：他得中进士以前，进京赶考的时候，在道上这点乐子事。那可真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乙　那你说说我听听，他赶考是在几月份？

甲　正是七、八月，那时候正是雨季，他走到半道赶上下雨啦。

乙　那找个地方避雨吧。

甲　是啊，他找这么个门洞。

乙　噢！大门洞。

甲　他在门洞避雨，可不是他一个人。

乙　有多少人？

甲　有十几个人。都立在这避雨。这个院里头住着一个很有学问的秀才。这个人不但有学问还有势力。那个时候，谁也惹不起他，他开门出来一看，这气就大了。

乙　怎么啦？

甲　他心里捉摸，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这个院住的是谁就上这来避雨来了。心里话：我试试看，这十几个当中有没有有学问的。他站在那儿说了个对子上联。

乙　他这是什么意思？

甲　他没瞧起这十几个人，那意思是我说个上联，谁能给我说出个下联，我就把谁让进来，跟我谈一谈。

乙　他这上联怎么说的？

甲　他这上联这么说的：“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

乙　怎么讲哪？

甲　就是这个意思：天哪，下雨啦，把你们都留下啦，你们走不了啦。谁是过客主？那意思是替你们避雨的着想，你们看看谁是过客的主人？

乙　噢！这个意思。有对上来的吗？

甲　有啊。

乙　谁对上来啦？

甲　就是我们那个说相声的，他把那下联给对上了。

乙　是有学问。

甲　当然啦！他一听“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是个对子上联，他这下联对的才恰当哪。

乙　他怎么对的？

甲　“雨阻行人君即行人东。”你说这下联对的多么恰当。

乙　怎么个意思哪？

甲　就是这么个意思：下雨啦，行人走不了啦，“君即行人东”，您就是行人的东家。那意思是我们找到主人啦。

乙　对的还真恰当。

甲　这人一听，好，下联对的恰当。可是一瞧他这个打扮，感到有点奇怪。

乙　他奇怪的是什么呢？

甲　一瞧他穿的太破了，他不象个念书的，可是他不知道他

那外号。

乙　他外号叫什么？

甲　“穷不怕”呀。他什么都怕，就不怕穷。那个主人就把他让进来了：“请你进来吧！”我们这个说相声的丝毫没客气，跟着他进来了，到屋里头，你说应该让他到哪个屋里去哪？

乙　那还用说嘛，一定让到客厅里去啦。

甲　是啊。应当把他让到客厅里去。因为他穿的破，这个人没瞧得起他，就把他让到西厢房里去了。他心里话：你不是没瞧得起我吗，我要不露两手你也不能怕我！一进屋他就打好主意啦，我非让你认识我不可。

乙　进去他说什么来着？

甲　他一句话也没说。这人一看，他怎么不说话呢？好，我给你倒碗茶，端过一碗茶来，往这儿一搁，他又说个上联。

乙　他怎么说的？

甲　他这么说的：“且施清茶半盏。”那个意思喝茶吧。我们这说相声的气可大啦，给我弄碗茶还说个上联，这是扒嗤我。捉摸他这上联：“且施清茶半盏”，他又对个下联。

乙　怎么对的？

甲　“更请便饭一餐。”要吃人家一顿。

乙　好嘛，还要吃人家一顿。

甲　这人一捉摸，哎哟，学问是很好，可是这脸皮够厚的。弄碗茶还不行，还要吃我一顿。谁叫人家下联对的这么

恰当了，给你做饭，吩咐家人给做饭去了。一会工夫，把饭端上来了往桌上一搁，又说个上联。

乙　怎么说的？

甲　这上联是客气，可不是真客气，完全是假的。

乙　怎么说的？

甲　“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那意思是我没有嘛。

乙　是没有吗？

甲　谁说没有！又有钱又有势，他这是诚心，给你做的都是我园子里自己种的青菜。我们这个说相声的一看，连点肉都没有。他还馋。他真能寻摸，他眼睛往外一看。

乙　看着什么啦？

甲　一看外面有鸡笼，鸡笼里有鸡，让他看着啦，他一捉摸这上联：“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他又对个下联。

乙　他怎么对的？

甲　“何劳盛馔请烹笼内黄鸡。”他又要吃人家那鸡。

乙　嘿！

甲　那意思是你甭给我做好的，你把那鸡给我烹烹吧。这人一听，哎呀，你可真有两下子，好，给你宰，把鸡捉出来就给宰啦。这人一想，一不做二不休，鸡都给他宰啦，我再给他打点酒。这点酒可惹祸了。

乙　怎么啦？

甲　我们这说相声的是酒包，喝上没完啦，天没黑两人坐在那就喝。

乙　喝到什么时候？

甲　都半夜啦，他还喝哪。把那主给喝烦了。又说个上联。

乙　怎么说的？

甲　“君且听谯楼上叮叮当当几更几点？”那意思：你听听谯楼上叮叮当当几更几点啦，现在什么时候啦，你怎么还喝哪。我们那说相声的不着急，乐乐呵呵又对了个下联。

乙　怎么对的？

甲　“我只愿华堂前说说笑笑一口一盅。”还得喝。

乙　嘿，这脸皮可够厚的。

甲　那意思：你说什么也不行，我得喝足了。自然，管就得管饱，这主一听，好，你喝吧，我睡去。

乙　人家睡去了。

甲　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啦，他也真能喝，喝到天亮啦，他不喝了，他跑人家厨房去啦。他由打厨房里抽出一把切菜刀，水缸根儿立着块磨石，他往门坎上一坐，噌——噌——

乙　他干什么哪？

甲　他在那磨开刀啦，把那主给磨醒了。那主一听，这是什么动静？他在那干什么？穿鞋下地，掀开帘子一看，吓了一跳。

乙　那还不吓一跳吗？

甲　一看他那磨刀哪，那主又说个上联。

乙　怎么说的？

甲　“君为何持刀而磨？”那意思：你为什么磨刀哪？好，他又对个下联。

乙　怎么对的？

甲　“我情愿杀身以报。”他要自杀。那意思：你对我太好了，我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干脆我死你这吧！

乙　好嘛。

甲　这主一听，差点没晕倒，心里话：我怎让进这么一位来？这主又说个上联。

乙　怎么说的？

甲　“若君死岂不一场官府事？”他对个下联。

乙　怎么对的？

甲　“要我活还得十两盘费钱！”你说这是什么人？那意思是你让我活呀，还得给我十两盘费钱。这主一听，给你！赶紧开箱子拿出十两银子来。“给你！”行啦，天也亮啦，走吧，走到门口，这主又说个上联。

乙　怎么说的？

甲　“此等恶客，去去去，快去快去！”

乙　损上啦。

甲　他又对个下联。这个下联差一点没给那主吓趴下。

乙　怎么对的？

甲　“如斯佳东，来来来，再来再来。”

乙　啊！还来呀！

丢驴吃药

佟雨田　述

甲　相声是一门艺术。

乙　对。

甲　可是有的人管我们叫“生意”。

乙　我们根本不是生意。

甲　我们怎么能是生意呢！我们是真正的艺术。

乙　那你说有没有生意？

甲　有哇。

乙　干什么的是生意？

甲　算卦的那才是真正的生意。

乙　算卦的生意，怎么有时候也灵哪？

甲　那是蒙上的，你要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乙　你说说吧。

甲　有这么一个算卦的，他久站北京天桥，在旧社会这家伙可了不得，都说他算卦灵。你就听他这外号吧！

乙　外号叫什么？

甲　这个人姓王，外号叫“王铁嘴”，后来还有个外号“王半仙”。这个家伙，都说他有半仙之体！

乙　现在哪？

甲　现在快成半身不遂啦！

乙　怎么啦？

甲　没人信他那套啦。你说他由哪成的名哪？

乙　我不知道，你说说吧！

甲　他由一卦成的名。有一天，有这么个人，到他那算卦去啦。

乙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甲　是个开药铺的。他的药铺离这卦摊不到一百步。这药铺掌柜的不信这套。这天早晨，他喝了点儿酒，到那就把卦盒操起来了："嘿！认识我吗？"

乙　这是诚心怄气去了。

甲　这摆卦摊的有一样好，不管什么事不着急，能沉住气。抬头一看："认得，你不是药铺掌柜的吗？"

乙　他怎么认识他？

甲　他常上他那抓药去，还不认识！"认识好办，给我算一卦行吗？""我这卦谁都能算！""灵吗？""分谁算，要是你算哪，我要是算错一个字儿，你把我卦摊砸了！"

乙　这口气多大！

甲　"好！算灵了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算不灵，明人不做暗事，要砸你的卦摊。"

乙　纯粹是怄气！

甲　"你摇吧！"这主拿起卦盒摇六回。"你算吧！"他看了半天。"你问什么事儿？""你呀，算算我这药铺今天卖多少钱？"

乙　这卦哪算得出来？

甲　要搁别人就栽了，他就由这儿出的名。

乙　他怎么说的？

甲　“哈哈哈……小事儿，这点小事可以算。可以算是可以算，不过我要告诉你，干什么的有什么规矩。我们算卦的规矩是不算绝卦。你这为绝卦。可是，我要是不给你算，你说我没能耐；我要是给你算呢，又破坏了我们的规矩。这么办吧：我不给你算一天，给你算一个时辰。现在早晨不算，算今天午时，就是正午十二点。你柜上有表没有？”“啊！有，我们柜上有个钟。”“好！你就瞧你那座钟，十二点准进去一个买药的，买一块钱的药。他要买九毛九的，你就摔卦盒；他要是买一块零一分的，你就砸卦摊。他要是十一点五十九分进去，就算我栽跟头；他要是十二点过一分进去，我倒出北京城！”“好！这可是你说的，十二点进去买药的，算你卦灵；十二点要没人去买药，我就砸你卦摊。多少钱？”“先不要钱，算灵了，给我送钱来！”“好，再见！”

乙　这位药铺掌柜的干什么去啦？

甲　回药铺去啦。这个家伙真听话，到药铺打后屋把座钟抱出来，往柜台上一搁，两眼瞅着这钟。那意思是到十二点不进来买药的，我就揍他去！

乙　那摆卦摊的哪？

甲　他还算他的卦，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

乙　干什么的？

甲　是一个豆腐房掌柜的，到他那算卦去啦。到那儿把卦盒

拿起来，问了他一句："你不叫王铁嘴吗？""对，我叫王铁嘴。""好，我算一卦。""摇吧！"六爻摇完了。"你问什么事啊？""我丢了东西啦，你看能找着不？""丢了什么？""丢了个驴。""丢了个驴？多咱丢的？""昨天晚上。""这个驴能找着。不过，你得吃付药。""你说什么？我驴丢了，吃付药，这也挨不着啊！""你甭管挨着挨不着，你既然找我算卦。你就得信服我。我这卦就这么算，你抓付药吃，吃完药，你不用找驴，今天晚上它自己就回来。今天晚上这驴要到不了你家，明早晨我赔你个驴！"

乙　这位能信吗？

甲　"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可是真的，别的药铺可不灵。"

乙　哪个药铺？

甲　"你得上那个药铺抓药去。"

乙　噢！那个药铺。

甲　就把他支到那个药铺去了。"告诉你，什么时候去，今天的正午十二点。他柜上有钟，瞅他那钟去，大小针到一块那就是正午十二点，你就进去买药。买多少钱的，我告诉你，你买一块钱的药，你要一块零一分的可不灵，你要买九毛九的也不灵。你要十二点过一分进去，那驴就过去啦，你要早一分钟进去，那驴到不了你门口，记住了没有？""啊，记住啦。吃完药我那驴要回不来哪？""明天早晨你来，我赔你个驴！""好！"

乙　这位上那儿去啦？

甲　这位打腰里掏出一块钱，就围那药铺转圈。

乙　他怎么不进去？

甲　进去早了驴回不来！

乙　这人真死心眼儿！

甲　在门口转了半天，腿肚子都遛直啦！隔着玻璃往里边一看，看着那大针还差三分钟就十二点啦。里边那位，眼瞅着钟，把眼睛都瞅花啦："哼！快啦！"外边这位一看："这可差不多啦！"

乙　这俩人可真有意思，跟这个钟摽劲儿！

甲　三分钟还不快吗，一，二，三，到啦。大针刚一到十二点，里边那个："唉！"那意思到点啦。外边那个一推门进来啦："掌柜的！买一块钱的药。"这药铺掌柜的纳起闷儿来啦。

乙　他纳什么闷儿？

甲　一看那钟一分钟也不错，回头看看这人不认识。"干什么？""买药。""治什么病啊？"

乙　这位治什么病？

甲　"没病！"他什么病也没有。"买什么药？""你看着办吧！""看着办？"买药还有看着办的？药铺掌柜的说："治什么病的？""我没法说啊！"

乙　怎么没法说呢？

甲　是没法儿说，能说把驴丢了吗？那也不象话呀！"唉！有病不避先生，说，治什么？"把这位急的没主意啦，脸也红啦，脖子也粗啦："我治驴！"

乙　治驴？

甲　药铺先生一听治驴，搁脑筋一琢磨：“噢！”

乙　这位明白啦？

甲　整个寻思错啦！

乙　他寻思的是什么？

甲　大概他是给毛驴治病！

乙　好嘛！

甲　可能是毛驴得了结症。

乙　这哪儿和哪儿呀？

甲　“好啦！我明白啦！这付药得一块五！”“一块五不行，我要一块钱的。”“唉！买药没有还价的！大概你没带那些钱吧！那你先抓半付，给七毛五！”“七毛五干么？我就要一块钱的！”真有这死心眼的，行啦，我真佩服这算卦的。“拿钱吧！”把一块钱接过来，把这药就给抓了。整整抓了一大包，里边有黑丑、白丑、红片、紫花、地丁、鸡爪、黄连、泻叶……

乙　嗬，这么多样！

甲　这还不算，里边还有一味最厉害的药。

乙　什么药？

甲　巴豆！这巴豆是泻肚的。

乙　那个打肚子可快啦！

甲　这东西要吃多了能跑三天。你猜这付药里有多少巴豆？

乙　多少？

甲　四个！

乙　嗬，可不少。

甲　可够这老头子呛！包了这么一大包子："拿去吧！"这位接过药包回去啦。到家一进门："老婆子！"（女人声回答）"做么？""熬药去！""你治么呀？""治驴！""怎么治驴呀？""别说啦，我今天上王铁嘴那儿算卦去啦，王铁嘴说啦：'你要打算找着这个驴，得吃付药。'我要把这付药吃了，我这驴今天晚上自个儿就回来。去，快给我熬药去！"这老婆子不敢不去熬哇！

乙　怎么呢？

甲　知道老头子脾气不好，不熬又得跟老头子打架。熬去吧！到厨房打开一看，把老婆子吓了一跳。

乙　怎么吓一跳？

甲　别的她不认识，那巴豆她认识。老婆子一看，这什么药呀？我要都给熬了，这老头子非折腾死不可。这老婆子心眼也快！

乙　怎么快？

甲　她把这巴豆偷出两个来，找张纸，包了一包装兜里啦。把药熬好，这么大一碗浆浆糊糊的，老婆子端过去："吃吧。"老头子一捏鼻子"咚咚咚……"一大碗都喝下去啦。漱漱口，坐炕上等着去啦。

乙　等什么？

甲　等着驴。你可别说，天刚一黑还真来啦。

乙　驴来啦？

甲　屎来啦。老头子那肚子叫这硭硝给打开啦。老头子坐那儿都这个相啦！

乙　怎么个相？

甲　“哎呀！我的娘啊！老婆子，拿手纸来，我得拉呀！”他住这地方不怎样！

乙　什么地方？

甲　他住一条死胡同，这条胡同就八个门，可都是独门独院，他在这面第二个门住，这八个院就一个茅楼。

乙　这茅楼在哪儿？

甲　在胡同外边。他要开开门到外边去，就拉裤子里啦。

乙　那他怎么办哪？

甲　“老婆子！拿手纸去，我在门口拉吧！明儿早晨再撮了！”开开门蹲在门口，哧——一泡！刚要进来，不行！又来啦，哧——又一泡，没两个钟头……

乙　拉几泡？

甲　六十八泡。

乙　老头子受得了吗？

甲　把这老头子可拉坏啦。拉得都起不来啦。蹲在门口都这个相啦：“老婆子！你睡去吧，看这意思我一宿完不了啦！”这老头子可拉得够呛。你说这驴丢了没有？

乙　这驴丢啦。

甲　没丢！

乙　没丢这驴哪儿去啦？

甲　这驴头天晚上溜缰跑啦。

乙　跑哪儿去啦？

甲　跑他们斜对门那院去啦。对门那院住一家坏人。

乙　怎么个坏人？

甲　两口子都抽白面儿。一瞧进来个驴，这爷们就把门插上

啦，跟娘们商量："嘿！娘们，这驴我认识，是斜对门豆腐房的。他不找咱装不知道，白天咱一天别出去，天黑了，他再不找，我就把这驴拉'汤锅'去，能卖二十多块，够咱俩抽半个月的。你先喂喂它！"娘们说："没有草哇！""你拆个枕头！"

乙　这个主意可真不错！拿枕头喂驴。

甲　拆个枕头把驴喂啦。好容易盼到天也黑啦，这两口子瘾的也够呛啦，爷们对娘们说："去门口听听有人没有！没人就往外拉驴。"这娘们的耳朵刚往门上一贴，就听对面老头骂街……

乙　骂什么？

甲　"拉！王八蛋！我看你怎么拉！明天早晨我非告你去不可，你把我害苦啦，拉吧，我看你怎么拉！……"对过这娘们一听："完啦，拉不出去啦，这老头堵门口骂街哪！"回来说了句话差点把爷们吓死。

乙　怎么哪？

甲　贼人胆虚呀！"行啦，你别想好事儿啦，你等着打官司吧！""怎么？""人家老头堵门口骂街哪！人家说啦，看咱们怎么拉，明儿一早要告咱们去，你说怎么办吧？"爷们说："那怎么办哪？"打发娘们："你再听听去！"就这第二回可乐，这娘们的耳朵刚往门上一贴，你猜老头说什么？

乙　说什么？

甲　"哼！又来啦！好哇！我看你怎么拉？明儿早晨我非告你去不可！拉吧，我让你拉一宿……不拉啦？不拉啦我先进去，

多咱拉我多咱出来。”你说这几句话说得多恰当！

乙 这老头是骂那偷驴的吗？

甲 他哪是骂偷驴的！

乙 他骂谁哪？

甲 他是骂那算卦的。他说话都是跟自己肚子说哪：“拉！看你怎么拉！”那意思是两个多钟头，拉六十多泡还拉哪。“明天早晨我就告你去！”

乙 告偷驴的？

甲 不，告那算卦的去。那意思是我驴丢啦，叫我吃药，把我折腾这样。“我让你拉一宿！”他是跟自己肚子说：“我让你拉一宿！”“不拉啦。”这阵儿肚子不疼啦。“不拉啦我先进去，多咱拉我多咱出来。”他是说多咱拉屎多咱出来。对过娘们听完啦，赶紧回去跟爷们说：“哎！这老头他不乐意打官司，给咱个台阶，他说咱不拉啦他先进去！咱们多咱拉人家多咱出来！”这爷们说：“把驴给他轰出去吧！”这娘们说：“它白吃咱们一个枕头！驴没到手，枕头没一个，怎么的咱别赔本儿啊！

乙 这娘们真厉害！

甲 这娘们看这驴戴个笼头，一把把那驴的笼头“抹”下来啦，她那意思是卖了笼头够枕头钱，别赔本儿。一开门，“当”！一脚把这驴给踢出去啦，这驴蹓蹓跶跶回家啦。

乙 这驴还认槽！

甲 这驴到槽子那儿吃草去啦，老头坐炕上正骂街哪：“王八蛋！我驴丢了叫我吃药！我药吃完了，我这驴……”

他拿耳朵听驴槽子那儿有动静："老婆子，有门儿啦，我去看看。"开开门一看，老头乐得蹦着就回来啦："哎！驴回来啦！我说王铁嘴这卦灵嘛，一付药就回来啦。驴是回来啦，我差点没拉死！"过来摸挲这驴："驴呀！驴呀！你哪儿去啦？你可把我想死了！要没王铁嘴这付药你回不来了。"摸来摸去，摸到驴脑袋那儿啦："老婆子！驴是回来啦，怎么笼头没回来哪？"老婆子多说一句话。

乙　说什么？

甲　"行啦，那笼头不回来就不回吧，吃一付药换一整条驴也算够账啦！我要把那两个巴豆都搁里你还不得拉死呀！"老头一听急啦，上去给老婆子一杵子："王八蛋！为么不都搁里？你要都搁里那笼头不也回来啦吗！"

乙　你别挨骂啦！

三　性　人

杨海荃　述
里　果　整理

甲　人的脾气秉性不好，往往也耽误事。

乙　可不嘛。

甲　我们邻居就住这么一家，老头领俩儿子，没老伴儿。大儿子都快三十了，二儿子那年二十八，都没娶媳妇。

乙　仨光棍！俩儿子怎么都没结婚？

甲　就因为脾气不好。大儿子是个急脾气，二儿子是个慢性子，就老头脾气好……

乙　还行。

甲　他爱贪小便宜！

乙　是呀！

甲　姑娘找对象，都愿找个对心的。人家一提老大，姑娘说："他那脾气属火柴头的，一碰就着，谁跟他过呀！"

乙　吹了。

甲　有人又给老二介绍对象，姑娘说了："他呀，象个蔫巴猫似的，跟他过日子，还不得急死呀！"

乙　得，又黄一个。

甲　你还别说，那年老大经人介绍一个外地姑娘，人家不了

解细情。介绍人把姑娘领家来正谈哪。

乙 这回差不多。

甲 外边一个老太太冲门嚷起来了："我说他大哥呀，你能不能说说你爹，别不管什么都往家划拉，一眼没照顾到，把我孙子的围嘴拿你们家来了！"

乙 嗜！

甲 这姑娘一听："啊！偷人家东西，这是什么人家呀！"——走了。

乙 又黄了！

甲 老大那脾气哪受了这个，冲着他爹就吵起来了："为一条围嘴把媳妇弄黄了，你拿人家围嘴干什么？"

乙 是呀，没用。

甲 老头说："有用，我看你们要搞对象结婚，结婚生孩子，不就省着买了吗！"

乙 这也太爱占小便宜了。

甲 就这么爷仨，三种脾气。

乙 这脾气没人得意。

甲 有。

乙 有？

甲 在旧社会还专有得意这三种人的。

乙 谁得意这三种人？

甲 旧社会有个知县得意这三种人。上任头一天坐堂，先叫来两个衙役："叫你们来没旁的事情，给我抓三个人来。要一个脾气暴的，一个脾气柔软的，一个好贪小便宜的。限你们三天抓来人之后每人赏十两银子；抓不到每

人打四十大板！”

乙　好嘛，有赏有罚。

甲　俩衙役一听，说声“遵命”。到街上转悠去了。那边过来一位，“站住！你是不是好贪小便宜？”这位一听翻了：“你怎么知道我好贪小便宜？我买东西不给钱啦？”

乙　是呀。

甲　俩衙役一听认错人了，以后就不敢望风捕影地这么问了。一晃到了第三天头上一个也没拿到。老爷能不生气吗！“每人重打四十大板！”这一下子屁股全开花了。老爷说：“再限三天！”

乙　又限三天。

甲　这二位可犯愁了，小偷好逮，这人的脾气在身上带着呢，上哪逮去呀？巧啦，正赶上城外唱野台子戏。俩人一核计：人也别拿了，咱们到戏台子下面找个地方，一边喝酒，一边听戏，喝醉了找个地方一睡，等到第三天头上挨四十板子完了。

乙　豁出去了。

甲　俩人喝着喝着，就听戏台下面打起来了。

乙　谁和谁？

甲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抱住一个三十来岁人的大腿，是又哭又叫：“爸爸！你快回家吧！咱家着火啦。三间房子着了间半了！”

乙　哟，赶紧回去吧。

甲　一般人一听这话得赶紧往家跑救火呀。

乙　对呀。

甲　可是这主不着急，问："怎么啦？"小孩说："咱家着火啦！"这主不但不急，还安慰他儿子："不要紧，也别上火，等咱爷俩看完戏，再一块回家救火去。"这句话还没说完，就从他身后挤过一个人来，扯住他脖领子，就给他一个大嘴巴。这位挨了打也不上火，捂着腮帮子看着打他那位乐："咱俩也不认识，你凭什么打我呢？"

乙　是呀！

甲　那位说了："打你，我还得打你呢！你家着火了，你为啥不去救火，还在这看戏？"这主说："我家着火碍你啥事？你管得着吗，我乐意去就去，不乐意去就不去。你打我嘴巴，白打了吗？"

乙　瞧这慢劲！

甲　俩衙役一听不象话，过去问问："喂，你们为什么打仗？"挨打的那位说："我家着火了，我儿子叫我回家去救火，我说看完戏再回去……。"俩衙役说："你们家着火，你听见咋不着急呢？""也别说我们家着火呀，就是出了八条人命我也不着急呀！""你为什么不着急呢？"这主说："我呀，就这么个慢性人嘛！"俩衙役一听乐了，嘿，慢性人在这呆着呢！"行了，你在这等会吧。"回头又问这个打人的："你为什么打人家一个大嘴巴？""二位差官，他家失火，他为什么不赶快回家救火呢？我告诉你，我这脾气受不了这个，我打他出出气。"俩衙役一听这个乐呀，急脾气在这呢！活该

着，再逮一个贪小便宜的就够了。“行啦，二位跟我们走一趟吧！”

乙 逮走了。

甲 正走着，又碰见一伙打仗的。

乙 为什么打仗？

甲 一个做小买卖的，卖个糖块儿、小镜子什么的。有一个人买一块糖，偷两面小镜子，叫掌柜的看见了。掌柜的说：“你买一块糖，为啥偷我两面小镜子呢？”这主说：“掌柜的你别嚷了，这两面小镜子我挺爱的。”掌柜的说：“你爱花钱买呀！”这主说：“我不是舍不得钱吗！”掌柜的说：“你这叫什么脾气呢？”“哎，我就爱贪小便宜呀！”嘿！俩衙役一听乐得差点蹦起来，嘿！贪小便宜的在这儿呢！“行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乙 这回齐了。

甲 把三个人带回来，禀报知县老爷：“三个人全拿到了。”老爷一听忙说：“赶紧升堂！”把三个人带上来，三个人跪下。老爷问道：“你是怎么个事呀？”这主说：“我的脾气最暴，沾火就着。”老爷又问第二个：“你怎么回事？”“我是慢性子，火上房也不着急。”老爷又问第三个：“你是怎么回事？”“我爱贪小便宜，买什么东西不爱给钱。”老爷说：“妥。你们三个人是认打认罚吧？”三个人说：“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认罚，就都给我当差，你们干不干？认打，就每人打五百板子！”三人忙说：“别，别！我们都认罚！”

乙　全认罚了。

甲　老爷吩咐："你是急脾气，专门侍候我，给我跟班。"

乙　为什么叫他跟班呢？

甲　因为急脾气的人办事爽快，不能误事，误事容易丢纱帽。

乙　那慢性子的呢？

甲　老爷有两个小孩，一个五岁的，一个三岁的，娇生惯养。让慢性子的给老爷看孩子，孩子怎么闹他不心烦，孩子受不了屈。

乙　贪小便宜的呢？

甲　老爷叫他管买东西，为的是不能吃亏，碰巧还许偷点回来。

乙　瞧这心眼儿！

甲　这一天，老爷把急脾气叫来了："你到后院把马给我备好，我换换衣服，咱俩一块出城去会客。"急脾气说："好吧。"到马棚一看，马在那拴着呢，拿过鞍子就要备，这马眼生，不让他备，直尥蹶子。急脾气那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呀！拿刀把马脑袋给削下来了。

乙　这脾气也太暴了！

甲　嘴里还说呢："我看你尥不尥蹶子了？"这时候老爷更衣完毕，出来一看就火了："你怎么把马给杀了？"急脾气说："我不把他杀了，他不让我备呀！"老爷一听，说："这回他可叫你备了。我骑死马去会客呀！""我就这脾气！"把老爷气的："你多耽误事。告诉外边给我抬轿，我坐轿去。"

乙　坐轿了。

甲　老爷坐着轿，急脾气在后边跟着。出城不远，在前边有道河，过不去了。河的最深处也就能没腰。老爷说："急脾气，看你是不是误了大事？咱们若是骑马来，趟河就过去了，这坐轿能过河吗？"急脾气心说，我还没急，他急了："老爷，您别着急，我背你过去吧。"老爷心说行。下得轿来，急脾气把老爷背起来就下河了。趟到河当腰，老爷一看，心就软了：人家身上都湿了，我能叫他白背吗！许个愿吧："急脾气，回去的时候，我赏你五两银子。"急脾气一乐，咕咚！把老爷扔河里了，跪在水里给老爷请安。老爷说："哎！你怎么把我扔河里了？"急脾气说："我得给老爷谢赏啊！"

乙　嗐！急什么呀。

甲　他不就这脾气么。老爷说："你看看，衣服全湿了，怎么会客呀，你呀，把我背回去吧。"

乙　客没会成。

甲　是呀。老爷坐轿回来，一进大门，看见慢性子在台阶上坐着呢。老爷问："你坐在这儿干什么？不领少爷去玩！"慢性子说："哪个少爷？""二少爷哪？""跟他妈吃奶去了。""大少爷哪？""掉井里啦。"

乙　啊！

甲　老爷一听能不急吗？"赶紧去捞吧！"慢性子说："还捞啥呀，都掉里四个多钟头了。""嗐！你怎么不早说呢？"慢性子说："你是问的急呀，若不价我核计明天才告诉你呢！"

乙　嗬！这脾气可真慢哪！

甲　老爷说：“你可太耽误事了。赶紧捞吧！”捞上来一看，浑身都泡肿了。心疼也没法呀，老爷叫：“贪小便宜的，赶紧到棺材铺买口棺材去。”

乙　买棺材盛殓起来。

甲　贪小便宜的拿五两银子来到棺材铺：“掌柜的，这口棺材要多少钱？”掌柜的说：“八两五。”“咳，哪值八两五，给一两五吧！”掌柜的说：“你买什么东西都还价呀！少一点不卖。你图希贱，买那个吧！”“哪个？”掌柜的挑过来一个，板挺厚，钉的还挺结实，就是杨木的。“这个多少钱？”“少五两不卖。”“好了，不还价，就来这个了。”掏出五两银子，交给掌柜的。

乙　买妥了。

甲　掌柜的接过银子到账房去称称，看看银子够不够份量。贪小便宜的一看，掌柜的可漏空子了，旁边有一个小棺材，一伸手，就套进他买妥的这口棺材里了。心里说：还价不行，我偷你的。把盖盖好，掌柜的从账房出来了：“你的银子不多不少，正好。”贪小便宜的扛起棺材就走。到了家，放到老爷面前说：“老爷，您看看，挺好。”老爷看看外边挺好，不知道里边怎样，掀开盖一看，里边还有个小的。老爷火了：“贪小便宜的，我叫你买一口棺材，怎么给我买两口呢？”

乙　是呀，看他怎么说？

甲　他说：“老爷，这你着什么急？等二少爷死了，不省着买了吗！”

乙　他还贪小便宜哪！

白　　吃

佟雨田　述

乙　我们说一段相声。拿这相声来说吧，是什么都得研究。

甲　对啦，什么都得研究。

乙　什么都得知道。

甲　您就不用拿别的说，就连这个社会人情都得知道。

乙　噢！还得知道社会人情哪？

甲　当然啦！

乙　这有什么关系哪？

甲　过去呀，一般人都说：“交朋友得掌住眼睛！”

乙　为什么呢？

甲　好辨别哪路人可交，哪路人不可交哇！

乙　这还能分得出来吗？

甲　你看看。

乙　我认为什么人都可交。

甲　没有的话。

乙　怎么？

甲　有这么几种人不可交。

乙　哪儿种人呢？

甲　坐电车往里挤，这种人交不得！

乙 我反对这句话。坐电车往里挤的人不可交？！要照你这么一说，电车里边都没人啦！都堵着门儿站着，出了危险谁负责啊？

甲 啊！有你这么一说。

乙 还是的！

甲 可这往里挤跟往里挤的情形不一样。

乙 怎么不一样？

甲 比方说，有四位一块儿玩去。大哥说："喂！兄弟有事吗？"

乙 "没有哇！"

甲 "走哇！"

乙 "哪儿去？"

甲 "走，咱们城里一块儿玩儿去。"

乙 "走吧！"

甲 "坐电车吧！"

乙 "好。"

甲 "来！你们都站在我后边。"

乙 干么都站在他后边？

甲 他站在头里。四个人坐电车，站在头里这位准不买票。

乙 我不信。

甲 嗬，你不信，你琢磨这个理儿呀！

乙 怎么琢磨呀？

甲 现在电车里人多少？

乙 人多呀！

甲 人多不要紧，这位在家没事儿净练功夫。

乙　练什么功夫？

甲　专门练挤。

乙　能挤！

甲　不管电车上有多少人，他一挤就进去。这电车不是仨门吗？他站当间这个。

乙　干么站当间儿这个呢？

甲　这门不是宽好上吗！

乙　啊！

甲　“你们都站好，站我后边。”电车来了，一开门，人还没下完哪，他就上去了。往里一挤：“借光！借光！借光！借光！”

乙　哪儿去啦？

甲　他里边呆着去啦。

乙　那儿位哪？

甲　这儿位哪练过那手功夫！

乙　没有哇！

甲　都守着卖票这儿站着。电车一开呀，他叫开卖票的啦。

乙　怎么叫？

甲　“卖票的！”

乙　干么？

甲　“喂，过来！我们有四个人，我买四张票！”

乙　啊！他真讲外面儿，要买四张票。

甲　他倒不是要买四张票。

乙　什么意思？

甲　他是告诉门口那儿位哪。

乙　啊？

甲　你想啊，人多，他离着门口远，卖票的挤得过去吗？明知道，可他偏喊。他一喊，门口那几位就得掏腰包。

乙　噢！这招儿可真绝啊！

甲　这几位兜里有零的，能让他买吗？

乙　不能。

甲　“得了，大哥，你喊什么呀，四分钱还叫你买干嘛呀？我买啦！”

乙　咦！

甲　饶着他不花钱，还落了个好人儿。

乙　噢！他老占便宜。

甲　老占便宜？

乙　啊！

甲　他也有倒霉的时候！

乙　他什么时候倒霉呀？

甲　多会儿挤过了劲儿，他就该倒霉啦。

乙　挤过了劲儿？

甲　有一回他挤过了劲儿啦：“借光！借光！哎呀，嗬！”

乙　他哪儿去啦？

甲　他挤到那个门儿那去啦。

乙　噢！那边去啦。

甲　那边那个门儿也有个卖票的。

乙　是呀！

甲　那个卖票的站在他后边，他没看见。电车一开，他叫这个卖票的：“卖票的！”

乙　嗯！

甲　身后那个搭茬啦：“买几个？”

乙　哟！哟哟哟哟……

甲　“啊？”

乙　怎么的？

甲　他回头一看：“干么？”“你不买票吗？”

乙　是呀！

甲　“买票吧！”

乙　啊！

甲　“我从那个门儿上来的。”

乙　啊？

甲　“嗯！这个门儿一样卖呀！”

乙　对呀！

甲　“你买几个？”“你干么的？”“我卖票的！”“你卖票的？你有证明吗？”

乙　好嘛！

甲　四分钱挤兑得胡说八道。

乙　挤兑得胡说。

甲　你说这叫什么人儿啊？

乙　这路朋友不可交，爱取巧。

甲　还有一种人……

乙　哪种人？

甲　更不能交。

乙　你说说。

甲　到饭馆吃完饭，漱口。

乙　这路人怎么的？

甲　交不得。

乙　我对你这说法有意见。

甲　怎么的？

乙　讲卫生，哪有吃饭不漱口的！

甲　那漱口跟漱口不一样。

乙　怎么不一样？

甲　你知道什么时候漱口啊？

乙　什么时候？

甲　几位往馆子一坐，饭菜都吃完啦。

乙　嗯！

甲　漱口。他这个漱跟别人不一样。

乙　怎么不一样？

甲　别人吃完饭就漱口。

乙　是呀。

甲　他不，他喝汤。馆子都这个规矩，最后送碗清汤。

乙　敬碗清汤。

甲　他呀，喝起汤来就没完。

乙　噢！喜欢喝汤！

甲　那倒不见得，他为磨蹭时间！

乙　干么？

甲　好不给钱。

乙　嘿！好机灵。

甲　最后这碗汤，他死气白赖地喝（做喝汤的样子）："嗯！这汤不错呀！"

乙　噢！夸上啦。

甲　“味素不少。这汤多少钱？”

乙　啊！

甲　人家堂倌过来啦：“这汤不要钱。”“这么好喝不要钱？”

乙　不要钱。

甲　“冲这汤明儿个还来！”

乙　吃饭来？

甲　光喝汤！

乙　啊？

甲　嗯，那就要钱啦！

乙　多新鲜哪！

甲　有上馆子光喝汤的吗？

乙　人家也不让喝呀！

甲　一看到时候啦，这几位擦完脸漱完口：“算帐吧！”

乙　算帐。

甲　人家早就算好啦，堂倌把发票拿过来：“您几位一共吃了九块三。”

乙　还真不多。

甲　这九块三说完啦，这几位都掏钱。

乙　抢着给。

甲　他不掏钱。

乙　他干什么呀？

甲　他漱口。

乙　这会儿他漱口？

甲　早也不漱口，晚也不漱口，单等这节骨眼上漱口。

乙　噢！

甲　人家掏钱，他把漱口水操过来啦。

乙　干么呀？

甲　（做漱口动作）“嗯！……”

乙　漱口？

甲　漱口。

乙　嗯！

甲　人家那儿掏钱，他跟人家比划。

乙　怎么比划？

甲　“嗯……嗯……嗯……”（用手比划）

乙　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甲　这是说话哪。

乙　哟！这是说什么哪？

甲　说：“咱们吃的这个饭钱你呀别给，你呀也别给，这个饭钱我呀……”

乙　噢，他给啦。

甲　他也不给！

乙　那这钱谁给哪？

甲　都不给，那就柜上候吧！

乙　柜上认识他吗？

甲　这几位把钱给完啦，给了十块。“少点呀！”“不少，谢谢您啦。七角小柜！”“谢！——”

乙　喊完走啦。

甲　他漱口水也吐啦。

乙　噢！

甲 （吐水）“你怎么又给啦？”

乙 怎么又给啦？

甲 可不人家又给啦，吃完饭他那儿漱口，人家还不给！

乙 对呀！

甲 噢！吃完饭都跟他学？

乙 不掏钱。

甲 全不掏钱？都站在那儿漱口，四位吃完了，全都站在那儿：（学漱口）“噢……”跑堂的一看，这干么呀？

乙 干么呀？

甲 这是练功夫哪怎么着！

乙 哟！有练这功夫的吗？

甲 这好看吗？

乙 不受瞧！

甲 人家给完钱，他还有理哪！

乙 有什么理？

甲 他还问人家哪！

乙 怎么问？

甲 “兄弟！”

乙 啊？

甲 “谁给的钱？”这位说：“我给的。”

乙 对呀！

甲 “你不对呀！”

乙 嗯？

甲 给钱的这位一听，我怎么这么倒霉哪。

乙 说是啊！

甲　“我把钱给完啦，我怎么还不对呢？”“你觉着你给完钱你有理啦？噢！这十块钱应该我给，干么你又给啦？你说，你认打认罚？”

乙　啊？

甲　你说请客这位多倒霉。

乙　真倒霉！

甲　这位说：“大哥！我认打怎么着？”“认打，我揍你一顿！”“我认罚哪？”“认罚，晚上在这儿再罚你一顿！”

乙　怎么？

甲　好！吃人家一顿，又罚人家一顿！

乙　里外里两顿。

甲　你说这叫什么人？

乙　真机灵啊。

甲　好嘛！头一回吃饭漱口，行！

乙　混过去啦！

甲　第二回漱口，还行！

乙　糊弄过去啦！

甲　第三回……

乙　啊？

甲　人家也明白啦。

乙　谁也不傻。

甲　下回吃饭人家不找他啦。

乙　噢！躲着他啦！

甲　你猜怎么着？

乙　啊。

甲　你不是不找他吗？

乙　是啊！

甲　他会找你。

乙　你哪儿找去？

甲　这几位常上哪儿去他都知道。

乙　他怎么办呢？

甲　他老早起来，到胡同口等着去。

乙　那白等。

甲　那几位今天出门。大伙一瞧，没他。这位说啦："没他，今儿我请客。""好，走吧！"

乙　行啦，这回没他啦。

甲　刚一进胡同，他从里边钻出来啦："哪儿去？"

乙　怎么办？

甲　"我们没事儿！我们吃电影去！""吃电影？象话吗？我知道你们吃饭去。连吃你们三顿没掏钱，你们就躲着我。你们交朋友不地道。今儿个跟我走，我请客。我要不请客我是王八蛋，你们要不扰我，你们是骂我八辈儿祖宗！"

乙　嗬！真心请客，走吧！

甲　走吧！谁去谁倒霉。他心眼儿可多啦！哪个馆子大，他带到哪个馆子。一进门伙计过来招待："几位楼上请！""楼上二号！"这几位往那儿一坐，他头一个叫菜。告诉伙计："三、四块钱一个的菜来它十个；酒，来白酒，啤酒，白兰地！饭菜一块上！去吧！"

乙 嗬！这一顿可解馋，大吃一顿！

甲 有两位真高兴："这一顿不赖！"有一位害怕，心里的话："他有钱吗？……吃完再说呗！"

乙 那可不吃完再说吧。

甲 每天他吃饭不喝酒，今天连吃带喝！三杯白兰地一入肚，再一瞧他那模样，脑袋都绿啦，哈拉子也流下来啦，舌头也短啦，拿镜子一照，都不认得自个儿啦。

乙 怎么啦？

甲 怎么啦？都脱相啦！一边喝一边还说哪："我告诉你们！我连吃你们三顿饭，你们就躲着我，交朋友都让我伤心啦！吃饭不给钱！你们打听打听，我是那种人吗？"

乙 他哪？

甲 他是那种人。"我告诉你们，今儿这顿饭我请客。我怕你们给钱，一进门就存了五十块！"

乙 嗬！

甲 这位一听存五十块，赶紧把跑堂的叫来："我们那位是在你们柜上存五十块吗？"跑堂的说："我不知道，我给问问去！"咚咚咚跑楼下问帐房先生："楼上那四位是在您这存五十块吗？"先生说："啊？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在工作当中别闹着玩儿！""人家客人叫问的！""来！我查查帐。"把帐本子拿过来翻了足有八遍。

乙 有吗？

甲 他根本没存，哪儿能有。先生说："你赶紧上楼上问问，可能记错了吧？"跑堂的到楼上："您哪位存五十

块钱？”这会儿他站起来，晃晃悠悠地：“我在你们这儿存五十块！”跑堂的说：“您记错了吧？”“没有！那哪儿能错！我这五十块没有啦？”“您交给谁啦？”“我交给你啦！”跑堂的一愣：“哟！您多会交给我的？”这时他上去“啪”就给人家一个大嘴巴。

乙　打上啦！

甲　这一巴掌没打上别人，再找他没影啦！

乙　哪儿去啦？

甲　桌子底下去啦！

乙　溜掉啦！

甲　这几位一瞧，又倒霉一顿。

乙　这主意真高！

甲　气得那几位，饭也不吃啦，酒也不喝啦。“行，我算认识他啦！不信你看他兜里，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他真有办法！”“算帐，多少钱我给！”伙计一算帐：四十八块五。

乙　怎么那么多？

甲　光菜钱就四十块！“行啦，下回我再跟他出门，我是他孙子！你们两位把他架下来！伙计，找辆三轮去！”

乙　雇车干吗？

甲　给他老人家送家去。二位往下架他，他还不老实哪：“你别管我，跟他没完，明儿我非给他封门！”

乙　嚯！他那么大势力！

甲　到门口把三轮叫过来。三轮车夫问：“哪儿去？”“××胡同，××号。多少钱？”“您给四角吧！”“我给

一块。”“您干嘛给一块哪？”“多给你六角。我们这位喝醉啦，道上你小心点儿，别摔了他。给你一块！”这工夫让他看见啦：“您别管，跟他没完。”“别没完啦！上车！蹬走！”

乙　行啦，这回走啦。

甲　他在车上直回头，还没完哪！

乙　还不算完？

甲　不是没完，是看看那儿位拐弯没有。

乙　要拐弯了哪？

甲　看不见那儿位啦，他乐啦。他这一乐不要紧，把蹬三轮的吓了一跳。

乙　怎么？

甲　蹬三轮的不知道，他在车上噗哧一笑，把蹬三轮的吓一跳：“哟！您怎么啦？”“站住！”“您不是回家吗？”“啊！我回家？我家在云南，你给我拉云南去吧！”“那哪儿行！”说着下了车：“给你多少钱？”“给我一块。”“哎哟！你要造反！从那儿到这儿你要一块？”“那怎办呢？”“给我弄八角！你拿两角吧！”

乙　嗬！在这拐八角！

甲　足吃一顿饭没给钱，还拐八角走！你说这是什么朋友？这人能交吗？

乙　不能交！

甲　吓得那儿位连门儿都不敢出啦！

乙　这回他没主意啦。

甲　他还有主意！他上家找你去。

乙　噢！
甲　这几位在哪儿住他都知道？
乙　知道。
甲　好嘛，到你门口他不进门。
乙　干么呀？
甲　他先瞧烟筒。
乙　瞧烟筒？
甲　烟筒冒烟正冲，他不进去。
乙　干么呀？
甲　里边做饭哪！
乙　噢！
甲　他等多会儿烟筒一冒白烟儿，他进去了。
乙　干么呀？
甲　饭熟啦！
乙　嘿！他真有研究！
甲　到门口一瞧，烟筒冒黑烟，他玩去啦！
乙　玩去啦！
甲　转了三圈，回来一瞧，这烟筒冒白烟啦，里边饭也焖好啦，菜也炒得啦，拿起筷子刚要吃，他一推门进去啦。
乙　进去啦！
甲　“哟嗬！巧哇！”
乙　巧！
甲　能不巧吗？
乙　怎么？
甲　他在门口站四个钟头了。

乙　哎哟！他等一早晨啦！

甲　这吃饭没有不让人的。

乙　都让让。

甲　“大哥来啦，一块吃吧！”“哎，不客气。”吃一顿。象那下回就别去啦，下回再去人家不真让，假让。

乙　什么叫真让呀！

甲　这位一瞧：“哎哟！大哥来啦！上炕吃点吧！”“不，不，我不吃！”“看你这是干什么？”“不，不，我偏过啦！”“哎！你这是干吗？来，坐这儿吃得啦！”这叫真让。

乙　噢，让你。

甲　第二天人家假让。

乙　噢，假让。

甲　这假让听得出来。

乙　您学学！

甲　他一进门，人家这位就说啦：“大哥来啦！哈哈！您吃啦吧？”

乙　哎！这可坏啦，干儿到这儿啦！

甲　瞧这话多损哪！“您吃啦吧？”就你再机灵，冷不丁的，你也回答不上这句话！

乙　没词！

甲　好！这位回答得非常恰当。

乙　怎么回答的？

甲　“啊！大哥您吃啦吧？”“啊！我不忙！”

乙　噢，他不忙！

甲　哎，他不忙！

乙　他这意思是……

甲　这意思是我待会儿再吃！

乙　嗬！好。

甲　待会儿，拿个碗又一顿。

乙　噢！

甲　他走啦，这位一琢磨："哎哟！"

乙　憋气！

甲　"有点儿意思！"

乙　说是哪！

甲　"假让他也吃我一顿，看他明儿还来不来？"

乙　不能来了！

甲　第二天他又去啦！

乙　又去啦！

甲　又这个时候，到那儿一拉门儿："哟嗬，巧哇！"

乙　巧！

甲　这位……

乙　言语啦？

甲　没理他。

乙　没理他？

甲　这位也损点儿。

乙　怎么？

甲　端着饭碗，拿着筷子瞅他乐。

乙　瞧他乐？

甲　"哈！哈哈！哈哈哈……"

乙　这是乐呢吗？

甲　这个！这比骂街还难受哪！

乙　哎哟！不好听。

甲　不理他。

乙　啊！

甲　你不是不理他吗？

乙　是呀。

甲　他会理你。

乙　他怎么理？

甲　站那儿他冲你“搭咕”。

乙　说什么呀？

甲　“兄弟！”

乙　啊？

甲　“乐什么？哈哈！这米还挺白呀！多钱一斤买的？”把那位都气糊涂啦：“一毛二！”

乙　一毛二？

甲　“别闹啦！”

乙　啊？

甲　“我昨天买的一毛六，也没这米白。大半这米訾啦吧？”“废话！买米买訾的？不訾！”“没的话！不訾有味儿？訾啦！”“要不信，你尝尝！”

乙　啊？

甲　他尝尝！好，拿起碗来就吃：（含饭说话）“嗯，你还别说……”

乙　怎么这味呀？

甲　那饭在嘴里还没咽哪！

乙　噢！还含着哪！

甲　"嗯，这米是没警。没警是没警，这饭焖的有毛病。""什么毛病？""太淡啦！""你光吃饭还不淡吗？""再来点儿菜！"

乙　怎么的？

甲　又一顿。

乙　好嘛！

甲　又对付人家一顿。

乙　真机灵。

甲　他真有两下子。把这位气坏啦。这位心里话："看他明儿还来不！"

乙　不能来啦！

甲　"明儿个再来，我再让他吃上，就算我赞成他一辈子。"

乙　对！

甲　象那个第二天你就别去啦！

乙　别去啦。

甲　又去啦！

乙　又去啦？

甲　到门口一拉门儿："哎呀！巧哇！"

乙　真气人！

甲　你猜这位说什么？

乙　说什么？

甲　"啊！是巧哇！你天天这时候来吗？大哥，对不起！今

天这饭我焖少啦，我不让你啦！”

乙　完啦！这话多厉害，没台阶儿。

甲　“我不让你啦！”你猜他说什么？

乙　说什么？

甲　“不让我啦！咱们是这个交情吗？噢！不让我，我就不吃啦？哎，弟妹拿碗！”

乙　嗯！

甲　他又一顿！

乙　又一顿！

歪批三国

王志民　述

甲　说相声的谈今论古，《三国演义》、《东西汉》、《红楼》、《聊斋》、《水浒传》，什么书都看。

乙　要提起三国，我可知道的最彻底。

甲　你对三国有研究？请问你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谁最有能耐？

乙　能耐最大的就是诸葛亮。

甲　诸葛亮有何能耐？

乙　诸葛亮仰面知天文，俯察知地理，明阴阳，懂八卦，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危坐，自比管仲、乐毅；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就知三分天下。诸葛亮乃一国军师，可称起世之奇才！三国里就数诸葛亮能耐。

甲　诸葛亮要是能耐大，七星灯借寿怎么会死到司马懿手里呢？

乙　这个……那就是司马懿能耐。

甲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乙　司马懿乃是领兵大元帅，统带千军万马，执掌生杀之权，攻、杀、战、守，抽、撤、盘、还，无一不晓。就拿取街亭说吧，不用自己去，派张郃一战成功。司马懿

多有能耐！

甲　司马懿要有能耐，得了街亭，怎么还叫赵云追得满街乱跑？

乙　那么这一说是赵云有能耐。

甲　赵云有什么能耐？

乙　赵云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长坂坡前一场大战，单枪独马，敌住曹操八十三万人马，闯出重围，救出阿斗。那是多大的能耐！

甲　赵云要有能耐，到了当阳桥，为什么还让张飞给断路哪？

乙　那就是张飞有能耐。

甲　张飞要有能耐，虎牢关战吕布，怎么哥儿仨打人家一个？

乙　那是吕布有能耐。

甲　吕布要是有能耐，白门楼怎么会死在曹操手里？

乙　那是曹操有能耐。

甲　曹操有能耐，火烧战船，怎么把胡子都烧没啦？

乙　要照你这么说……

甲　谁有能耐？

乙　你有能耐。

甲　我有什么能耐？

乙　你把我问住了，还没有能耐吗？

甲　你就知道看人家优点，你不知道人家的缺点。

乙　缺点我也知道，就是不说。

甲　为什么？

乙　得罪那个人干什么？

甲　你说这话不对，做事情要站稳立场，优点应该提出表

扬，缺点应该提出批评。

乙　噢，优点提出表扬，缺点提出批评，话虽然很对，可是我上哪找诸葛亮去呀？

甲　我没让你找诸葛亮，我是说事情应该这样做。如此看来，你对《三国演义》还是没什么研究。请问你《三国演义》是谁作的？

乙　罗贯中。

甲　什么人批过？

乙　有好几位哪，金批——金圣叹；御批——四帝乾隆；毛批——毛宗岗。

甲　还有。

乙　还有什么？

甲　还有×（以演员姓为代表）批！

乙　什么×批？是古人吗？

甲　不，是今人。

乙　姓什么叫什么？

甲　×××。

乙　噢，就是你呀！

甲　对啦！

乙　金批，御批，毛批我全看过，您这×批我可没看见过。

甲　可以买一本看看。

乙　新华书店有吗？

甲　不好买。

乙　缺货？

甲　不，还没出版哪。

乙　废话！没出版说它干什么！

甲　我这可不敢说是批《三国》。

乙　是什么？

甲　我这叫与读者共同讨论。

乙　怎么？

甲　你也爱看《三国》，我也爱看《三国》，我们在《三国》里头提出点问题，互相研究研究，讨论讨论。

乙　那好哇！《三国》里头有不知道的，你就问我。

甲　噢！你都知道？我问你为什么叫《三国》？

乙　北魏，西蜀，东吴，此为三国。

甲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哪？

乙　那个……他们都没成事。

甲　三分归一统，为什么不叫一国？

乙　那不是以后吗？我说的不对吗？那你说为什么叫三国？

甲　《三国》里带“三”的节目多，故此叫三国。

乙　全有什么哪？

甲　拿过来《三国》您看，头本第一回那个目录里头就有个三字。

乙　有什么？

甲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没有？

乙　有啊！还有什么？

甲　最后一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有三没有？

乙　就两个三呀？

甲　还有哪：“虎牢关三战吕布”、“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刘玄德三顾茅庐”、“陶公祖三让徐州”、“荆州城

公子三求计”、“袁曹各起马步三军”、“三江口曹操持兵”、“定三分隆中决策”、“三江口周瑜纵火”、“诸葛亮智取三城”、“三气周瑜”、“三擒孟获”……

乙　七擒孟获！

甲　三擒！

乙　怎么是三擒哪？

甲　先有三擒，然后才有七擒，你得经过三擒，才能到七擒哪，不能由二擒就蹦到四上去！

乙　噢！这么个三擒哪？还有什么？

甲　三出祁山。

乙　六出祁山！

甲　二三如六。

乙　小九九哇！

甲　三伐中原。

乙　哎，九伐中原！

甲
乙　三三见九。

乙　我就知道嘛。

甲　这是明三，《三国》里还有暗三。

乙　什么叫暗三？

甲　《三国》里有三妻，三不明，三不知去向，三头驴，三张断三桥，文官三丑，武将三俊，三个不知道，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乙　你说这是什么呀？这么乱！你说这话我好有一比。

甲　比从何来？

乙　蛤蟆跳井——

甲　怎么讲？

乙　不懂（扑通）。

甲　不懂不要紧，我可以给你讲。

乙　我先问你什么叫三妻？

甲　妻是夫妻的妻。头一个是猎户刘安杀妻供主。

乙　第二个？

甲　刘备抛妻。刘备要不抛妻没有《回荆州》。

乙　第三个？

甲　吕布贪妻。吕布要不贪妻，没有《白门楼》。

乙　什么叫三不明？

甲　《三国》里有三个人，他们的姓名不明。

乙　头一个？

甲　是有姓无名。

乙　谁？

甲　乔阁老。

乙　噢，东吴的，他不是姓乔名阁老吗？

甲　不对，阁老是皇亲，说白话就是老丈人，他就是有姓没名。

乙　有名。

甲　叫什么？

乙　乔玄。

甲　你是在《三国》里头看到的？

乙　不是。

甲　哪儿学来的？

乙　听戏听来的。《甘露寺》里头有。

甲　我早就知道你听戏听来的。

乙　怎么？

甲　唱戏到台口要报名，就是介绍剧中人物。不能报乔阁老，阁老是老丈人。光报姓不报名也不好听，“老夫，乔……”乔什么呀？因此戏剧演员给他编出个名字叫乔玄。

乙　他为什么叫乔玄哪？

甲　《三国》原文上没有，历史纲鉴上查不着，这个名字还在那悬（玄）着哪。

乙　噢，这么个乔玄哪。第二个是谁？

甲　第二个有名无姓——貂蝉。

乙　哎，貂蝉有姓。

甲　姓什么？

乙　姓貂名蝉。

甲　不对，她是王司徒的一个歌姬，原文上没姓，就叫貂蝉，是有名无姓。

乙　第三个是谁？

甲　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乙　什么人？

甲　就是“张翼德怒鞭督邮”，这个督邮无名无姓。

乙　哎！那不是姓督名邮吗？

甲　不对，督邮是当时的官衔，就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长。督邮是无姓无名，他刚一露头没等报名，就叫张飞给打回去了。以后再不提他了。我看这个人就是为挨打而来的。

乙　噢，这是三不明。什么叫三不知去向呢？

甲　对，有三不知去向，貂蝉不知去向，徐庶不知去向，督

邮被打完了可也不知去向。

乙　啊，还有什么三头驴？

甲　对，《三国》里头有三头驴。

乙　头一头？

甲　吕伯奢骑驴沽酒。

乙　哎，不错，有。第二头？

甲　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有一头驴。

乙　他哪有驴呀？

甲　有啊，在三顾茅庐的时候，不是黄承彦骑驴过小桥吗！有一首《梁父吟》，那里就有一头驴。

乙　在哪有？

甲　我念念你听："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这里边不是有头驴吗？

乙　第三头？

甲　诸葛亮有个哥哥诸葛瑾……

乙　对！东吴的谋士，号叫子瑜。

甲　他长的是什么相貌？

乙　他长的是驴脸。

甲　哎，长脸膛，大下巴，长得跟驴一样。哎，他，他，他就算一头驴。

乙　啊！拿人比驴，这什么话呀！

甲　哎！他是有一头驴。有一天东吴的孙权大宴群臣，内中就有诸葛子瑜，他带他的儿子去的。他儿子叫诸葛恪，那年才七岁，一块去了。在赴宴的时候，文武百官跟诸

葛子瑜开玩笑，一看他那脸长得跟驴脸似的，就拉过来一头驴，在那驴脑门上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大家一看哄堂大笑。你说诸葛子瑜急又不能急，这是开玩笑；不急吧，当众受辱。正在难受的时候，他儿子诸葛恪一看，他爸爸面红耳赤，小孩子有办法，拿起笔在驴头上那四个字底下又添了两个字。

乙　什么字？

甲　"之驴"。这样一念就好听了："诸葛子瑜之驴"，言其这头驴是他们家的。吃完喝完了，还把这头驴拉他们家去啦。

乙　噢，这是三头驴。那三张断三桥哪？

甲　第一，张飞喝断当阳桥。

乙　二？

甲　张任断过金雁桥。

乙　三？

甲　威镇逍遥津，张辽断过小石桥。

乙　文官三丑？

甲　夏侯敦是猴相，诸葛瑾是驴相，庞统是七孔朝天，这是文官三丑。

乙　武将三俊哪？

甲　吕布、赵云、周瑜，这是武将三俊。

乙　还有什么？

甲　还有三个不知道，问谁谁也不知道。

乙　你不知道问我呀，我全知道。

甲　你知道？我问你：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乙　不知道。

甲 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乙 不知道。

甲 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乙 也不知道。

甲 哎，这就是三不知道。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

乙 那你知道吗？

甲 我当然知道啦。

乙 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 姓纪。

乙 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 姓何。

乙 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 姓吴。

乙 《三国》原文没有哇！

甲 有，周瑜在临死的时候，仰面长叹，说了一句。

乙 说什么？

甲 说："既（纪）生瑜而何生亮？"这就是说：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乙 哎，不对，人家是说既然生周瑜何必再生诸葛亮！

甲 我就这么体会！

乙 好，那张飞他姥姥家为什么姓吴哪？

甲 你没看老太太管小孩，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你这个孩子，总出去惹祸！真是无（吴）事（氏）生非（飞）！"这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乙 噢，这么讲啊，象话吗！还有什么？

甲　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乙　第一个？
甲　刘备卖过草鞋。
乙　不错，织席贩履嘛！第二个？
甲　张飞卖肉。
乙　对，屠户出身嘛。第三个？
甲　你没听明白吗？刘备卖草鞋。
乙　唉！我问你第三个？
甲　啊！是啊！张飞卖肉。
乙　哎！你等一等。第一个是刘备卖草鞋，第二个是张飞卖肉，这第三个哪？
甲　啊，有啊，你别着急呀！
乙　第三个？
甲　第三个……哎，赵云……
乙　赵云卖什么呀？
甲　赵云卖粘糕嘛！
乙　赵云多会卖粘糕？
甲　你看过《天水关》这出戏吗？
乙　看过呀！
甲　《天水关》这出戏，姜维在校场一传令，那几句“流水板”，就把赵云卖粘糕给唱出来啦。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卖）年（粘）高（糕）。”他老卖粘糕！
乙　去你的吧！

白 字 会

白万铭 述

乙 这回说一段相声。

甲 你们这相声演员文化程度都很高吧？

乙 过去我是文盲，一字不识。解放后，我们艺人都上识字班，学文化，现在是小学程度。

甲 好！您是个文艺工作者，应该虚心学习文化。这样对于宣传工作才能有更多的贡献。过去在旧社会，人不识字，真是睁眼的瞎子。在旧社会里有这么三种人：一种是真识字的；一种是多少识几个字的半文盲；一种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就拿咱们说相声的×××说吧，他就是半文盲，跟他一块儿出去，笑话多啦。

乙 什么笑话？

甲 那天走到街上一个鲜货铺门口，他拉着我说："哎！你看，糖炒票子三角钱一斤。"

乙 什么是糖炒票子？

甲 我一看，原来那个鲜货铺门口挂着牌子，上写："糖炒栗子三角一斤"，叫他一念，把"栗子"给念成"票子"啦。谁家糖炒钞票哇？叫人多可笑。

乙 是可笑。

甲　你看这不识字的多困难。

乙　看起来不识字真是困难。

甲　识字好。

乙　对啦。

甲　还有笑话哪。

乙　还有什么笑话？

甲　有这么哥俩，认识几个字马马虎虎的，有一天出外游玩，走到一座庙前，见廟门上写着“文廟”二字，哥哥说：“嘿！兄弟你看这个‘文朝’写得多好。”兄弟一听说：“哪是文朝，那是丈廟，”二人正在抬扛，由廟里出来一个和尚，哥哥上前去问：“大师傅，我说这两个字念‘文朝’对不对?”兄弟说：“他说的不对，那念‘丈廟’。”俩人都说完啦，老和尚笑了笑，说：“没工夫给你们分辨是文朝是丈廟，我得赶紧给我师傅打齊去哪！”和尚挎着个白布兜，兜上有两个字：“打齋”。这哥俩一听，就问：“人家都说打齋，你怎么说打齊？”和尚说：“我给我的师傅打二十多年齊啦。”三个人正在口角，从庙里出来一个教书先生，这三人一看是教书老师，就说：“别争吵啦，咱们问老师吧，究竟谁对谁不对。”哥哥上前说：“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廟，最可气和尚打齋不说打齋说打齊。您是教书先生，您给我们评评到底谁对？”先生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谁对谁不对，我去拿字曲来查查。”这哥俩说：“哎！那明明是字典，老师怎么念字曲？您这么教书得误人多少子弟？不行！咱们四个人得打官司去，弄清到底谁对谁不对。”四个人到了

县衙门，一打堂鼓，老爷一听打堂鼓必有人告状，即刻升堂。老爷说："把击鼓人带上堂来！"接着把四个人带上来啦。老爷一看也不带打官司样，其中还有一个和尚。老爷大堂挂有一块牌匾，是老百姓给前任县太爷送的，上写仨字："赛东坡"。老爷问明四个人的来意，大哥说："我们走到那儿，看见两个字，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廟，大师傅出来，打齋不念打齋，念打齊。我们三个想问问老师，叫老师给我们评评谁对谁不对，老师也不认识，不认识还不算，还要去查查字曲，字典硬念字曲，他这么教书不知要误人多少子弟。"老爷这里一听，说："好吧，我给你们说四句诗，正好一人一句，你们回家去一研究就知道啦。"

乙　县太爷作的什么诗？

甲　县太爷指着四个人说：

"文朝丈廟两差异，
和尚不该说打齊，
哪有先生查字曲，
抬头看看赛东皮。"

乙　他也错啦！

朱 夫 子

佟雨田、王志民演出本
田 维 整理

甲 一个人若是有学问，冷眼一打量就能瞧得出来。

乙 是吗？

甲 您看我这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象不象胸藏锦绣，口吐珠玑？

乙 胸藏锦绣，口吐珠玑，你倒不象。

甲 我象——

乙 满肚子大粪，胡吹牛皮！

甲 嗐！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乙 有你这么吹牛的吗！一个说相声的，有什么学问？不过是一点“记、问”之学。

甲 那是你们。我真念过书。我们那会儿，念的还是私塾呢。

乙 您在私塾念了几年？

甲 六年。

乙 不算少，够用的了。

甲 说六年不够六年，我闹了五年病。

乙 念一年。

甲　说一年不够一年，我请了十一个月假。

乙　才念一个月呀！

甲　说一个月不够一个月，我逃了二十九天学。

乙　就念一天呀！

甲　那个月还是小尽。

乙　走！合着你一天书没念过。

甲　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捐馆教过私塾。

乙　蒙事啊！

甲　不管怎么说，我非教不可。

乙　为啥呢？

甲　气的。

乙　气的？怎么回事儿？

甲　我哥哥是个穷秀才，学问底子挺厚，在村里教私塾。我没结婚那阵儿，住在哥哥家里，夏锄秋收打短工，农闲就跟哥哥学几个字儿。

乙　是啊。

甲　离我们村三十里，有个苟家庄。庄上有户大财主，老员外叫苟轼。他人性臭，大家伙儿都管他叫狗屎。

乙　这名字不怎么样！

甲　有年冬天，狗屎打发人把我哥哥请去了："久闻先生大名，过年就不要在村里教私塾了，请到敝庄教诲我的两个犬子，如能使他俩功成名就，我决不忘先生的大恩呀大德！"

乙　"台"！你要开戏呀！

甲　狗屎说得很好："我亏待不了先生。一年束修五十块现

大洋，三餐顿顿两个碟子两个碗儿。”

乙　待遇满不错。

甲　狗屎又说了：“咱们丑话说在头里，得有几个条件。”

乙　都有什么条件？

甲　“一、必须教满一年，不许中途辞馆，不准托故请假，否则，一个子儿不给；二、年终我摆宴送行，席间考先生几个字儿，认识，束修加倍，不认识，还是一个子儿不给。”

乙　这条件够厉害的了。

甲　我哥哥不怕。他想：我没病没灾，教满一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再说，狗屎一家三辈子没有念书人，他能考出什么出奇的字儿来？我《康熙字典》都背烂了，还能不认识他那几个字儿？行，年终过了考字关，束修可就从现大洋五十块变成一百块了。

乙　太好了！

甲　转年，我哥哥高高兴兴地去了。两个孩子拜了师，我哥哥劝勉了几句。散了午学，开上饭来，我哥哥一看……

乙　这个乐呀！

甲　这个骂呀！

乙　骂……不是两个碟子两个碗儿吗？

甲　那倒是。一碟黄洋洋的……

乙　熘肉段。

甲　酱腌大萝卜。那一碟红扑扑的……

乙　樱桃肉。

甲　盐腌胡萝卜。

乙　好么！两碟咸萝卜。

甲　再看那两碗儿，黄澄澄的……

乙　油焖鸡。

甲　小米粥啊！

乙　嗐！

甲　我哥哥心里说：狗屎啊，狗屎，我五十多岁的人了，你给我咸萝卜就小米粥吃，你够损的了！

乙　若不怎么叫"狗屎"呢？

甲　他又一想，也许头一顿来不及准备，下晚饭菜一定错不了。

乙　下晚换饭菜了？

甲　外甥打灯笼——照旧。这么说吧，上顿咸萝卜小米粥，下顿小米粥咸萝卜，一连半拉月没换样儿。吃得我哥哥一天小便七十六次，嗓子眼儿捯齁都快变蝙蝠了。

乙　是够受的！趁早别干了。

甲　别干了？中途辞馆，一个子儿不给，白教半拉月。多憋气呀！

乙　是憋气。

甲　硬挺吧。没过了两天，狗屎又来事儿了。

乙　什么事儿？

甲　"先生，您的功课挺紧，孩子也学得挺来劲儿，时间可就显着不太够用的了。这么办吧，打从今儿起，咱们加开夜课得了？"

乙　小米粥咸萝卜还开夜课呀？

甲　我哥哥也这么想啊。他说："咱们的条件上可没有夜

课。再说，我这嗓子也受不了。”

乙　嗓子怎么了？

甲　都齁哑了！

乙　好嘛！

甲　狗屎说：“别呀。我知道，这几天伙食不好。这么办，明天您加开夜课，咱每餐给您多加两碟菜。”

乙　那就四个碟子两个碗儿了。

甲　我哥哥也是吃咸萝卜吃怕了，盼着换样淡点儿的菜。狗屎答应加两碟菜，他也就同意开夜课了。第二天开饭，还真是四个碟子：一碟酱腌大萝卜，一碟盐腌胡萝卜，一碟盐面儿蘸萝卜，一碟酱油泡萝卜。

乙　萝……噢，加的两碟还是萝卜啊？

甲　可不。我哥哥这个气呀。好，咸萝卜我也不让你省下！他一狠心，四个碟子都呛空了。

乙　跟咸菜对命啊！

甲　吃完这顿饭，我哥哥连齁喽带喘也上不来气儿了。

乙　都齁坏了。快请假休息儿天吧。

甲　休息？托故休假，一个子儿不给。就哑着脖子对付教吧！

乙　这狗屎也太厉害了。

甲　年底拿钱的时候，狗屎就更厉害了。这天过晌，说是给我哥哥送行。我哥哥走进上房，看那八仙桌上……

乙　摆满了酒菜。

甲　连个水碗也没有啊。

乙　怎么？

甲　狗屎说了："咱们是先考字后开席。"他一指柜盖："看见没有？那里摞着一百块现大洋，您认识我考的字儿，全归你了。酒宴之后，明早晨套车送先生回家。你若不认识我考的字儿，这一年白教，我可是一个子儿不给。"

乙　当初就是这么讲的。

甲　狗屎在纸上写了一个挺大的"门"字。他问我哥哥："这门字里边搁一个人字念什么？"

乙　念闪啊。

甲　"错了。"

乙　错了？你说念什么？

甲　"念过。"

乙　怎么念过呢？

甲　"那么大个门，一点遮挡都没有，一个人走道儿还用得着躲躲闪闪啊？出来进去你就随便过吧！"

乙　没听说过！

甲　"再考你第二个字：这门字里边搁两个人字念什么？"

乙　念……没见过这个字。

甲　"不认识吧？"

乙　不认识。

甲　"告诉你，这个字才念闪。"

乙　为啥？

甲　"有道理呀。门里边的人要出去，门外边的人要进来，俩人同时走到门口儿了，这个往左一闪，那个往右一闪，都过去了。这不念闪吗？"

乙　我听着都新鲜！

甲　“再考你第三个字：门字里边搁三个人字念什么？”

乙　念……还是不认识。

甲　“告诉你：这个字念堵，三个人一块儿过门口儿，这个往左一闪，那个往右一闪，第三位想从当间儿挤过去，您想啊，房门再大也容不下三个人呀，‘嘭’！都挤一块儿了。这不把门给堵住了吗？”

乙　好嘛！

甲　“再考你第四个字：这门里边……”

甲乙　（同说）搁四个“人”字念什么？

乙　倒霉就倒在这门里搁人上了！干脆你说念什么吧？

甲　“念撞。四个人一块儿过门口儿，这个往左一闪，那个往右一闪，第三位往当间儿一堵，对面又来了一位，‘梆’！跟当间儿这位撞脑门儿了。这不念撞吗？”

乙　难为他怎么琢磨来着！

甲　我哥哥不认识他这四个字，狗屎可逮着理了：“好啊！我考你四个眼面前的字儿，你一个全不认识，就你这学问也敢来教书，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得了，一年白教，我一个子儿也不给！送行宴你也没脸吃了，明早晨我也不套车送了，你现在就给我走吧！”就这么着，愣把我哥哥给撵出来了。

乙　狗屎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

甲　我哥哥白干一年，一个子儿也没捞着，还挨了一顿臭骂，回家就气病了。

乙　是真可气！

甲　我说："哥哥，您别生气，明年我去！"

乙　你要去？

甲　我哥哥说："你可别去，我这学问都教不了，你更不行了。"

乙　是啊。

甲　不，狗屎那儿的学生，就我这学问才能教。第二年我去了，一谈，待遇跟我哥哥一样。

乙　顿顿咸萝卜小米粥。

甲　留着他那咸萝卜小米粥吧！他得给换饭。

乙　他换吗？

甲　咱有主意呀，我让学生跟我一块儿在书房里吃，狗屎怕他儿子齁着，就得换样儿，我也就跟着借光儿了。

乙　孩子干吗？

甲　我会变戏法，头一天见面，就来了一手仙人摘豆，把俩孩子都看呆了。我说："以后咱们天天变戏法，不能在念书的时候变，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变。你们不跟我一块儿在书房里吃饭，可就看不着了。"俩孩子回上房就闹，狗屎只好答应。等到开上午饭一看——

乙　换了？

甲　六碟咸菜六碗小米粥！

乙　没好使唤啊！

甲　好办。孩子吃完咸菜，我就鼓动他们多喝水，每人喝了四十八碗。

乙　灌大肚啊！

甲　晚上好了，俩孩子一块儿往炕上尿。尿透了两层褥子，

连炕毡都象水捞的似的。

乙 发河了。

甲 狗屎老婆把他骂了个死去活来。这小子还真怕老婆，第二天就把饭给换了。我也跟着借光，扔了咸菜碟，稀粥碗，吃上馒头、炒肉了。狗屎一门儿哀告我："先生，我把饭可换了，您千万别再鼓动孩子喝四十八碗白水了。"

乙 好嘛！

甲 换饭了，咱就开课。俩学生拿着《三字经》过来了，让我给上书。我指着第一行，告诉他们："这念'人之初'，回去背去。"

乙 就一句呀？

甲 背会了这句再教下句。俩学生一会儿就背下来了。我一看，不行，照这么教下去，我认识这几个字也混不了一年啊。

乙 那怎么办？

甲 有办法。"第一句念'人之初'，这第二句？初，初——出门在外！"

乙 啊？

甲 俩学生说："不对呀，头年那先生教我们念'性本善'。"

乙 本来就念"性本善"嘛！

甲 "什么？头年那先生连你爸爸考他那四个字都不认识，他教的能对吗？听我的，没错！"

乙 还没错啊！

甲 俩学生又问了："这念'出门在外'？哎，先生，三个字

怎么读四个音啊？”

乙 问得对呀，为什么仨字读四个音啊？

甲 “是啊，这音是音，字是字，仨字读四个音有什么稀奇，还有仨字读五个音的呢！”

乙 外国话呀！

甲 好好学，别捣乱！“人之初，出门在外，外边有狗，狗屎没人踩，采野菜，菜是咸的……”

乙 怎么是咸的？

甲 它不是腌萝卜吗？

乙 这也有啊？

甲 有！“菜是咸的，地里产粮，凉了再热，热了打扇，善——性本善！”

乙 才到这儿！

甲 这一套，俩学生背了五天。可下子背会了，又来找我上书。我问他俩：“你们这两句会背了吗？”

乙 会背了。

甲 会倒着背吗？

乙 倒……不会。

甲 回去，练习倒着背。

乙 嚯！

甲 俩学生又背了半个月，愣没背下来。

乙 这叫什么学问啊！

甲 狗屎不放心，趴在窗外听学生一背书，他乐了：这先生真有学问，书里还有我的外号“狗屎”呢。

乙 还有咸萝卜呢！

甲　两个月过去，狗屎又要开夜课了。

乙　开吧。

甲　开什么？不光不开夜课，还得让他放假。我问狗屎："你知道孩子为啥尿炕吗？"

乙　让四十八碗白水催的。

甲　"不对，那是得罪龙王爷了。那天是龙王爷生日，你硬让孩子念书，还不尿炕啊？"

乙　怎么办？

甲　"放假。不光龙王爷生日得放假，火神爷生日也得放假，不价，你们家着大火！"

乙　快放假。

甲　"不光火神爷生日得放假，王母娘娘生日更得放假，不价，你死老婆！"

乙　快放假。

甲　"这么说吧，三节五犒劳，外加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二十四节气，若有一天不放假，你们全家就都得遭瘟灾！"

乙　嚯！

甲　这么一放假呀，可就混到一年了。走，到上房找狗屎算帐去。

乙　还得考字啊？

甲　还是那四个门里搁人，我全认识。我哥哥早告诉我了。

乙　对呀。

甲　我一看狗屎没词儿了，赶紧从柜盖上把那一百块现大洋抓过来揣到怀里，这下子连我哥哥那份儿都捞回来了。我说：“明早晨您也甭套车送我了，我现在就走，咱们回见吧。”狗屎赶紧拦我：“不能，不能。我一定按讲明的条件办，晚上摆宴送行，明早套车送先生回家。”

乙　狗屎还挺讲信用。

甲　讲什么信用！他心疼那一百块钱，想招儿要夺回去。

乙　是啊？

甲　不大会儿，狗屎请了两个人来。

乙　谁？

甲　大姑老爷，二姑老爷，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秀才。我一想，别遭了暗算，得打听打听他们要干什么。

乙　对。

甲　我溜到上房窗根底下一听，正核计我呢。

乙　怎么核计的？

甲　大姑老爷说：“《三字经》里怎么还有‘狗屎没人踩’呢？这先生别是蒙事的吧？”二姑老爷说：“他是什么先生？我早先在城里听他说过相声，这两年又跑乡下打短工来了。”

乙　他怎么知道？

甲　他跟我住一个村。

乙　泄底怕老乡啊。

甲　他们核计，等会儿在席上出难题考我，我若答不上来，他们不光要夺回一百块钱，还要把我扭送县衙门，告我个招摇撞骗！

乙　这可糟了。

甲　不怕，我来个先发制人。走进上房，只见满桌酒菜，谁也没动筷。我冲大姑老爷一抱拳："小可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老爷台前请教一、二。"大姑老爷见我谈吐文雅，不敢怠慢，赶紧站起来了："先生有话请讲当面，何言请教二字？"

乙　您问他什么来着？

甲　"请问大姑老爷：昔有齐人'麦黍稷'，追而复返，适遇二黄燕骨，陈公怒，一担而伐之。但不知此事出在秦始皇以前乎，以后乎？"

乙　瞧这酸劲儿！

甲　大姑老爷让我问得都不会说人话了："这……那……哪……哎呀我的妈呀！"

乙　德性！

甲　他红着脸直作揖："敝人才疏学浅，不知，不知。"我一看大姑老爷蔫了，转过身来，冲着二姑老爷又一抱拳："小可我还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老爷台前请教一、二。"二姑老爷一听，吓坏了："先生，您甭问我，我统统统统不知道地大大的！"

乙　日本话都上来了！

甲　越害怕，我越得问："请问二姑老爷：昔有朱夫子有子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侍奉老母，唯有一子逃门在外，至今未归，但不知此子流落何方乎？"一下子把二姑老爷也问住了。

乙　您真有学问！

甲　没学问，这是让他们逼的。

乙　你是满肚子里都是典故啊！

甲　什么典故，都是家门口的事儿。

乙　家门口……你们家门口还有"齐人"？

甲　什么齐人？

乙　不是齐国的人吗？

甲　不是，我们邻居有个姓齐的二流子，有一天他去赶集卖黍子，顺便偷了我们家一只鸡，"齐人卖黍鸡"。

乙　二流子偷鸡呀！那"追而复返"呢？

甲　他偷只鸡跑了，我追了二里地才把他撵回来。

乙　"适遇二黄荔骨"？

甲　正赶上两条黄狗争一块骨头。

乙　狗抢骨头啊！"陈公怒，一担而发之"呢？

甲　挑水的老陈头看见狗打架，他来火儿了，抡起扁担就一下子，愣把狗打跑了。

乙　那秦始皇——你们家还有秦始皇啊？

甲　什么秦始皇？

乙　不是吞并六国的秦始皇吗？

甲　哪儿是那个秦始皇！我是说我嫂子。

乙　秦始皇是你嫂子？

甲　我嫂子娘家姓秦，都管她叫秦氏。

乙　旧社会都这么叫。

甲　她那年得了黄胆性肝炎，农村人把这病也叫黄病，秦氏得黄病，这不是"秦氏黄"吗？

乙　这么个"秦氏黄"啊！

甲　我问大姑老爷，老陈头抡扁担打狗这码事儿，是出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还是以后？他哪儿知道啊？

乙　是没法儿知道。哎，你问二姑老爷那个“朱夫子”，也是你们家的事吗？

甲　当然了。

乙　你们家还有朱夫子？

甲　哪个朱夫子？

乙　不是北宋理学家朱熹朱夫子吗？

甲　哪儿呀，我们家有口老母猪，我天天喂它麸子，“猪麸子”。

乙　老母猪吃麸子啊！“生子九儿”呢？

甲　生了九个小猪崽，都是公的，“生子九儿”。

乙　“五子在朝尽忠”？

甲　有五个小猪卖给老曹家，全宰了！

乙　“三子堂前侍奉老母”？

甲　没卖出去那三个小猪天天跟老母猪转悠，还会给老母猪搔痒痒，“三子堂前侍奉老母”。

乙　“唯有一子逃门在外，至今未归”？

甲　那年炸了圈了，窜出一个小猪跑丢了，直到今儿也没找回来。我是问二姑老爷，我们家那口小猪跑哪儿去了？他哪儿知道啊？！

乙　那倒是……哎，万一他要知道呢？

甲　那就更好了！

乙　怎么？

甲　让这小子赔我那口猪啊！

钓　　鱼

郭荣启　述

甲　人的爱好不同。

乙　对，各有所好。

甲　您看，我们街坊有一个共同爱好。

乙　全爱什么呀？

甲　全喜爱钓鱼。每星期休假的时候，几个同志全钓鱼。西屋里有一家，那个女的看街坊钓鱼来，她眼热啦，跟他男人说："旦他爸爸。"

乙　旦他爸爸是怎么回事？

甲　这是指着孩子小名，跟他爱人说话。"旦他爸爸，你看大叔，二叔，每星期人家休息的时候，全钓点鱼来。你看人家那屋熬鱼，这屋炸鱼，哪怕咱喝点鱼汤呢！你会钓鱼吗？"她男人可不会钓，会说大话。"嘛玩艺儿？'我会钓鱼吗？'我是不钓，我要是一钓呀，坑里鱼都得归我。""那干嘛你不钓去呢？""好啦，有你这句话，我买鱼竿去。"他出去买一根鱼竿挺长，鱼钩也特别大，回来跟他爱人说："你给我找个面口袋。"

乙　要面口袋干嘛？

甲　为盛鱼啊。到星期六晚上，跟他爱人说："旦他妈妈，

给我烙张糖饼。”

乙 烙糖饼干什么？

甲 明天拿着，饿了好吃呀，一去就是一天啊。第二天早起来，扛着鱼竿，夹着面口袋："旦他妈妈，我钓鱼去啦，你把鱼作料预备好了，晚上我回来，咱就下锅。”

乙 看这意思钓鱼还有把握。

甲 走啦，去了一天，晚上回来。

乙 钓多少鱼来？

甲 一条没钓来。一进门他爱人就问他："旦他爸爸，钓多少鱼来？”"我钓嘛？倒霉了！哪有那么'寸'，刚要钓，来了几个孩子一洗澡，水全浑啦，这伙鱼满跑啦。”

乙 这鱼没钓成。

甲 又到星期天啦，跟他爱人说："旦他妈妈，给我烙两张糖饼，明天我钓鱼去。”

乙 又两张啦？

甲 明早起来扛着鱼竿又走啦。去了一天，晚上回来了，一条没钓来。一进门，他爱人问他："旦他爸爸，钓多少鱼来？”"我钓嘛？倒霉，赶上风了。八级大风。”"不对呀，人家大叔，二叔怎么钓来啦？”"啊！巧了！我们还在一个坑钓的，他那边没风，我这边有风。”

乙 这叫什么风！可能这是旋风。

甲 "没关系，下星期还来一拨儿哪。”到星期六晚上，"旦他妈妈，你给我烙三张糖饼。”他爱人一听，乐了。一边擀着饼，一边说："旦他爸爸，你这人真哏儿啊！

鱼是没钓来，你的饭量儿可见长啦。”第二天早，他又走啦。去了一天，又一条没钓来。他这人爱面子，一想，扛着鱼竿儿上鱼市买点去吧。到鱼市儿这么一转悠，卖鱼的纳闷啦，瞧这位拿鱼竿儿上我这钓来啦。他低头这么一看，这盆鱼还挺整齐："这鱼多钱一斤？”"三毛五。”"给我来四斤。”卖鱼的高高儿的秤了四斤。高高兴兴回家了。一进胡同就嚷："旦他妈妈，我钓鱼来啦！快拿大木盆来！”

乙 干么他这么嚷啊？

甲 为的是让街坊听见。他爱人把木盆拿过来，往木盆里这么一倒："看见了吗？条条活，个个儿鲜。”街坊大娘过来啦。"唉呀，旦他爸爸钓鱼来啦。我看看。哎呀！这小鱼可真齐呀！”"大娘！这叫技术，不齐咱还不钓啦。到坑边拿眼一过，这拨儿齐，得啦！咱就钓这拨儿。”大娘一看哪，看出破绽来啦。

乙 怎么啦？

甲 钓的鱼跟买的鱼不一样，钓的鱼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一看他这鱼，不光一边儿大，还都是鲫鱼。"哎哟，旦他爸爸，你这鱼是买的吧？”他一听，急啦！"嘛玩艺儿？买的？到别人那儿全是钓的，到我这儿是买的？大娘，咱老街旧邻的可不错，你说话可留点儿德。”他爱人一看，要跟人打起来，赶紧过来啦："大娘啊！他这鱼是钓来的。您看还不少，有二斤多。”他一听赶紧过来啦："嘛玩艺儿！二斤多？你去问问卖鱼的吧，四斤高高的！”

山西家信

白银耳　述
冯景顺　整理

甲　从前我有个朋友。

乙　干什么的？

甲　开杂货铺的。

乙　您怎么跟他交上朋友啦？

甲　有一天我到他那去赊帐。

乙　您赊什么东西？

甲　我家灯泡坏啦，去赊一根蜡烛，他拿粉笔应当在黑板上写上"蜡烛"两字。

乙　他写上啦？

甲　他光画了一竖。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我明白啦，这一竖代表一根蜡烛。

乙　他不会写字？

甲　过几天我又去赊了一盒香烟。

乙　这回怎么写的？

甲　他在一竖底上画了一个四方块。

乙　一竖代表一根蜡烛，四方块代表一盒烟。

甲　对，这四方块就画在一竖底下！过几天我去还帐。

乙　对，下回好赊。

甲　我说："掌柜的，您看看帐，我短您多少钱？"他一看黑板上画着一竖底下一个四方块，回头对我说句话，把我吓了一跳。

乙　他说什么？

甲　"你不短柜上钱。"

乙　不是画着一盒烟，一根蜡烛吗？

甲　"你就短柜上一件东西。"

乙　什么东西？

甲　"你借去一把铁锹啊。"

乙　怎么变成一把铁锹啦？

甲　一根蜡烛他当成铁锹把啦。

乙　那个四方块？

甲　他当成铁锹头啦！

乙　没文化多耽误事啊，你就给他买一把铁锹吧！

甲　我知道他这是开玩笑，他是个好开玩笑的人，我没给他买。后来我们就交上朋友啦。

乙　好哇。

甲　从此以后，我要有一天不到他柜上去，他就吃不下去饭。

乙　这才叫朋友呢。

甲　可是说相声的哪都去呀。在山西太原府，有一家办寿，请一场相声让我去。您说挣钱的事我能不去吗？

乙　那得去。

甲　去，我舍不得朋友。

乙　那也就几天，您可以跟他说说。

甲　我上他柜上告诉他：“大哥，我要走啦。”

乙　他说什么？

甲　他哭啦。

乙　他怎么哭啦？

甲　他舍不得我呀，我给他个放心话。

乙　什么放心话？

甲　“多说走十天，少说走五天。”他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说：“山西太原府。”

乙　他说什么？

甲　他乐啦：“山西太原府是咱们老家呀！”我赶紧问他：“老家在山西太原府什么地方？”他告诉我：“在太原城西。咱们老爷子名叫‘辛干’，到那一打听‘辛干’都知道。”“你这么告诉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有十几年没回家啦，你要走给我带一封家信去。”

乙　朋友嘛，这个事应当管。

甲　你当光带信哪？

乙　还带什么？

甲　还有钱哪。

乙　多少钱？

甲　五十块现大洋。

乙　现大洋是银子的，沉哪。

甲　五十块钱，拿报纸卷上，半尺多长，我不能搁口袋里。

乙　您放什么地方？

甲　掖到裤腰扣里。我走那天他送我上车，告诉我一句话。

乙　他告诉你什么？

甲　连信带钱交给本人，到家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就是我媳妇，你嫂子。

乙　嘱咐的挺详细。

甲　我上了火车奔太原去，坐时间长了闷的慌，心想临走带点解闷的东西好啦。

乙　是啊！谁让你没带啦。

甲　我把带那封信打开，看看都写的什么？

乙　私看书信，这可不好。

甲　朋友，没关系，我打开一看哪……

乙　怎么写的？

甲　信上没写字。

乙　没字呀？

甲　在信上画了七个大骆驼，一棵大树，树上落了两个苍蝇。树的那边还画着四个王八，两把酒壶。

乙　这是什么信？

甲　我也不知道啊。我到了太原府，刚进城，见有一个老头，我过去鞠了躬，打听打听，我说：“老大爷请问附近有个叫‘辛干’的吗？”

乙　老头说什么啦？

甲　老头反过来问我：“你找‘辛干’有什么事？”

乙　你就跟他说吧。

甲　“我打北京来。有一个朋友托我办点事，往家里带封信，还捎俩钱来。”老头说：“你跟我来吧。”走不远，就把我让屋里去啦。给我找个座我就坐下了。老头就说话

啦："有话你就对我说吧，我就叫'辛干'。"

乙 真巧，碰见本人啦，你就把钱和信交给他吧。

甲 我说："给您这封信，还有五十块钱。"

乙 老头喜欢了吧？

甲 老头乐呵呵地拆开这封信，看看信瞧瞧我："噢，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呀！"

乙 信上不是没写字吗？

甲 我也纳闷儿，我赶紧问他："你儿子在信上说我们是把兄弟吗？"他说："是呀，你看这信上有七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养骆驼，五个字为一串，六个字为一挂，七个字为一把儿，这不就是把兄弟吗。"我一听我们俩全变骆驼啦。

乙 把兄弟不是一把子嘛！

甲 老头看完信，跟我说："一点不错，信上写的明白是五十块钱。""您怎么知道是五十块钱？"

乙 他怎么知道的？

甲 "你看这树上落两个苍蝇。"

乙 树上有俩苍蝇是怎么回事？

甲 "我们山西人，把苍蝇叫蝇子，花的洋钱也叫银子，可是山西人说银子，也叫蝇子。"

乙 那么，蝇子在树上落着是怎么回事？

甲 "蝇子代表银子，就是银子，银子有数（树）的。"

乙 噢，怎么知道是五十块钱呢？

甲 老头说："这画着四个王八，两把酒壶，你算算，四个王八，四八三十二；两把酒壶，二九一十八。十八加三

十二，共计五十块。”

乙　这么回事呀！这比甲骨文还难认呢！

甲　老头说：“今天你别走啦，咱爷俩初次见面，得喝两盅。”我说：“我光会抽烟，可不会喝酒。”“好办，给你灌两瓶醋吧！”

乙　喝醋啊?!

甲　醋拌山西刀削面。吃完饭老头跟我说：“你回北京给我带封回信。”我说：“行。”

乙　这应当。

甲　过几天，我演出完了，他把信也写出来啦。临走那天，我到他家拿信去，一进门看见有个年轻的妇女，这是我大嫂子，她也交我一封信。

乙　一共两封信。

甲　老头交给我说：“这大信封是我给儿子的，这小信封是你嫂子给你大哥的，小夫妻都是知心话，你走到半路上可千万别拆开看！”

乙　人家怕你拆开看。

甲　辞行，登程，我坐在火车上怪闷的。

乙　看看书，看看报吧。

甲　哎，我想起来啦，这有两封信，再拆开看看。

乙　您就别拆开啦！

甲　非拆不可，先看大信封的信，拆开一看。

乙　写的什么？

甲　信上还是没有字，信上画了个水筲，这水筲底朝上，筲把儿朝下，在水筲底上落着俩苍蝇。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我明白，苍蝇大概又是银子，可是水筲底朝上，我不明白，还画着一个大圈一个小圈，大圈里头画着一个二踢脚，就是过年放的爆竹，小圈里头画一个蚕。

乙　什么蚕？

甲　吐丝的蚕，这封信很简单。看完封好，收起来，再看我嫂子这封信。

乙　人家夫妻的信，你别看。

甲　打开一看，画着一块藕，藕可断开啦，里头的丝可没断开。挨着那块藕，有一块炭，就是生炉子用的炭，块太小啦，还画着，两个鸽子，一个鸭子，两鸽子，一个鸭子。

乙　还有什么？

甲　还画着一头象，象鼻子上卷着一把刀，这象正回头，那刀尖从鹅脖子上扎进去了，鹅顺着脖子流血。我看完了，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乙　是不好明白。

甲　看完信，闲劲难忍，一想，有了，我在我嫂子这封信的后面，我也画点东西。

乙　你画什么？

甲　乱画，画什么好呢？对，我来个自画像。

乙　那怎么画？

甲　我掏出一面小镜子，对镜子画，画一个小人嘴叼着烟卷儿。画完把信封好，一天一宿车到了北京。

乙　下车您就回家吧。

甲　先把朋友的事办完再回家。我就一直奔到柜上去啦。

乙　见着了吗？

甲　他正在门口站着呢，一看我回来啦，这个亲热劲："兄弟呀！你可回来啦！一路上你可辛苦啦！"

乙　真近乎！

甲　"沏上茶，洗洗脸，你在柜上吃完饭再回家吧！"

乙　你怎么样？

甲　我把信交给他："这个大信封是我们老爷子的，小信封是我大嫂给你写的，我把钱交给老爷子了。"

乙　他说什么没有？

甲　他说："兄弟不用多说啦，咱们哥们我还信不过，要是见不到钱，这封信也来不了。"

乙　人家比你明白。

甲　他把大信封拆开，看完了信他就说啦："兄弟，这个钱，咱们老爷子见着啦。"我说："你怎么知道的？""这有个水筲，有两个苍蝇，山西人管苍蝇叫蝇子，带的那个大洋也叫银子，这水筲底朝上，就是银子，银子捎（筲）到（倒）啦。"

乙　这个大圈和小圈是怎么回事？

甲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乙　大碗为什么搁了二踢脚，茶碗为什么搁个蚕？

甲　"你不明白，这是老爷子想我。茶思（丝）饭想(响)。"

乙　你嫂子这封信呢？

甲　他把信拆开一看就哭啦。我赶紧就问："你先别哭。这藕断开啦，这丝没断，这木炭又这么短，这是怎么回

事？”

乙　怎么回事？

甲　“这是你嫂子想我啦：长思（丝）短叹（炭）。”

乙　这两个鸽子，一个鸭子，两个鸽子，一个鸭子，那又是怎么回事？

甲　“你不知道啊，兄弟，你这个嫂子是我的亲表妹，从小就叫我哥哥，我们结婚后一直这么叫，这就是你嫂子叫我呢。”

乙　两个鸽子，一个鸭子，两个鸽子，一个鸭子，为什么就是叫你呢？

甲　“这就是：哥哥呀！哥哥呀！”

乙　这象鼻子卷一把刀，刀尖扎进鹅脖子，还直流血是什么意思？

甲　“这个是：哥哥呀！哥哥呀！想（象）煞（杀）我（鹅）啦！”

乙　就是想死我啦！？

甲　对呀，他一翻过信一看，就瞧见我画的那个自画像啦。

乙　这回他说什么？

甲　“哎呀！兄弟，这画的是我儿子不学好，叼上烟卷啦！”

乙　啊！去你的吧！

家 庭 论

常宝堃、赵佩茹演出本
颂 华 整理

甲 演员上台要向观众鞠躬。

乙 对！这是一种礼节。

甲 向观众问好嘛！可也有的观众他误会。

乙 怎么误会？

甲 “嗯，这是给我赔不是呢。”

乙 我们多晚儿得罪您啦？

甲 其实这一敬礼，密切了演员跟观众的关系。

乙 那咱们再给观众敬个礼。

甲 好，一鞠躬，二鞠躬。

乙 怎么还鞠躬？

甲 谢谢各位来宾。

乙 对。

甲 三鞠躬。

乙 ……

甲 谢谢主婚人！

乙 噢，咱俩结婚来啦！

甲 演习演习。

乙　这能随便演习吗！

甲　别着急，你真嫁给我，我也不要你。

乙　我也不跟你啊！

甲　别开玩笑。我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看见人家由恋爱而结婚，由结婚而建立美满家庭，我从心眼儿里那么羡慕。

乙　看着眼热啊！

甲　有点儿。要搞好家庭关系，男的挣了钱顶好都交给他的爱人，合理地安排生活开支。有人说：把钱都交给她，那不显着我怕老婆了吗！……说白话是怕老婆，文言叫"季常癖"。

乙　怎么讲呢？

甲　宋朝有个文人陈季常，特别怕老婆，时常挨打罚跪，后来大文豪苏东坡定了计，他到陈家对陈夫人说："你要再打季常，他可就要变羊了……"这就是昆曲里的《变羊记》，荀慧生演的《狮吼记》，也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

乙　好嘛，这是怕老婆的典故。

甲　别说漂亮话，你怕不怕？

乙　你怎么冲我来啦！

甲　说实在的，作为夫妻，谁也别让谁怕，应当互相尊重。

乙　怎么才能互相尊重呢？

甲　那就看有没有感情基础了，夫妻应当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婚前就建立了正确的感情，婚后更是蜜里调油，谁也离不开谁，谁看不见谁就想谁，就好比我要一会儿看不见您就吃不下去饭。

乙　你别拿我比好不好？

甲　正确的感情就是能够同甘共苦，不怕困难，不能是热起来就进了炉灶，凉起来又进了冰窖。

乙　怎么呢？

甲　我就见过这样的夫妻：刚结婚甭提多好啦，燕尔新婚，相见恨晚，早晨上班一块儿走，晚上下班一块儿回家，一块儿看电影，一块儿上公园，一块儿压马路，一块儿吃冰激凌。

乙　公休也在一天吗？

甲　不在一天也没关系，女的在家做饭，等着男的回来。男的中午休息赶回来吃饭，吃完饭刚走，不一会儿又回来啦！

乙　落下东西啦！

甲　是啊！女的也纳闷儿："你怎么刚走就回来啦？有事吗？""嗯，没事。"

乙　没事你回来干嘛？

甲　"我瞧瞧你！"

乙　真热乎！

甲　可是时间一长，就难免有个抬杠拌嘴的。

乙　居家过日子，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有这么句话：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就吃饭。

甲　那也得分怨谁，逢是吵架都有矛盾。

乙　都有什么矛盾呢？

甲　那可多了，一般地说，男的怕女的向着娘家，怕女的爱串门子，不好好料理家务。

乙　女的怕男的呢？

甲　女的最怕男的有外心。

乙　吃醋啊！男的真有外心了吗？

甲　这事也半真半假，男的对她热着热着只要一冷淡，女的就容易往这上边想。要真有这事还行，就怕小两口没事“逗闷子”。男的冲女的说：“你干嘛？瘦高个儿，一脸茶叶末儿，别认为自己挺不错！我们单位有个姑娘，嘿！头是头，脚是脚，要哪儿有哪，不是有你这个破车碍好道的话，我非跟她搞搞不可！”你虽然是说着玩儿，她打这就算多上心了，有个抬杠拌嘴的，准给你翻腾出来：“看不上我，上你们单位找那个好的去！”“嗐！这都是哪的事呀！根本就没有那么个人！”

乙　谁叫你说来着。

甲　你再解释她也不听了！以后她对你处处留神，看你几点回来，情绪怎么样？等你睡着了，她还要翻你的口袋儿。

乙　那干嘛？

甲　看看有没有女人送给你的东西，什么小手绢，小镜子，小梳子，小荷包啦。

乙　噢，都是纪念品。

甲　特别是看你身上有没有小像片儿，像片儿可也得分谁的，男的像片有一打也没关系，就怕有年轻女人的像片儿。

乙　也不应该有。

甲　日子长了她还要数你的钱，看看十万的有几张，五万

的、一万的有几张，数完了记个数，她也不拿你的，转天晚上你睡着了——她还接着数。

乙 这是为什么？

甲 看你花了多少。一万的短一张没关系，可能是推头洗澡花了，五万的短一张也没说的，可能是同朋友吃饭花了，要是五万的、十万的一短就是好几张——

乙 怎么样？

甲 由这儿跟你揭盖儿！

乙 这是爆发点！

甲 她还留心男的口袋里有没有戏票、电影票，电影票有一张没关系，你一个人看了也就看了，有四、五张也没关系，跟同事的一块儿看的，就怕有两张，你就是同着男的一块儿看的也不行，她不往那上头想："哼！我说这一阵子他怎么不跟我去看电影儿了呢！敢情陪着别的女人去了！"你看，生气了！

乙 那还不生气。

甲 所以我奉劝各位，你在外边看完电影，一出电影院赶紧把票扔了，省得找麻烦。要不怎么说，听常宝堃的相声对您有帮助呢。

乙 就这帮助啊！

甲 赶上你回去的再晚点儿，她更多心了，本来你六点下班，六点半就到家了，要是七点半、八点半才到家，这还没什么，你一说给大舅买皮袄，送二大爷上火车也就过去了，要是九点半、十点半还不回去，她就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一会儿站起

来，一会儿又坐下，本来还给男的打毛衣呢，一堵气，“嘎”！把扦子撅折了！

乙　心里有事嘛！

甲　一晃十一点了，这才听见门响，她本来站在屋里盯着给你开门哪，等听到门响倒坐下了："不理你！"

乙　给蹲在外边儿啦！

甲　蹲不了！对自己的家庭都熟悉，男的拿出小刀来拨开院子里的大门，女的一听：把门拨开了？没等他进来，“噔”把灯关了，站起来往门后边一站，男的一推屋门，黑古隆冬："这是怎么啦？"自己找着开关把灯开开："人呢？噢，在这儿哪。"女的从门后边走出来，背靠着门框，两眼看着房顶，半天没说话，男的一看，这下是土地爷扑蚂蚱——慌神儿了："你怎么啦？不舒服？"女的还不言语，"到底怎么啦？别让我着急。"女的还不言语，"哎哟，你别病了吧！晚上凉，快穿上点衣服。"就看见女的这眼泪儿一对儿一双儿地往下掉，她掏出手绢来一边擦着一边抽抽搭搭地说了话。

乙　说什么啦？

甲　（学）"去！不用你管我，我凉啊！我的心早就凉了！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我死了才好呢。省得我这个破车碍好道。我有病啊，我这是心病，好不了啦！""你干嘛这么多闲话，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用我说，我不说你自己心里也明白。""我明白什么？""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明白？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谁把你的魂儿勾去了?!"

乙　对，上哪儿去啦？

甲　真把男的挤兑急了："上哪儿去啦，我不就上赵佩茹那儿——"

乙　噢，找我来啦？

甲　这位男的爱听曲艺，听完您的相声又到后台聊了一会儿，他那意思想说："我刚听完赵佩茹的相声又找他……"可没容他说出这话，女的更误会啦。

乙　为什么呢？

甲　这位女同志不爱听曲艺，平常她也没注意有个相声演员赵佩茹，又是在气头儿上，一听赵佩茹这仨字就如同火上浇油。

乙　我招她啦?!

甲　不行啊，您这名字容易发生误会，她想：逢是带"茹"字儿的多数是女同志，什么秀茹、桂茹、玉茹、佩茹……

乙　您别搁一块儿说好不好？

甲　（学哭泣）"你说什么，赵佩茹?!""是啊，我跟赵佩茹在一块儿怎么啦？""你还说，你诚心气我，你找赵佩茹我管不着，可你还回来干什么？你看着赵佩茹好，从今往后你就永远也别回来啦！""你这叫什么话，我的家么，我不回来？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啊！快给我弄点吃的吧！"

乙　对。

甲　"噢，饿了？你找赵佩茹去！"

乙　嗨！

甲　"我找人家干嘛，没吃的不要紧，给我弄点水喝吧？"

乙　对。

甲　“什么？渴了？你找赵佩茹去！”

乙　啧！

甲　“我找的着人家吗？得，不吃不喝啦，咱们歇着吧！”

乙　该休息啦！

甲　“干嘛？困了？你找赵佩茹去！”

乙　我呀！

对 春 联

侯宝林 述
刘宝瑞 改词

甲 作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首先说得有文化。

乙 那是呀！你看我们天天都在学习吗！

甲 你念过书吗？

乙 我念过两天。

甲 什么学校毕业？

乙 咳！我念的还是过去那个经书哪。

甲 《五经》、《四书》、《十三经》啊。

乙 是呀。

甲 那些书我也念过，什么《三字文》、《百家经》、《千字姓》……

乙 什么叫“三字文”？

甲 不是……三眼井。（北京地名）

乙 还三里河哪！

甲 对啦！三里河。（北京地名）

乙 什么呀！

乙 《三百文》、《百千姓》……我也乱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甲　对啦！你说念完这几部书念什么？

乙　念《大学》。

甲　念完大雪念小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

乙　叫你在这儿背历书哪？

甲　你不说念大雪吗？

乙　我说念《大学》。

甲　对……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嘛！念完《大学》念什么？

乙　《中庸》。

甲　念完中用念不中用，等你念到废物点心就算毕业啦。

乙　那我就没用啦。我说念《中庸》。

甲　念完《中庸》念《论语》、《孟子》、《礼记》、《春秋》。

乙　对了。

甲　这些书光念不行，得会讲，不会讲就不能开笔作文章。比如你吟个诗对个春联，都要从书中寻章摘句才行。

乙　那倒是。

甲　你看我这个人没了事儿最喜欢对春联，最近在家中我搜集到几副绝对儿。

乙　绝对儿？

甲　就是有上联没下联，谁也对不上来，我走过多少个地方，访问过多少个大文豪，结果一个对上来的也没有，这几副绝对儿太好了，我准备登报。

乙　登报干嘛？

甲　征求下联。

乙　你这绝对儿是什么词句呀？

甲　怎么？你打算对呀！

乙　我不是打算对，我想听听。

甲　大文豪都没对上来，就阁下您听了有什么用啊？

乙　你可不能那么说，绝对儿碰巧了对的才妙呢！

甲　好，我说一说你听听，你可别胡对呀！

乙　当然啦。

甲　不明白就问我。

乙　当然向你请教。

甲　第一副：“买卖兴隆通四海”。

乙　完啦？

甲　啊。

乙　我当什么绝对儿哪！（故意假谦虚）我给你对对行吗？

甲　我这儿正找不着下联呢！

乙　可我对的也不一定恰当。

甲　没关系，你对吧！

乙　你那上联是什么？

甲　“买卖兴隆通四海”。

乙　我给你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甲　哎呀，高才。

乙　这也不是我的高才，过去我们家对过煤铺就贴这么一副对联。

甲　好，你再听这第二副：“根深叶茂”。

乙　“本固枝荣”。

甲　嗯。“开市大吉”。

乙 “万事亨通”。

甲 你听最后一副。

乙 你说。

甲 “忠厚传家久”。

乙 “诗书继世长”。

甲 （无可奈何）我完啦。

乙 就这个呀?!这叫什么绝对儿呀？满都是对子本上的。

甲 这是开玩笑，我真喜欢对春联。

乙 对春联的规矩你懂吗？

甲 那我懂，对春联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苏东坡有一句话：“天下无语不成对。”

乙 当什么讲？

甲 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对联，只要你对的恰当巧妙，那再好也没有了。

乙 是是。

甲 你譬如有这么两句俗语就是一副对联。

乙 哪两句？

甲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上联。

乙 下联呢？

甲 “上梁不正底梁歪”。哎！你听这两句虽然不够工整（摇头），可是很好玩。（“玩”字读重音，表现出文诌诌的）

乙 咱们两人连连句怎么样？

甲 可以呀。

乙 我出个上联。

甲 我对个下联。

乙 譬如我说“上”。

甲 我对“下”，有上就有下嘛！

乙 我说“天”。

甲 我对“地”。“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

乙 “言”。

甲 我对“醋”。（甲把“言”误为“盐”了）

乙 醋?!

甲 啊！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你那是咸的，我这是酸的。

乙 “好”。

甲 我对“歹”，好好歹歹分的清楚。

乙 “事”。

甲 我对“炮”。（甲把“事”误为“士”了）

乙 炮！那对得上吗？

甲 你支士我拨炮，你跳马我出车。

乙 咱们这儿下象棋来啦！

甲 连句有什么啊！

乙 我这五个字凑在一块是个对子的上联：“上天言好事”。

甲 那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

乙 你等等，你刚才不是这么对的。

乙　我说“上”。

甲　我对“下”。

乙　我说“天”。

甲　我对“地”。

乙　我说“言”。

甲　我对“醋”。

乙　我说“好”。

甲　我对“歹”。

乙　我说“事”。

甲　我对“炮”。

乙　我这是：“上天言好事”。

甲　我这是：“下地醋歹炮”。

乙　你这当什么讲啊？

甲　谁叫你不一块说啦。你要说“上天言好事”，我当然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醋歹炮”！

乙　这还怨我啦。

甲　当然啦。

乙　好，你听这俩字：“笔筒”。

甲　在桌上放的笔筒。

乙　对啦。

甲　我给你对：“箭囊”。

乙　就是装宝剑的那个。

甲　不！那是剑匣，我说的是拉弓射箭的那个皮兜子。

乙　我这笔筒是文的。

甲　我这箭囊是武的。一文一武，咱们二位是文武全才。

乙　我可不敢当。再听这个："羊肉"。

甲　我给你对："萝卜"。（要读成萝巴）

乙　那对得上吗？

甲　羊肉汆萝卜，焖点干饭……

乙　这位没吃什么哪！"绸缎"。

甲　"萝卜"。

乙　萝……我们这是绸缎，你也对萝卜？

甲　啊！绸缎包萝卜。

乙　没听说过。我那是穿的绸子和缎子。

甲　是呀！我说的也是穿的绫罗绸缎的罗，呢绒布匹的布，"罗布"。

乙　噢！罗布听不出来就是萝卜，再听这个："钟鼓"。

甲　"萝卜"。

乙　我说是撞的钟，打的鼓。

甲　我是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乙　行了行了！你再听这个。

甲　（顺口而出）萝卜。

乙　我还没说呢！

甲　我先说下搁着。

乙　急性子。"马牙枣"。

甲　"大萝卜"。

乙　我这是三字的啦。

甲　我这也三字："大萝卜"。

乙　我要四个字呢，你"好大萝卜"；我五个字，你"好大

个萝卜”，你这筐萝卜全卖给我啦？不行。重对。

甲　你刚说的什么？

乙　“马牙枣”。

甲　我给你对：“羊角葱”。

乙　我这有“马牙”。

甲　我这有“羊角”。

乙　“枣”。

甲　“葱”。

乙　我能加字。

甲　我能添字。

乙　“马吃马牙枣”。

甲　“羊啃羊角葱”。

乙　我这吃。

甲　我这啃。

乙　好哇！我这马牙枣是八月当令。

甲　我这羊角葱是二月当令。“二八月春秋题，虽不中不远矣。”

乙　你就别犯酸了。

甲　怎么样？

乙　行！听这个：“山羊上山”，两头山。

甲　我给对：“水牛下水”，两头水。

乙　我能加字。

甲　我能添字。

乙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甲　碰脚啦。

乙 不！犄角。

甲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没腰啦！（没读末，淹过去的意思）

乙 我还能加字。

甲 我还能添字。

乙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学羊叫）咩呀……”

甲 这怎么回事儿？

乙 碰疼啦。

甲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学牛叫）哞儿……”

乙 （学羊叫）咩呀……（学二次）

甲 （学牛叫）哞儿……（学二次）

乙 咱们到屠宰场啦。

甲 谁叫你叫唤来着？

乙 “三塔寺前三座塔，塔、塔、塔”。

甲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学打小锣声音）

乙 他又开戏啦。“大大妈大模大样骑大马”。

甲 “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乙 “姥姥喝酪，酪落姥姥捞酪”。（落读烙）

甲 “舅舅架鸠，鸠飞舅舅纠鸠”。

乙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甲 “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前面的拧读去声，后面的拧读阳平声）

乙 啊，绕口令也来啦。

甲 你说什么我给你对什么。

乙 我说“南”。

甲　我对“北”。

乙　我说“西”。

甲　我对“东”。

乙　我说“上”。

甲　我对“下”。

乙　你听这个：“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甲　你怎么都给占上啦。

乙　这叫抻练抻练你。

甲　好！你听下联：“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乙　你对的上吗？

甲　当然对的上。

乙　北雁南飞。

甲　前车后辙。

乙　双翅东西。

甲　两轮左右。

乙　分上下。

甲　走高低。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虽不中不远矣。

乙　嘿！这份儿酸哪。

甲　这叫气气你。

乙　咱们不定谁气谁哪。听这个：“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

甲　嘀！我给你对：“林内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乙　你再听这个：“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甲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乙　这是个孔子的典故，又是个对子上联。

甲　还有这么一个典故哪！

乙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天走到某处，忽然天降大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没处藏，没处躲，可巧道旁有一棵树里面是空的，孔子一想这里可以藏藏躲躲，这就叫空树藏孔？

甲　孔进空树呢？

乙　孔子进了空树啦，孔进空树。

甲　空树孔？

乙　空树里面有孔子，空树孔。

甲　孔出空树？

乙　雨过天晴，孔子由空树里面出来了，孔出空树。

甲　空树空？

乙　空树里面就没有孔子啦，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做喘不上气的样子)我差点没放炮。

甲　听我的。柔、叭哒、当、哗啦、噗腾腾、唉哟哟、嗖嗖嗖、吱吱吱。(柔读阴平声)

乙　我说你这是什么呀？

甲　你那是什么呀？

乙　我这是列国典故。

甲　我这是本人实事。

乙　典故可以对实事，可是你那有多少字啦？

甲　你那多少字啊？

乙　我这是十八言。

甲　咱们数数。

乙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十八个字儿。你呢？

甲　我这也十八个呀。

乙　我听有三十多啦。

甲　不信你数着：“柔、叭哒、当、哗啦、噗腾腾、哎哟哟、嗖嗖嗖、吱吱吱”。

乙　也十八个字。可是当什么讲啊？

甲　那年北京打仗，我正在床上躺着哪，就听柔……飞过来一个枪子儿。

乙　叭哒？

甲　撞墙上啦，叭哒。

乙　当？

甲　落院里一个炮弹，当。

乙　哗啦？

甲　房塌啦，哗啦。

乙　噗腾腾？

甲　我由床上掉下去啦，噗腾腾。

乙　唉哟哟？

甲　碰了我腰了，唉哟哟。

乙　嗖嗖嗖？

甲　当时掉了三根头发。

乙　吱吱吱哪？

甲　压死仨耗子。

乙　嘿！

八 扇 屏

刘宝瑞 整理

甲 象您这说相声也得念过书吧？

乙 唉！念过点儿书，反正就凭着"记问"之学。

甲 还是有点实学的好哇。您瞧我念的书就算够用的。

乙 您这也太自满了。

甲 不是自满，实在是有学问。

乙 您都有什么学问？

甲 我这学问也就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我是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自比管仲、乐毅之贤，抱膝危坐，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乙 这就是您呀？

甲 诸葛亮！

乙 废话，我问您有什么学问？

甲 我呀！也就是走马观碑，目识群羊，过目成诵，对答如流。

乙 行了！您先别往下说了，走马观碑从古至今只有一位，列国有个苏秦苏季子，他能够走马观碑，从列国往后就没有了。

甲　也就剩我了。

乙　您呀！

甲　告诉你，苏秦的走马观碑是蒙事。

乙　啊！人家那是蒙事？把马放快了，道旁有一座石碑，马走过去了碑文也念下来了，回头你问他是一字不错，这是多快的目力和记忆力呀！

甲　你呀！少见多怪呀！糊涂，糊涂到哪头儿去了。

乙　我怎么了？

甲　他不是把碑文全看过来啦。

乙　那他怎么背下来的呢？

甲　因为他看的书多。比如说，碑文上头一句他看见四个字“山不在高”这就行了，回头你问他碑文是什么？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因为他念过古文“陋室铭”呀！

乙　那么您走马观碑呢？

甲　碑文上有多少字我就真得把他念下来。

乙　这一说你比他目力快呀！

甲　当然快啦，他是骑马，我是坐汽车呀！

乙　坐汽车观碑？越说越玄啦。

甲　怎么玄呢？这就是前几天的事情，我坐汽车到车站去，汽车到西单大街一拐弯，我隔着窗户往外一瞧，有三丈多高一筒碑，汽车刚刚过去，当时我就朗诵碑文。

乙　写的什么？

甲　“十五贯”。

乙　戏曲广告啊！

甲　这是跟您说笑话。我这人没事就作诗，对对联，前儿天我上北海玩去，沿着太液池、五龙亭，一直往西走，欣赏这湖光山色，阵阵秋风送爽，颇有诗意。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乙　作了一首什么诗？

甲　七言诗。

乙　你念念。

甲　这……你听着："×××到此一游！"

乙　好嘛，就这个？

甲　不！我还作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乙　好，您说说。

甲　您要听听？可以。

乙　上联？

甲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乙　好哇！下联呢？

甲　"风"字下面是"吹"呀！"吹"就是口字一个欠帐的"欠"字，不费吹灰之力也是这个"吹"字。

乙　是呀！吹大气的"吹"，我问您下联？

甲　再下边"水面"就当水皮儿讲。

乙　我知道，我问您这下联！

甲　"层层浪"呀！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就念"浪"，波浪滔天也是这个"浪"字。

乙　咳！你怎么净打岔呀！我问你这下联？

甲　我说你这人怎么了？"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不是告诉你了吗！"风吹水面层

层浪”。

乙　嗬！他还火儿了。我问您，您家里有门框没有？

甲　谁的房子没门框？

乙　是一个是俩呀？

甲　一个那是顶门棍。

乙　还是俩呀？

甲　当然啦。

乙　那就好办了，你这边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那边贴什么呀？

甲　装知装懂，哎哟！死心眼呀！对子是死的，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那边吗？

乙　俩“层层浪”？

甲　仨也能贴呀！

乙　啊？

甲　啊什么呀？下联同上联一样的对子你得会念，念上联你应该压下音去，念下联你要把它挑起韵来。

乙　我不会。

甲　我教给你呀，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乙　嗯！横批呢？

甲　“风吹水面……”

乙　好！一点儿不糟蹋。走！（推甲）

甲　怎么回事，推我走干嘛？

乙　你跑这儿蒙事来啦，什么懂天文啦，走马观碑啦，闹了半天作不出下联呀？我明白啦，上联也不是你作的，那

天在北海你是听人家说现学的，根本人家就没说下联，你听了一个上联跑这儿蒙事来啦。知道吗？相声演员肚子里是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你要知道：自大一点便为臭，能人背后有能人。说了半天我不白说你，给你对个下联吧。

甲 好，你说，我听听。

乙 上联是什么来着？

甲 “风吹水面层层浪”。

乙 “风吹”对“雨打”，“水面”对“沙滩”，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甲 嗬！“不鸣则已，一叫惊人”。

乙 我这是叫唤哪？

甲 您这个下联请您讲一讲。

乙 告诉你，下雨下了一万点，下到沙滩上砸了一万坑，这就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甲 真想不到哇，现在又出来您这样一位大文豪。

乙 哎！也不敢那么说。

甲 乱草蓬蒿里又出现您这么一棵灵芝草。

乙 不敢当。

甲 顽石之中又出现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乙 然也。

甲 狗食盆子里会有您这么一块坛子肉。

乙 然……唉……非也！您这是怎么说话呢？

甲 下雨的时候你在沙滩那儿数着哪？

乙　没有哇。

甲　那怎么就会知道下一万点呢？就不许下九千九百九十零九点儿，也不许下一万零一点儿？

乙　啊！巧劲儿。

甲　就算要下一万点儿，就都下到沙滩上啦？马路上和房上就没落着吗？

乙　啊！……它这个……

甲　（大声）说呀！

乙　就算不好，也比你找不出下联来强得多。

甲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呢？

乙　有下联刚才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说呢？

甲　我是要给你讲一讲，谁让你等不了啦？

乙　啊！您这下联是什么？

甲　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点点坑"。

乙　咳！闹了半天就差一个字啊。

甲　差一个字就词不达意了，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我这上联是"层层浪"，没有数目，你为什么给对出数目字来啦？

乙　是啊！不是就差一个字吗？

甲　那也不行，你要知道一字值千金，有人欠你一千块钱，给你改个百字行吗？

乙　那不行。

甲　那不也差一个字吗？

乙　这……

甲　对错了对子我倒不恼你，刚才你那话让人生气。

乙　刚才我说什么啦？

甲　你那套还少哇？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又什么能人背后有能人了，演员肚里是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你有什么呀？

乙　唉！反正都有点儿。

甲　来盒火柴。

乙　没有。

甲　来块肥皂。

乙　没有。

甲　（大声）什么杂货铺儿？

乙　清理帐目，家具出兑。

甲　胡说！我就问问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乙　得了您，我不是没那么大学问吗？

甲　没学问，为什么敢对对联？

乙　我呀，一时糊涂。

甲　糊涂不对，就是浑。

乙　嗳！您说我浑我就浑，您就拿我当个浑人。

甲　啊？（瞪眼）

乙　怎么了？怎么了？

甲　你说你是什么？

乙　浑人哪。

甲　你也配！

乙　哟！我连浑人都比不了？

甲　当然比不了啦，那是一位古人哪。

乙　还是古人哪，哪位呀？

甲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乙　干嘛想当初？

甲　不是现在的事。

乙　好！您往下说。

甲　想当初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伯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以此斗智，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智取三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打渔小舟，霸王点头唤之曰："渔家，将孤家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拱手言道："项羽听真，我并非渔人，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元帅之命，前来盗你的枪马，看你身为大将者，无枪，无马，无卒，孤身一人，必将落于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果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看来孤乃是浑人也！"你比得了吗？

乙　霸王啊！那我比不了。

甲　你还浑人哪？我瞧你一肚子浆子！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乙　算我才疏学浅，您拿我当小孩子行了吧！

甲　啊？（瞪眼）

乙　又来了。

甲　小孩子？你也配！

乙　小孩子我也比不了？

甲　当然了，那也是一位古人哪。

乙　又是古人？你说说我听听。

甲　在想当初——

乙　瞧这意思我非从这“想当初”上得病不可。

甲　想当初，三国鼎立，东吴周瑜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施“苦肉”，献“连环”，祭东风，借雕翎，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这小孩子你比得了吗？

乙　这……我比不了。

甲　你能比周瑜吗？周瑜对对子就“雨打沙滩万点坑”吗？

乙　这茬儿你还没忘呢？得了得了，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们是个艺人，从小就受苦，幼而失学，没念过书，我们这点儿知识都是道听途说，“记问”之学，跟你这有学问的人比不了，我们是苦人。

甲　啊？

乙　又来了！

甲　你比什么？

乙　苦人哪！

甲　苦人？

甲
乙　（同说）你也配！

乙　我就知道我不配嘛！

甲　知道不配你为什么要比哪？你比不了。

乙　我怎么比不了？

甲　那是一位古人哪！

乙　谁啊？

甲
乙　（同说）在……想当初！

乙　我就知道嘛！

甲　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兀术带领雄兵四十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调在阵前，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银钉密摆，腰系鹅黄战裙，足蹬虎头战靴，坐骑白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没，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芳、岳云、何元庆，大败而回，岳帅闻报，心中大怒说："本帅明日亲自会他。"话犹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打躬，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兀术亲生之子，乃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兀术一伐中原时大破潞安州，潞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全家尽节而亡，陆登遂拔剑自刎，气绝

身亡，金兀术当时许下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黎民，与他夫妻并葬。'乳娘抱定孤儿陆文龙进了金营，兀术遂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改名完颜乌合龙。一十二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足四年，练就双枪一对，真乃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此将并不算难，三计可成。”岳元帅言道：“何计？”佐曰：“苦肉，诈降，反间。”元帅言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王佐无言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叩打聚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四十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回营将潞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发髻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自己左臂断下，用右手拿着左臂，偷出宋营直奔金营，见了兀术，口称：“郎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四十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左臂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郎主仁义过天，特来投奔郎主，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准阻拦于他，他乃六根不全一苦人。”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完颜乌合龙，世子指王佐问兵卒曰：“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此人能讲南朝风俗故事。”世子将王佐带到自己营中，王佐每日与世子说书，随后才挂画献图，泄破潞安州机关，乳娘见图大放悲声，指图对世子曰：“你本不是兀术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

趁此时机还不替父报仇，等到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立时大反金营，把兀术杀得是瓦解冰消。后人有诗赞王佐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臂说降陆文龙；梨园常演朱仙镇，万古流传苦人名。”你比得了吗？

乙 我哪儿知道这里有这么些事情呀！

菜 单 子

郭启儒 述

甲 咱们哥儿俩老没见。我听说您最近出趟门儿，您多咱回来的？

乙 我上星期回来的。

甲 今天您没事吧？

乙 没事。

甲 我请您吃个便饭。一半给您接风，一半咱们哥儿俩谈会子。

乙 那何必叫您花钱呢？

甲 无所谓。咱们哥儿俩啊，老没见了，聊会子，“小肚子上了弦——弹弹（谈谈）心”。

乙 好吧。

甲 您说咱们哪儿吃去好？

乙 客随主便，您说哪儿，咱们就哪儿。

甲 请您上我家吃去怎么样？

乙 “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家里有什么吃什么。

甲 您想吃什么？

乙 随便，吃什么全行。

甲 咱们吃炖肉吧。

乙　炖肉解馋哪。

甲　给您炖点猪肉，要五花三层，有肥有瘦，加里头一只肥母鸡，再搁上点栗子，随便再配儿个凉菜就酒，烙点儿萝卜丝饼，焖点儿大米饭，吃完了给您来杯糖水，去去油腻，怎么样？

乙　太好啦！

甲　那么，明天早晨吧，请您就到我家，您可千万赏脸。我走啦。（做掏钱状）您这儿哪儿有钱铺啊？

乙　您找钱铺干什么呀？

甲　我换俩零钱儿，我这儿净是两块五一张的。

乙　哪儿有两块五一张的？

甲　哦，那是当票儿，我净是五块一张的，把它破开，我好坐车。

乙　咳，您换钱干什么呀，我这有两块零的，您拿走。够不够？

甲　那我可不能拿。我这儿刚说请您吃饭，还没吃哪，我先拿您两块钱走，让人一想，我这不是要您便宜吗？

乙　没关系，就是您不请我吃饭，您把这两块钱拿走，也没什么啊。

甲　好吧，等明儿您到我家的时候，我再还您。

乙　没关系。您还在那儿住吗不是？

甲　您不是上我们那儿去过么？——××胡同。

乙　明天我什么时候去？

甲　早十点，怎么样？

乙　行。我十点以前准到。

甲　那我就走了，明天您可一准去，啊？您若是有事，您预

先通知我一个话儿，我就不等您了，咱们改天再吃。

乙　好吧，我若没事一准去。

甲　再见吧。（做欲下状）

乙　这回我跟您说一段单口相声……

甲　（回来）先生，咱们甭吃炖肉啦。

乙　怎么不吃炖肉啦？

甲　炖肉哇，恐怕一时半会儿都炖不烂，这肉您若不炖烂了，它不好吃啊。

乙　不要紧，咱们多炖会儿。哪会儿烂了咱们哪会儿吃。

甲　那多耽误时间哪，为吃这顿饭，回头再把您事儿给耽误喽。咱们吃包饺子吧。

乙　包饺子啦。

甲　咱们包点儿羊肉白菜的，猪肉韭黄的，再包点儿三鲜馅儿的，薄薄的皮儿，大大的馅儿，煮得了饺子咱们躺着吃。

乙　干嘛呀？

甲　有这么句话嘛："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倒着吃饺子，又好吃又舒服。

乙　没这么吃过。

甲　咱们是吃十个煮十个，饺子就酒，没饱没醉。随便炒几个菜，咱们是一边儿吃着，一边儿聊着。吃完了给您来碗饺子汤，这叫"原汤化原食"，怎么样？

乙　好吧，咱们就饺子啦。

甲　还是明天早十点。您可千万去啊。（做欲下状）

乙　（自言自语）饺子我也吃他一顿。

甲　（回来）先生，咱们甭吃饺子了。

乙　您不是说了顶好吃饺子吗，怎么又不吃了？

甲　饺子费事啊。

乙　我看若不吃还省事。

甲　有这么句话嘛：“好厨子还怕包饺子呢。”又和面，又剁馅儿，又擀皮儿，又包，多费事啊。

乙　那咱们吃什么呢？

甲　咱吃面吧。

乙　又面啦？好嘛，这回连肉都没了。

甲　给您来碟八宝榛子酱，再给您打点儿三鲜卤，卤酱您随便用，来点儿菜码儿，黄瓜、豌豆、豆芽菜、青蒜末儿、香椿，炒几个菜就酒。咱们就吃面啦。

乙　好吧，咱就吃面吧。

甲　（欲下又回）先生——

乙甲　（合说）咱们甭吃面啦！

乙　我就知道又吹了嘛。咱们吃什么呀？

甲　咱们吃窝头吧。

乙　吃什么？

甲　窝头啊。

乙　若吃窝头，您就甭请我啦，您到我家吃去吧，我那儿每天两顿，不改样儿。

甲　您吃那窝头，是什么样儿的？

乙　什么样儿啊，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儿。

甲　您跟我吃的不一样。我那儿的窝头，是底下一个尖儿啊，上头一个窟窿儿。

乙 唏，掉过来啦？您这不是拿人开心吗？有拿窝头请客的？

甲 我这个窝头啊，有个别名儿，叫八宝儿窝头，金黄大槽糕。是拿棒子面儿、小米面儿、糜子面儿、栗子面儿四样面儿，拿糖水把它和在一块儿，里边儿搁上瓜子儿、榛子仁儿、核桃仁儿、杏仁儿、花生仁儿、青丝、玫瑰、木樨，搁点儿苏达往起一发，蒸得了，又暄腾，又柔软，咱们再来它一碗八宝粥。换换口味，咱们吃甜的啦，您说怎么样？

乙 好哇，这么一说，比炖肉、饺子可好吃多了。那咱们就窝头了。

甲 窝头了。咱们明天见。（做欲下状）

乙 （自言自语）窝头我看还不准怎么样呢。

甲 （回来）先生——

乙
甲 （合说）咱们甭吃窝头啦。

乙 我就知道嘛。那咱们吃什么呢？

甲 咱们喝点儿煤油吧。

乙 去你的吧。你把那两块钱还给我吧，闹了半天你这儿拿我开心哪，又吃这个又吃那个的。

甲 我这是啊，拿您打哈哈。我真请您吃饭，甭上我家吃去了，我请您上馆子。

乙 下哪馆子呀？自来水管子呀——拿凉水灌我。

甲 干嘛自来水管子呀，若不我请您下庄子。

乙 嗽，下桩子（指兽医生），给我灌点黄连，拿我当牲口？

甲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请您下饭庄子。

乙　下饭庄子！咱们到饭庄子门口，咱们先迈哪条腿进去呀？是先迈左腿呀，是先迈右腿呀？是两条腿儿一块迈呀？咱到里头那儿咱们吃什么呀？

甲　我请您吃满汉全席。

乙　什么？满汉全席？你给我来领炕席怎么样？满汉全席里头有烤白薯吗？

甲　你这是看不起人，你以为我没吃过哪。

乙　这么样儿吧，你先说一说，满汉全席里有什么菜，你只要说对了几样儿，你甭请我，就自当我吃了。

甲　好吧。我若没吃过，我说不上来。

乙　那您就说吧，都是什么菜？

甲　有蒸羊羔儿没有？

乙　有，真有，再往下说。

甲　有蒸羊羔儿、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炉猪、炉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什锦酥盘儿、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什件儿、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蚂、烩腰丝儿、烩鸭腰儿、烩鸭条儿、卤胸口、清拌腰丝儿、黄心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鲇鱼、锅烧鲤鱼、糊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儿、卤煮寒鸦儿、麻辣油卷儿、熘鲜蘑、熘鱼脯、熘鱼肚儿、熘鱼片儿、醋熘肉片儿、烩三鲜儿、烩鸽子蛋、烩白蘑、烩什件儿、炒银丝儿、烩万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烩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

儿、熘腰花儿、烩海参、炒蹄筋儿、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炒肝尖儿、桂花翅子、炸飞禽、炸排骨、清蒸江牙柱、糖熘贝仁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熘鱼片、熘蟹肉、炒蟹肉、烩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倭瓜、炒丝瓜、酿冬瓜、熘鸭掌儿、焖鸭掌儿、焖笋、炝茭白、茄干晒炉肉、鸭羹、蟹肉羹、鸡血汤、三鲜木须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氽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饹饹丸子、豆腐丸子、樱桃肉、马牙肉、米粉肉、一品肉、栗子肉、黄花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肉、晒炉肉、炖肉、黏糊肉、糊肉、扣肉、松肉、罐儿肉、烧肉、大肉、烤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熏肘子、水晶肘子、蜜腊肘子、锅烧肘子、扒肘条、炖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氽三样儿、爆三样儿、炸卷骨儿、烩散淡儿、烩酸燕儿、烩银丝儿、熘白杂碎、氽节子、烩节子、炸绣球、三鲜鱼翅、栗子鸡、氽鲤鱼、酱汁鲫鱼、活钻鲤鱼、板鸭、筒子鸡、烩肠肚、烩南荠、爆肚仁儿、盐水肘花儿、锅烧猪蹄儿、拌瓤子、烧肝尖儿、烧肥肠儿、烧心、烧肺、烧紫盖儿、烧莲蒂、烧宝盖儿、油炸肺、酱瓜丝儿、山鸡丁儿、拌海蜇、龙须菜、炝冬笋、玉兰片、烧鸳鸯、烧鱼头、烧槟子、烧百合、炸豆腐、炸面筋、炸软巾、糖熘饹炸儿、拔丝山药、糖焖莲子、酿山药、杏仁儿酪、小炒螃蟹、氽大甲、炒荤素儿、什锦葛仙米、鳍鳇鱼、八代鱼、海鲫鱼、黄花鱼、鲥鱼、带鱼、扒

海参、扒燕窝、扒鸡腿儿、扒鸭块儿、扒肉、扒面筋、扒三样儿、油泼肉、酱泼肉、炒虾黄、熘蟹黄、炒子蟹、熘子蟹、佛手海参、奶汤、翅子汤、三丝汤、熏斑鸠、卤斑鸠、海白米、烩腰丁儿、火烧慈菇、炸鹿尾儿、焖鱼头、拌皮渣儿、氽肥肠儿、炸紫盖儿、鸡丝豆苗、十二台菜、羊汤、鹿肉、驼峰、鹿大哈、炸花件儿、清拌粉皮儿、炝莴笋、烹芽韭、木须菜、烹丁香、烹大肉、烹白肉、麻辣野鸡、烩酸蕾、熘脊髓、咸肉丝儿、白肉丝儿、荸荠一品锅、素炝春不老、清焖莲子、酸黄菜、烧萝卜、脂油雪花儿菜、烩银耳、炒银枝儿、八宝榛子酱、黄鱼锅子、白菜锅子、什锦锅子、汤圆锅子、菊花锅子、杂烩锅子、煮饽饽锅子、肉丁辣酱、炒肉丝儿、炒肉片儿、烩酸菜、烩白菜、烩豌豆、焖扁豆、氽毛豆、炒豇豆、外加腌苤蓝丝儿。

乙　嗬，这菜可真不少。

甲　你爱吃不爱吃啊？

乙　爱吃啊。

甲　好吃不好吃啊？

乙　好吃啊。

甲　我也得有钱啊！

戏剧杂谈

侯宝林　整理

甲　我是个戏剧专家。

乙　嗯，您喜欢戏剧。

甲　哎，我从小就喜欢看戏。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学两句回来就唱。

乙　哪儿唱啊？

甲　教室里。

乙　在教室里唱戏?!

甲　啊。有几个同学都喜欢跟我一块儿唱。

乙　嘿！

甲　老师很喜欢我！

乙　还喜欢你？

甲　对我特别注意！

乙　啊?!

甲　每天都叫我罚站。

乙　你太淘气了嘛。

甲　到中学读书，我还是这样，每逢星期日就去看戏。学校里办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乙　你喜欢艺术嘛！

甲　最怕考试！

乙　怎么？

甲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要不然就不及格！

乙　净玩嘛！

甲　可也分考什么，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一百分。

乙　那要考别的呢？

甲　要是地理、历史顶多六十分。

乙　嗯，将及格。

甲　数学最糟糕！

乙　多少分？

甲　三十分！

乙　三十分？不及格呀！

甲　是啊！后来我大学毕业啦，我就投身戏剧，我研究戏剧这么五十多年哪……我所以……

乙　哎，哎！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甲　五十多年。

乙　五十多年？

甲　啊，所以……

乙　您别忙，我还没说完呢，您今年多大岁数？

甲　三十五啦，所以……

乙　您别忙，我还没问完呢！

甲　什么？

乙　您今年才三十五岁，倒研究戏剧五十多年？

甲　啊，他这个，就这儿差点儿！

乙　差点儿？差多啦！

甲　噢，您听着纳闷儿？

乙　对啦！

甲　不但您纳闷儿，连我都纳闷儿！

乙　象话吗？三十五岁的人，研究戏剧五十多年！

甲　啊，你听我这话好象是有点儿矛盾？

乙　是嘛！

甲　这个矛盾是可能产生的，而且是应该产生的。任何一个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的，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它统一起来，不然的话，它就会成对立而继续发展下去。这是个法则问题！

乙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说你三十五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五十多年？这帐我算不上来！

甲　那好算哪！

乙　你说说！

甲　我研究京戏是七年。

乙　对，七年。

甲　我研究话剧是八年。

乙　啊，八年？

甲　这是多少年？

乙　七年加八年十五年哪！

甲　嗯？

乙　七八一十五吗！

甲　不，七八五十六哇！

乙　噢，您这是乘法呀！

甲　你按加法算啦！我说怎么不对了哪！

乙　那么您连加法和乘法都弄不清楚吗？

甲　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三十分。

乙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甲　我是喜欢艺术，不太喜欢算术。

乙　这叫什么话！

甲　我研究戏剧十几年。

乙　那就不错了！

甲　我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乙　什么博士？

甲　戏剧博士！

乙　噢，那可不简单。

甲　当然啦，我在外国发表一篇关于戏剧的论文，四万余言，费了三个月的脑汁，外国的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文。

乙　您这个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甲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乙　哎，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呀？

甲　嗯?! 有密切的关系。唱戏唱得时间长了就得喝点水！
（同时喝水）

乙　噢！这个水利呀？

甲　这是一般戏剧专家没有想到的问题！

乙　谁没想到哇？您这四万余言就是"饮场"啊！

甲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我分析了很多关于舞台剧的表现手法，比如话剧和京剧同时是舞台剧，在表现上有很多地方不同！

乙 究竟是什么不同呢？

甲 演话剧一定要有很多的道具，比如四幕四景，就得要四堂道具，短一样也不行；京剧没那么罗嗦，三张桌子，几个椅子解决很大问题。

乙 怎么？

甲 有时候也可以不当桌椅用。

乙 当什么用？

甲 那边放个椅子，这边放个椅子，就当桥。

乙 噢，桥梁！

甲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子上一站（模仿京戏中武生动作）。

乙 这是什么？

甲 这就是个高坡。“下得马来上山道。”往桌上一站（模仿京剧中花脸了望的动作），这就是高山。

乙 噢，这就是山。

甲 这是京剧和话剧截然不同的地方。

乙 那么还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甲 话剧得用立体布景，多好的戏没布景也演不好。它是三面房子，前门在后边，人物一敲门，拉门进来，人物出场了。京戏不同这套，就是这样一个台帐，人物出场很自然，比如武生出台，“亮相”：“来也！”（用嘴打锣鼓“四击头”，学武生“亮相”）你看多好看！

乙 哎！

甲 您要用立体布景麻烦了！

乙 怎么？

甲　叫板、开门、出来，再亮相没劲了！

乙　怎么？

甲　你看着："来也！"（用嘴打锣鼓"四击头"，边做边打，叫板以后又学话剧中开门动作，然后又学武生亮相）没劲了。

乙　噢，京剧没有门。

甲　有的时候，剧中有门。

乙　那怎么办？

甲　到必要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乙　抓出个门来？什么戏有这个动作？

甲　《三娘教子》老薛保一看天气不早了，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这样："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待我出门去看。"注意要抓门了！（做动作）上插关、下插关、拉开门分左右、撩带、迈门坎、走出来，再瞧后边，（停顿）什么也没有！

乙　噢！真省事！

甲　到特别必要时搬把椅子也当门。

乙　什么戏？

甲　《乌龙院》，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个门。《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模仿"跑坡"，边做边唱）"前面走的王宝钏，""后边跟定薛平男！"（学王宝钏进窑动作）"进得窑来把门掩，""将丈夫关至在窑外边。"他进不去了。其实你把椅子搬开不就进去了吗？

乙　没听说过。

甲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京戏用立体布景，如果用的恰当巧妙，不妨碍它的艺术表演，是可以用的。

乙　对，还有什么地方不同？

甲　吃喝也不同。

乙　怎么呢？

甲　话剧、电影都是真吃真喝，你看电影里边吃饭都真吃。

乙　嗯。

甲　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不一定饿，可也得真吃。

乙　那为什么呢？

甲　为的那个戏照出来真实，有的时候，吃一次还不行。

乙　怎么？

甲　比如照吃饭的镜头，导演一瞧齐备了。“预备，开幕啦！”机器开动，赶紧吃（做动作），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有时候这镜头能照好几次。要不怎么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就是吃的！

乙　啊？都那么做的病？您这是开玩笑！

甲　喝也是真喝，（端碗）“诸位，今天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来来来，我们大家再干一杯。”（学舞台腔，喝水）真喝！

乙　那么京戏呢？

甲　这样说：（道白）“酒宴摆下！”每人一个木头酒杯，拿那个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斟三下）一说请！吹个“三枪”，“请！”（用嘴学吹“三枪”，边吹边作喝酒亮杯）“告辞了！”饱了。

乙　他吃什么了？

九

②

甲　他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乙　怎么不真吃呢？

甲　真吃有什么意思呀？真来四菜一个汤，炒肉片、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做动作），吃完了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乙　嗯！不能真吃！

甲　因为在吃喝上没有什么技巧可以表演，所以用这样一种手法，一表而过，喝酒的时候，拿水袖挡住，不让人家看见嘴，就是没有胡子的也尽量用水袖挡。有的人表演喝酒，腮帮子直动。这样："请！"（做动作）你说这是喝酒呢？还是漱口呢？这样表演脱离实际生活。

乙　这样是不好。还有什么不同？

甲　哭笑也不同。京剧里边的哭，它是一种表现手法，老生是这样哭："唉，娘……啊……"

乙　对！

甲　青衣、花旦是这样："呃……呀……"（学青衣哭）普通人可没有这样哭的。你多咱看见街上走个出殡的，几个人抬着棺材，孝子打着幡，一看棺材一难过："唉，娘……啊……"后边那几个妇女都"呃……呀……"

乙　哎，这可热闹。

甲　热闹？这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乙　买票看出殡的?!

甲　您看电影、话剧里边的哭，你看着真实。《白毛女》里喜儿哭的时候，能够引起观众同情。这可是解放以后，话剧、电影是这样！

乙　那过去是什么样呢？

甲　我记得过去看过一个电影叫《秋海棠》，他母亲死了，他赶回去跪在死人的跟前，这个镜头看着多么悲惨！

乙　是啊！

甲　可是他一哭，我倒乐啦！

乙　这是怎么回事？

甲　因为他哭的不真实。他那种声调可笑：（学舞台腔）“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噢！妈啊……”完了。

乙　是没劲。

甲　没有真实的感情。

乙　那么女的哭呢？

甲　更糟糕了，她哭的时候她就“嗷”的一声，那真吓人！

乙　吓人？

甲　是这样：（双手指在胸前，学旧话剧女演员哭）“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心里太难过了，我的精神太苦恼了，嗷……”

乙　这怎么啦？

甲　是啊！中国人没这毛病呀！你看谁家夫妻吵嘴了，吵着吵着嗷的一声。

乙　实在是脱离生活。

甲　还有擦眼泪，眼泪由眼眶出来（做动作），她应该擦眼窝呀！

乙　是啊！

甲　她怕挡脸，好象是多照个镜头，多出点风头。擦眼泪的

时候，把手绢卷在手指上，她不擦眼窝，擦鼻子底下（做动作）。

乙　她怎么擦？

甲　哭的时候：（学哭）“嗷！嗷！嗷！”（用手帕在嘴上下擦一圈）

乙　这是怎么啦？

甲　合着眼泪刚流出来到眼窝那儿她不擦，她在半道等着！（又做动作）

乙　噢，那么笑呢？

甲　话剧、电影的笑，和普通人笑没有什么分别。京剧的笑可不容易，得有很大的功夫。你看，小生笑：“哈哈哈啊哈哈哈……”（学京戏小生笑）

乙　好听啊！

甲　可是只限于舞台上，台下人没有这么乐的。

乙　怎么？

甲　我们这儿说相声，观众要都这个乐，那受得了吗？

乙　全场都这么乐？

甲　有一位也受不了（对观众），观众在台下听：“你听侯宝林说的真有点意思，啊哈哈哈！”（学京戏小生乐）

乙　他乐啦！

甲　别人都吓跑了。

乙　还有什么不同？

甲　台步也不同。比如京戏台步走八字，话剧里古装戏，是走直步（学动作）。京戏这种台步，并不是抽象的，也是根据生活来的。

乙　生活中有那样走的吗？

甲　古代有钱的人，文人，做官的，那鞋底儿都厚，走路都慢（做动作），舞台上就是把他这种步子夸大了一些，经过了艺术加工，走出来就是方步，它有它的曲线和美化（做动作）。

乙　啊！（点头）

甲　可是只限于舞台上，马路上这样可不行！

乙　那不一样美吗？

甲　那不行啊！我们这散场以后观众出去（学迈方步）都是这么走，那警察怎么指挥你呀？警察那喊："行人走便道。"它便道摆不开了（做动作）。

乙　啊，舞台上可以这样做！

甲　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乙　马怎么能迈方步呢？

甲　戏台上没有真马，就那么一株马鞭儿，没上马以前，那么走，上马以后还那么走。

乙　你学学！

甲　比如老生骑马（学老生）："带马……"（边做边说）到这接鞭、搬鞍、认蹬、骗腿、骑上再瞧这马……还这样！

乙　骑这匹马倒保险摔不着。

甲　可也没用，骑这匹马上趟万寿山……

乙　得几天？

甲　两星期！

乙　那有什么用？

甲　戏台上没有真马，就那一株马鞭，靠着演员的动作，引

起观众的幻觉。

乙　噢！

甲　戏台上的车也是假的！

乙　是啊，就那么俩旗子！

甲　推车的举着俩旗子在旁边等着，上车的姿势好看："辞别贤妹上车辆！"（做动作）一扶这旗子，（走两步）这就算坐车啦，可是还得自己走。

乙　合着车没底马没腿，全靠演员做戏。

甲　这属于舞蹈，你看他哪点都美……生、旦、净、末、丑出来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舞蹈，都很美。比如老生出台，什么正冠、捋髯、抖袖出来都很好看。

乙　您说老生怎么做？

甲　比如老生出台的动作很美。

乙　您来来。

甲　走到上场门（学老生出台动作）："啊嗯，特嗯！"（抖袖，用嘴学小锣）

乙　抖袖，把水袖弹起来。

甲　（做正冠动作）

乙　正冠。

甲　（做捋髯动作）

乙　这叫捋髯。

甲　（做掖水袖动作）

乙　掖水袖。

甲　（迈步）

乙　迈步。

甲　（做端带动作）

乙　唉唉唉，你这叫什么？

甲　端带呀！

乙　唉，端带你手往后搁，（做动作）搁这来。

甲　啊，搁这？（做动作）那成拉车的了。

乙　嗯，那您搁哪儿？

甲　非得搁这儿！（故意把手端在前边）

乙　这不象拉车的了。

甲　好看了吧！

乙　象蹬三轮儿的了！

甲　你这……蹬三轮儿干嘛？你看美吧？

乙　好，漂亮！

甲　这是老生。小生出场比老生还美。

乙　您学学。

甲　比如《玉堂春》。我学学。（转身回上场门）我喝点水！

乙　渴啦！

甲　时间太长了，需要水利支援了。

乙　噢！水利就在这用。

甲　（边做用嘴学场面，做抖袖动作）

乙　抖袖，把水袖弹起来！

甲　（做正冠动作）

乙　正冠。

甲　（将放手）

乙　理髯——唉，不是！小生没胡子！

甲　（迈步）

乙　迈步。

甲　（抬脚）

乙　亮靴底。

甲　你看这脚底下。

乙　看这功夫！

甲　看我这鞋！

乙　看你鞋干什么？

甲　（走到正场，学小生念引子）“为访娇容到洪洞，恩情一旦抛，何日里得相逢……”（用嘴学小锣）“台！”你看这个美吧！

乙　那么最美的是什么？

甲　最美的是花旦出台。

乙　花旦出台最美？

甲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你得够那个条件，身体得长得苗条，象您这体格就不行，（拍乙肚子）太胖了，扮出来也不好看。唱花旦还得脸子漂亮，小白脸，象您这个小黑脸（厌恶地）不行。

乙　就甭研究我啦！

甲　（笑）真是，唱花旦真不容易，您看我要唱花旦还能行！

乙　怎么？（打量甲）

甲　你看我要唱花旦，我这体格，您看这腰多苗条（模拟花旦动作），您看我这面型，都合乎标准的条件。

乙　您哪点合标准？

甲　唱花旦非得这样！长瓜脸儿，尖下颏儿，高鼻梁……

乙　大眼睛？

甲　我就眼睛小点！

乙　您这条件也差啦。

甲　这点您原谅着吧，这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起初这个组织就这样！

乙　你不会改组吗？

甲　没听说过脑袋还能改组。唱花旦眼睛最要紧，你看那花旦一出台，两只眼睛滴溜乱转，二目含情，显着那么天真、活泼、可爱，有的时候花旦出来（做动作）眼睛那么一飞，这都有名堂。

乙　叫什么？

甲　秋波流慧。（对观众）象他这个——（指乙的眼睛）迎风流泪！

乙　合着我这全不行？

甲　你看我给你学个花旦出台。

乙　什么戏？

甲　《鸿鸾禧》，金玉奴出台念四句白，一扔手绢，（做动作）把手这么一抄，用手那么一指，拿眼睛那么一飞，您看那眼睛非常漂亮。

乙　您学一学。

甲　您注意我这眼睛（走到上场门，学花旦出场）：“啊，哈！”（用嘴学场面“五锣”）“台台令令台”，“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贫家，绿窗深寂静，空负貌如花！”（说到花字把手绢一扔，又一接，一飞眼）

乙　（特别惊奇地）哎呀！真好！

甲　您看这眼睛怎么样？您别看我这眼睛小点儿，它有神！

乙　噢！神足！

甲　唱花旦非得眼睛有神，眼睛有毛病就不行。

乙　眼睛有毛病不行？

甲　象眼睛——近视眼就来不了。

乙　近视眼怎么来不了？

甲　当然了——近视眼把眼镜摘掉这相（学近视眼）。在座的有近视眼的人，可别不高兴啊！我说是唱花旦近视眼不行，您不唱花旦近视眼也没关系，您有眼镜还别摘，您要这阵儿一摘，人家倒看出来了！

乙　谁摘啦！

甲　哎，我就这么说。真是，唱花旦的近视眼真不行。您不信我学个近视眼唱花旦，您注意我这眼睛准不好看！

乙　您来来。

甲　您注意眼睛（走到上场门）："啊哈！"

乙　（用嘴学场面"五锣"）"台台令令台"！

甲　（艰难地往前走）

乙　往前迈步啊！

甲　怕掉台底下！（学花旦念引子）"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贫家，绿窗深寂静，空负——"（扔手帕没拿住，搭在肩膀上，这时又要找手帕又要飞眼，十分困窘）花……（花字不敢念出来了，轻轻地一带）

普通话与方言

于连仲、于春早　整理

甲　相声演员都得说北京话。

乙　对！

甲　因为北京人说话外省人也都能听得懂。

乙　是呀！

甲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的人，讲话最难懂了。

乙　哪儿的话？

甲　宁波话。我觉得宁波话音乐性很强，说话似乎不用咬字，用音符就可以说话了。

乙　是吗？哦！就用那1 2 3 4 5 6 7（读乐谱音）。

甲　啊！宁波话管妹妹不叫妹妹。

乙　叫什么？

甲　叫3 3（读咪咪）。

乙　噢！管妹妹叫咪咪，那甭说了，管爸爸一定叫发发（4 4）了！

甲　没听说过！

乙　这么说音乐性不就更强了吗？

甲　就叫妹妹，听着象3 3（咪咪），管嫂子叫5 5（扫扫），在办公室里坐的沙发，叫5 4（扫发），缝衣用

的棉纱线……

乙　说宁波话？

甲　3 5 7（米扫西）。

乙　3 5 7，嘿！ 仨音符。

甲　叫你把这件东西拿来……

乙　宁波话？

甲　1 2（斗来）。

乙　要不拿来？

甲　4 1 2（发斗来）。

乙　嘿！

甲　您比如有姑嫂二人，嫂子在楼上，妹妹在楼底下，嫂子叫妹妹把沙发上的棉纱线拿来，俩人吵起来了，全用音符说话。

乙　您学学？

甲　嫂子先说了：“妹妹，沙发上的棉纱线拿来。”

乙　用宁波话？

甲　3 3，5 4 6 3 5 7，1 2（咪咪，扫发拉米扫西，斗来）。

乙　妹妹怎么回答的呢？

甲　妹妹说了：“嫂子，沙发上棉纱线不拿来！”

乙　用宁波话说？

甲　5 5，5 4 6 3 5 7，4 1 2（扫扫，扫发拉米扫西，发斗来）。嫂子一听她不拿，生气了：“妹妹，沙发上棉纱线，不拿来，懒惰懒惰！”

乙　用宁波话说？

甲　3 3，5 4 6 3 5 7，4 1 2，2 1 2 1（咪咪，扫发拉米扫西，发斗来，来斗来斗）！

乙　噢！这个来斗来斗，就是懒惰懒惰！

甲　妹妹说了："嫂子，沙发上棉纱线不拿来，不懒惰不懒惰！"

乙　用宁波话说？

甲　5 5，5 4 6 3 5 7 4 1 2，4 2 1 4 2 1（扫扫，扫发拉米扫西发斗来，发来斗，发来斗）！

乙　嘿！太难懂了！

甲　所以说咱们都应该学普通话呀！

乙　对了，都得学北京话。

甲　学普通话！

乙　一样！普通话就是北京话。

甲　也不一样，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这是普通话。

乙　北京话呢？

甲　北京话有好些土话，外省人也听不懂。

乙　北京话还有土话？

甲　有哇！您比如这儿有个馒头，我跟你说："哎，老于！你把它吃了。"

乙　吃了！

甲　北京土话有好些说法。

乙　都怎么说呢？

甲　比如这儿有个馒头，我跟你说："哎，老于！你把它开喽！"

乙　开喽？

甲　这开喽，也就是吃了的意思。

乙　噢！

甲　还有哪：你把它餐了，你把它吞了，把它嚼了，把它啃了；再添个字儿：来！把它垫巴喽！

乙　垫巴喽？

甲　都是吃。

乙　就有这么多说法！

甲　北方土话管头还不叫头，叫脑袋瓜儿！“哎，大哥！你脑袋瓜儿怎么红了？”

乙　脑袋瓜儿！

甲　到理发馆就不能说脑袋瓜儿了，得说正字，叫头。比如，您一进门，理发员站起来了：“噢！您来了，您是留分头还是留背头？”

乙　我剃光头！

甲　要说脑袋瓜儿就别扭了。

乙　是吗？

甲　您一进理发馆，理发员站起来了：“嗬！您来了，您是留分脑袋瓜儿？还是留背脑袋瓜儿？”

乙　我剃光脑袋瓜儿……是别扭！

甲　在日常生活中也说头：“老于，有事儿吗？”

乙　没事呀！

甲　“咱们看电影去，你等着啊，我头里买票去了！”头里买票去了，不能说脑袋瓜儿。

乙　要说脑袋瓜儿呢？

甲 那吓人了："老于，有事儿吗？"

乙 没事呀！

甲 "咱们看电影去，你这儿等着啊，我脑袋瓜儿买票去了！"

乙 把身子留这儿了！是别扭！

甲 若是两个北京人吵起来，都说土话，外省人听不懂。

乙 是吗？

甲 比如，他把他脚踩了，他跟他讲理，"哎！你怎么踩我脚哇！招翻了我搂你！""什么？就凭你！你敢搂人，姥姥哇！"这个姥姥就是不服的意思。

乙 是呀！

甲 您细一分析就没讲儿了，姥姥就是外祖母哇，你不服就得了呗，把你外祖母找出来干嘛呀！哎，可是在这儿非得说姥姥不可。

乙 要说外祖母呢？

甲 那可别扭了："哎，你怎么踩我脚哇，招翻了我搂你！""什么？就凭你敢搂人，外祖母！"

乙 嗐！

甲 是不是别扭？

乙 对。

甲 北京土话管好不说好。

乙 说什么？

甲 逗。

乙 对。

甲 "哎，大哥！您看这孩子逗啊！"到天津又不说逗了，

说哏儿：（学天津口音）“耶！二哥！这孩子哏儿呀！”

乙 对！

甲 所以说咱们都得学普通话，要不然太别扭了。您就拿我来说吧，我们一家子五口人，是五个地方的人。

乙 是呀！

甲 我妈是上海人。

乙 说上海话。

甲 我哥哥在天津长大的。

乙 说天津话。

甲 我自小儿在北京学相声。

乙 说北京话。

甲 我爱人是山东的。

乙 说山东话。

甲 我嫂子是唐山的。

乙 说唐山话。这一家子怎么凑和来的！

甲 平常日子还好，一吵起来，那才热闹呢！头几天吵起来一回。

乙 因为什么？

甲 我有个习惯，早晨爱喝茶，我哥哥瞧不惯，你可以给我提意见哪！不！他在旁边儿说闲话。气人极了！

乙 说什么来着？

甲 （天津方言）“耶！喝茶了，茶叶香，钱可没了！兄弟，哏儿呀！”

乙 这哏儿用这儿了！

甲 我一听就火了：“怎么啦？我喝茶哏儿什么呀！我知道

你这是想管着我，告诉你说，还甭说有妈在，没妈在你想管着我？姥姥！”

乙　嗬！

甲　我哥哥一听着急了：（天津话）“谁敢管你呀，你是我们家阎王爷！怎么的了这是，这……这不遭改吗！”

乙　嗬！

甲　我妈一听赶紧出来了。

乙　他说上海话呀！

甲　（上海话）“啊唷啊唷，啥事体啥事体，啥个事体唷！侬大清老早起来就戏相骂，侬看还象啥个人家来！”

乙　嘿！

甲　我爱人过来了。

乙　她说山东话。

甲　山东人气粗，冲我就来了：（山东话）“怎么咧怎么咧？有什么话，你少说两句，不就完咧呗！”这么会儿我嫂子来了。

乙　她说唐山话。

甲　冲着我：（唐山话）“哟！我说兄弟，大清早这是怎咧，居家过日子吵吵闹闹，伤了弟兄们的和气，你这家伙雷子，你这是做啥咧！”

乙　嗬！

文 昭 关

彭国良　述
纪　元　整理

甲　你是个相声演员？

乙　对呀。

甲　说相声比较简单，没有音乐伴奏，也不用布景道具，随便的衣服就能上台。

乙　简便灵活嘛。

甲　演戏可就复杂了。

乙　怎么个复杂法？

甲　道具有大道具、小道具，灯光有耳光、面光，布景有硬片、软片、勾灯、吊挂，有音响效果，乐队伴奏。

乙　综合艺术嘛。

甲　尤其是京剧，在穿戴打扮上更讲究。

乙　对，都有一定的规矩。

甲　刘备戴王帽、穿红蟒；张飞穿黑蟒，画大花脸；关公是绿蟒袍、夫子巾，画红脸，手里拿着青龙偃月刀。

乙　这看着多带劲。

甲　不这么打扮就不行。不信，你让刘备穿腈纶毛衣，张飞穿棉猴，关公上身皮夹克、下身大马裤、脚蹬尖皮鞋、

头戴前进帽、手里拿着匣子枪……

乙　没听说过！

甲　演戏不容易，不管你有多少年的舞台经验，每次上场都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稍不注意就容易出错。

乙　在台上出错都是什么原因呢？

甲　那可多了。骄傲自大容易出错，思想溜号容易出错，慌张忙乱也容易出错。

乙　是呀。

甲　我就见过这么一位，有了点名气就骄傲得了不得，总觉得比别人高一头，又端架子又摆谱。

乙　你看看。

甲　到了后台，别人背背词啦，做演出准备啦，他不。

乙　他干么呀？

甲　二郎腿一翘，这手夹着烟卷，这手端着茶碗，他是又抽又喝。

乙　瞧这模样。

甲　有人过来：“咱们对对词吧。”

乙　对对词。

甲　他把手一摆：“不用，不用。”

乙　什么味呀！

甲　又有人过来：“赶紧化妆吧。”

乙　化妆吧。

甲　他把手一摆：“不忙，不忙。”

乙　瞧这酸劲。

甲　又过来一个人：“工资我给你捎来了。”

乙　给工资。

甲　他把手一摆——

乙　“不要，不要！”

甲　“拿来，拿来。”

乙　嘿！

甲　差十分钟该他上场了，他才开始化妆。

乙　那能赶趟吗？

甲　还别说，人家什么事儿也没耽误，化完妆正好。

乙　还真有两下子。

甲　那天演的是《打棍出箱》。

乙　就是《问樵闹府》。

甲　有这么一场该他唱四句摇板。

乙　什么词？

甲　这么唱的。

乙　你给学学。

甲　（唱）“适才樵夫对我论，老贼名叫葛登云，甩开了大步往前奔，不觉来到贼的府门。”

乙　这词挺好记。

甲　可叫他给忘了。

乙　全忘啦？

甲　没全忘，就把那老贼的姓名给忘了。

乙　是呀。

甲　前边唱得挺好，（唱）“适才樵夫对我论，老贼名叫——”

乙　这就忘了。

甲　到底人家有舞台经验，一点也没慌。

乙　他怎么办呢？

甲　把三个手指头一捏："哎呀且住！"

乙　"匡才匡"！

甲　他要了"住头"以后，加了一段念白。

乙　说的什么？

甲　"适才那一樵夫对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乙　好嘛，说实话了。

甲　接着手往太阳穴那一扶："单说是这这这这……"

乙　又要上"乱锤"啦。"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

甲　你这要猴来啦？

乙　谁叫你那直门转悠啦！

甲　他那儿想那老贼的名哪。

乙　想起来了吗？

甲　没有。

乙　这下子要出丑。

甲　出不了丑，他有招。

乙　什么招？

甲　他转到乐队那边，要问问打鼓的。

乙　对，打鼓的都懂词。

甲　问不能明说，得讲行话。

乙　什么行话？

甲　管打鼓的叫"合字"，忘不说忘，说"垫啦"。

乙　噢。

甲　他转到打鼓的眼前："合字，我垫啦。"

乙　垫啦就是忘啦。

甲　打鼓看他平常架架哄哄的就有气，今儿个又一忘词，气可就更大了，冲他一翻眼睛，说出来一句话，好玄没把这位吓趴下。

乙　打鼓的说什么？

甲　"你垫啦？我也垫啦！"

乙　得！

甲　"哎呀，不凑巧哇！""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匡……"

乙　又转上啦！

甲　这就是骄傲自大出的错。

乙　可不嘛。

甲　这要是在上台前过过词，哪能出这事。

乙　骄兵必败嘛。哎，你说那思想溜号出错呢？

甲　那位演员是唱花脸的。这天唱《火烧连营》，他扮演孙权，上场有一句报名，他给忘啦。

乙　那怎么能忘呢？

甲　脑袋里想别的哪。在家里刚吵完架，老婆非要和他离婚不可。

乙　瞧这事。

甲　都上场了，一边走着台步，还一边琢磨哪："要离婚东西可怎么分呢？孩子归谁？给她吧，不行。"

乙　怎么呢？

甲　“还得拿抚养费。”

乙　舍不得钱呀！

甲　“我留着，不行！”

乙　又怎么？

甲　“我没奶喂呀！”

乙　嗐！

甲　本来到台前一抱拳：“俺，孙权。”就完啦。

乙　多简单哪。

甲　他也是，双手一合：“俺，孙——”

乙　看什么呀？

甲　他看见观众席里，有一对夫妻紧紧靠在一起。

乙　看人家干嘛呀？

甲　他想了，你们那么亲热，我可要离婚啦。

乙　这都哪跟哪呀！

甲　就这么一分神，把下边那“权”字给忘了。

乙　出错了不是！

甲　这位在台上愣住了，“嗯？我是谁呀？”

乙　得。也想法去问问别人吧。

甲　他不行，缺乏舞台经验，一忘词，眼也花了，耳朵也嗡嗡了，脑袋也大了，心里也胡涂了，站在那儿都这模样了。

乙　嚯！脱相啦！

甲　有一个打旗的要告诉他还怕台下听见。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这个人挺机灵，用旗一挡，冲他一伸拳头，怕他不明

白，还把那手一张一合，又晃了晃。

乙　这可够清楚的啦。

甲　这位一看那打旗的拳头，明白了，“噢，我是孙权。”

乙　才认出自己来。

甲　可是他又想：“你伸出拳头就得了呗，还抓挠两下干嘛呀？”

乙　不是怕你不明白吗？

甲　想到这顺嘴就把名报出去了：“俺，孙——挠。”

乙　孙挠哇！

甲　东吴的那是孙挠吗？

乙　东吴的要是孙挠，北魏的可就是曹飞啦。

甲　我这一挠。

乙　我这一飞。

甲　我挠挠挠。

乙　我飞飞飞。——逗小孩哪！

甲　这就是思想溜号出的错。

乙　可不是嘛，要思想集中就不会出这种事。哎，那慌张忙乱出错的你也见过吗？

甲　见过呀。

乙　也忘词了？

甲　词没忘，在穿戴上出错了。

乙　穿戴上出什么错？

甲　那天演的是《文昭关》。

乙　列国戏。

甲　剧中主要人物是伍子胥，他应当是戴文生公子巾，穿箭

衣马褂，手拿马鞭，腰挂宝剑。

乙 是这样打扮。

甲 在“长锤”的锣鼓点中上场，来到台口一跺脚：“咳！”

乙 干嘛呀？

甲 叹息过不了关。

乙 心急着哪。

甲 接着唱四句西皮快板。

乙 怎么唱的？

甲 我给你学学。“匡七台七，匡七台七，匡七台七，匡七台七，匡。”“咳！”

乙 叹息过不了关。

甲 （唱）“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挎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乙 言前辙。

甲 这个演员最近要结婚，他在家忙着打立柜，上剧场可就来晚了。

乙 要误场不是。

甲 刚到后台，又有个朋友找他。他一边忙着化妆，一边和他朋友聊天。

乙 还聊哇？

甲 聊，立柜刷什么色的油漂亮啊，烫什么样的花美观哪。

乙 这多耽误事。

甲 刚穿完服装，戴上髯口，前台的“长锤”已经打起来了。

乙 快上场吧。

甲　他一边往前边跑，一边还回头冲他朋友："你等我一会儿，这场下来再研究研究。"

乙　还研究哇！

甲　刚要上场："哟，宝剑还没戴哪。"

乙　多悬。

甲　赶忙跑回来到那架子上摘下一个戴上就走。

乙　瞧这个忙劲。

甲　不忙不行啊，那"长锤"打了有五分钟啦。

乙　谁让你净扯闲事啦。

甲　他上场走了几步就觉得情况不对。

乙　怎么呢？

甲　往常出场，观众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看戏，今个怎么指手划脚，议论纷纷呢？

乙　出什么毛病了吧？

甲　"不能啊，帽子戴偏了？没偏。胡子挂歪了？没歪。衣服穿差了？没差。马鞭？拿着哪。宝剑？戴着哪。"他低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可坏喽！"

乙　怎么啦？

甲　戴的那不是宝剑，是腰刀。

乙　哎，刚才他戴的不是宝剑吗？

甲　哪儿呀，他刚才一慌，也没看准，就把腰刀当宝剑挂上了。

乙　那也没关系，先这么对付一场，下一场再换过来。

甲　别的戏要戴错了，观众没注意，也许看不出来，这出戏不行啊。

乙　怎么呢？

甲　那唱词里不还有“腰中枉挎三尺剑”吗？

乙　我还忘了这个茬啦。

甲　这位还真沉得住气，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愣把这四句词给改过来，说明了不戴宝剑戴腰刀的原因。

乙　怎么改的？

甲　原来是言前辙，他给改成摇条辙了。

乙　你给学学。

甲　一手甩马鞭，一手摸刀把，在台上一跺脚：“咳！”

乙　叹息过不了关。

甲　这错出的真冤！

乙　还冤哪！

甲　（唱）“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浇，一路上盘费花光了，卖了宝剑换腰刀。”

乙　卖啦！

铡 美 案

于连仲　整理

甲　每一出戏都有它的中心思想。

乙　是呀。

甲　就拿《铡美案》这出戏来说，是反映秦香莲敢和封建统治者作斗争；陈士美忘恩负义，喜新厌旧；包公主持正义，没有包公就铡不了陈士美。

乙　对！主题思想很明确。

甲　包公是清官。他姓包名拯字希文，人称包龙图、包文正、包公、包大人、包先生、包老爷、密斯特包！

乙　英文哪！

甲　包公是龙图阁大学士，兼代开封府尹，主持正义，早看出陈士美是个结过婚的人。

乙　怎么陈士美结过婚还能看得出来？

甲　老戏唱词儿里有："我看你左眉长右眉短……"陈士美是当朝驸马，他长的怎么样？

乙　一定好看。

甲　不！非常难看，他左眉长，右眉短。（学）

乙　什么模样儿！

甲　往下听，更难看啦："左膀高来你的右膀低"，陈士美

左膀高，右膀低，这样儿。（学）

乙　行了！行了！

甲　“眉长眉短有儿女”，青年人婚后不能要小孩儿。

乙　怎么哪？

甲　没小孩时候五官端正，一有小孩儿就这模样啦！（学）

乙　嗜！

甲　“膀高膀低定有贤妻”。青年人千万别结婚，没结婚时候线条、体型儿、模样儿挺好看，结婚以后，全这模样儿。（学）

乙　这都是哪的事呀！

甲　女同志搞对象，看见这模样儿的别跟他搞。

乙　为什么？

甲　他有贤妻了。

乙　你这是胡讲啊！

甲　这都是过去的老词儿。

乙　现在改了。

甲　包公好言相劝，陈士美拒不承认，两个打赌击掌！

乙　这段叫“双击掌”。

甲　包公陈州放粮，秦香莲真来找陈士美来了。

乙　对！“闯宫”。

甲　陈士美不认秦香莲，又命韩琪后边追杀！

乙　这段叫“杀庙”。

甲　一无冤二无仇，韩琪下不去手，自刎身死，放走他们母子三人。旧恨新仇，秦香莲在包公台前告陈士美。

乙　唉！“告刀”！

甲　包公一听就火了："来人！把陈士美逮捕了！"

乙　您等会儿，怎么这就逮捕了？

甲　包公那脾气，他哪管这个。

乙　不行您哪。陈士美是当朝驸马，皇亲国戚，那得请。

甲　对！请陈士美过府饮宴，包公迎到府前，抱拳拱手：（天津方言）"这不陈大爷嘛？那么来晚了？没给您啦准备嘛好饭，贴饽饽，熬小鱼儿。二格！打酒去！"

乙　您先等等，包公是哪的人？

甲　天津人，这谁不知道？

乙　我就不知道！

甲　那是你不注意，饭馆里写的明白："天津包"，天津包儿就是包公啊！

乙　嗐，那是包子铺。

甲　对呀！没有包公，哪来的包子？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包公是安徽省合肥市小包村的人。

甲　对。见面苦口婆心，好言相劝："陈驸马，若不认她母子三人，定流落他乡，挨门乞讨。结发之妻，幼小儿女，你我做父母者哪能忍心！"

乙　真是语重心长。

甲　陈士美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不认。包公火了，把证据拿出来了：（唱）"驸马公休要巧言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香莲状，驸马公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你欺君主，瞒皇上，已婚男儿招东床，状纸押在二堂上，驸马！咬定牙关为哪桩？"有人告你，该认了吧？陈士美一看来劲

了："既然有人将我告，你何不升堂问根苗？"包公一听："逗气儿，爷们儿！"

乙　"爷们儿"？这是包公说的？

甲　我体会剧情发展到这儿应该有这么一句。

乙　没听说过。

甲　包公火了：（唱）"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霎时叫尔魂魄消。王朝马汉站堂道，"咚咚咚，"升——堂！""带上秦香莲叫她认夫妻！""带秦香莲！"我给你学两句梅派。

乙　好哇！

甲　秦香莲饱受冤苦，悲悲切切，但很刚强。您注意她这感情。控诉陈士美的罪行。

乙　您给学学。

甲　（唱，声音嘶哑）"秦香莲上堂来……"

乙　行了，行了！谁踩你脖子啦？这是什么味儿！

甲　控诉，能有好味吗？"秦……"

乙　行了，别唱了。

甲　秦香莲往那一跪，陈士美一脚把她踢个跟头，拨宝剑就要杀。眼看宝剑就到了，包公过去来不及了，一着急，急中生智，撩袍把手枪掏出来了："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乙　不许动！把扇子放下！那时候有手枪吗？

甲　老手枪！

乙　没听说过！用袍袖一挡就成了。

甲　包公心里不痛快，好小子，这么厉害！（唱）"你命韩

琪行霸道，杀妻灭子为哪条？”（学陈）“我命韩琪你们谁知晓？”（学包）“现有你宫内杀人刀！”（学陈）“为何有刀无有鞘？”（学包）……

乙　怎么啦？

甲　包公让陈士美问得张口结舌。

乙　没有刀鞘！

甲　在这关键时刻，秦香莲唱了一句。

乙　怎么唱的？

甲　（变味儿）“刀鞘现在……”

乙　怎么又唱上了？

甲　你让我唱的。她说：“刀鞘现在韩琪腰。”包公命令：“王朝马汉取刀鞘。”王朝马汉领命，出了开封府，一骗腿，骑上摩托，嘟嘟嘟……

乙　下来！那年头有摩托吗？

甲　老摩托！

乙　什么呀？骑的快马！

甲　取回刀鞘，一对正合适。陈士美害怕了：“大堂之上刀对鞘，谅我插翅也难逃。人来与爷忙顺轿——”包公上去一挡：“哪里去？”你上哪儿？（东北话）

乙　这是哪的话？

甲　我怕你听不清楚。

乙　全听得明白。

甲　陈士美一撇嘴：（唱）“我与你金殿上面见当朝！”你干嘛？在开封府欺负我！走，找皇上去，我不怕你！……

乙　怎么啦，这是？

甲　陈士美吓哭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他用皇上吓唬包公，包公不怕：(唱)“开封府有人将你告，你先打官司后上朝。”

乙　铁面无私，够厉害的。

甲　陈士美还嘴硬：(唱)“纵然有人将我告，你把我当朝驸马怎开销？”

乙　嗬，嘴是够硬的！

甲　包公一听火了：(唱)“哼，慢说你是驸马到，就是那凤子龙孙某也不饶。头上打去乌纱帽——”他妈的！

乙　骂人哪！

甲　包公没骂，我骂的。(唱)“然后再脱尔的蟒龙袍！”——坏了，鞋开绽了！

乙　你慢着点儿呀！

甲　这时候四个武士，捆上陈士美往起一架。包公过来：“陈驸马！”“包相爷！”“陈士美！”“包炭头！”

乙　包炭头？

甲　陈士美倒霉，包公本来就黑，你叫他炭头，能爱听吗？

乙　应该哪？

甲　应该捧他：“小白脸。”包公一听多乐：“夸我小白脸儿，太好了，你走吧！”

乙　象话吗？

甲　就在这时候出事儿了，跟来的太监跑了，禀报公主，公主和太后离了宫院：“三轮！拉我开封府，五毛钱，快

着点儿！”

乙　下来！那时候有三轮儿吗？

甲
乙　老三轮！

甲　你也知道了？

乙　太后、公主能坐三轮儿吗？

甲　着急呀！

乙　那也不能坐三轮儿呀。

甲　坐什么？

乙　无轨……我也乱了。龙车凤辇！

甲　对，到开封府讲情。包公为难了："铡吧，对不起太后，太后是我干娘。不铡吧，秦香莲冤沉海底。"回身取了三百两银子给秦香莲。心想等她走了，铡不铡在我。秦香莲接过银子心里难受：我们千里迢迢来找丈夫，不认还要杀我们；告到包公这里，给了三百两银子，上哪讲理去呀？心里一难受唱了两句。

乙　怎么唱的……你还是说得了，那味儿实在受不了。

甲　她唱："人言包公是青天，看来官官相护有牵连。"银子往堂上一扔，领孩子走了。王朝听见她唱了，赶紧告诉包公。

乙　对！

甲　"报告！"

乙　什么毛病？吓我一跳！

甲　王朝一说，包公火了："把香莲叫回来，我要当着你的面，铡陈士美，为你母子报仇！"

乙　好！

甲　就这时候，太后把胳膊塞铡刀里了："要铡驸马连我一块儿铡。"戏演到这儿，台上台下全同情秦香莲，主张包公铡陈士美，为香莲伸冤报仇，大快人心。看这老太太捣乱，心里别扭，其中有位天津观众"噌"蹦台上直嚷："包公，铡！铡！铡！连这老婆子一块铡！完事上法院，我去！"

甲
乙　他去呀！

数 来 宝

于春早 整理

甲 您说相声都讲究什么呀？

乙 说，学，逗，唱。

甲 唱能唱什么呀？

乙 唱的可多了，什么京戏、评戏、梆子、大鼓、数来宝……

甲 您还能说数来宝？

乙 啊！

甲 数来宝可不容易。

乙 那算什么呀，我全会！

甲 算什么？首先说，这七块板儿就不容易打。

乙 你会吗？

甲 会呀！

乙 你打一个。

甲 行。（打板）

乙 噢！他要过饭！

甲 你别瞧这要饭的玩艺儿，你还打不上来呢！

乙 这算什么呀！（打板）

甲 噢！他也要过饭！

乙 嗬！这儿等着我哪！

甲　您这看法不对呀！用数来宝要饭这是在旧社会，今天它不但是文艺形式的一种，在宣传鼓动工作上也起到了文艺尖兵的作用。

乙　哦！

甲　其实在旧社会，数来宝也不容易。

乙　怎么？

甲　它得讲究现编词儿，要三快。

乙　哪三快？

甲　眼快、心快、嘴也快。

乙　眼快？

甲　眼睛看见了。

乙　心快？

甲　心里立刻就编好了词儿了。

乙　嘴快？

甲　嘴里就唱了出来。您看在旧社会数来宝的一进大街，不管有多少买卖，三百六十行，碰见什么全有词儿。

乙　你行吗？

甲　我最有把握了。

乙　好！这么办，你好比是那个数来宝的，我就是开买卖的大掌柜的，我开什么买卖你全有词儿吗？

甲　你开什么买卖我全有词儿。

乙　行了！由现在起，这个桌子就不是桌子了，它是开买卖的栏柜；我是掌柜的，不定开的什么买卖，你就是这个数来宝的。

甲　行！我是数来宝的，你是开买卖的少掌柜的！

乙　少掌柜的？

甲　内掌柜的！

乙　内掌柜的干嘛呀？

甲　反正买卖是你们家的！

乙　不行！我是掌柜的！

甲　行！你开什么买卖我全有词儿。

乙　来吧！

甲　（打板）"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离离拉拉挂起来。这二年，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

乙　走走走！

甲　"叫我走，不能走，走到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今天我得饿一宿！"

乙　你怎么单要饭哪？

甲　"掌柜的问我为什么单要饭，要饭不能把我怨。蒋介石，打内战，法币改成金元券，由一百，到一千，由一千，到一万，我上街买了一斤面，票子用了二斤半！经济压迫民遭难，因此我才要了饭！"

乙　哎哎哎！

甲　"你也哎，我也哎，哎的我倒也呆呆，早知道掌柜的规矩大，不叫说话不说话！"

乙　我开什么买卖你要钱哪？

甲　"不是我不害臊，你什么买卖我也要，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也许我要，只要你开张有字号，今天我就要的着。"

乙　要的着哇！你看什么买卖？

甲　“从小儿我没念《三字经》，您这字号我认不清。”

乙　认不清啊！告诉你：杂货铺！

甲　“打竹板，迈大步，掌柜的开个棺材铺，您的棺材做的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活人受不了，装里死人跑不了，装里病人养不好……”

乙　等等等！谁告诉你我开棺材铺？我开的是杂货铺！

甲　杂货铺？

乙　啊！

甲　那……您开棺材铺多好哇！

乙　好什么呀？

甲　棺材，棺材，您这买卖发财。

乙　噢！发财？

甲　对啦。

乙　不开！

甲　你看……它这棺材铺的词儿我熟。

乙　噢，词熟？

甲　对。

乙　不开！

甲　你看！

乙　行了行了，没词儿了是不是？我改个别的。

甲　不用改，什么没词儿了！你开什么买卖？

乙　杂货铺。

甲　杂货铺算什么呀！你都卖什么？

乙　什么都卖，油、盐、酱、醋、青菜、杂粮。

甲　卖青菜？

乙　啊。

甲　卖葱不卖？

乙　卖。

甲　行了！

乙　有词儿了？

甲　"杂货铺儿，你卖大葱，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儿地上长，一头儿土里生，一头儿实，一头儿空，一头儿吃，一头儿扔，掌柜的就卖一棵葱！"

乙　我这杂货铺快关板了！就卖一棵葱啊？什么都卖！

甲　"不赖不赖真不赖，杂货铺还把棺材卖！"

乙　不卖！告诉你，什么都卖，就不卖棺材。

甲　什么都卖？

乙　啊。

甲　"叮叮叮，当当当，杂货铺里卖手枪！"

乙　没有！

甲　你说的，什么都卖。

乙　啊，什么都卖，就是不卖手枪。

甲　你到底卖什么？

乙　油、盐、酱、醋、青菜、杂粮。

甲　你听词儿吧："打竹板儿，迈大步，掌柜的开个杂货铺。杂货铺儿，货真全，红糖好，白糖甜，要买次糖图省钱。买一包花椒张着嘴儿，买一包胡椒滴溜儿圆，小虾米，弯又弯，黄花、木耳上秤盘，筷子犯了什么罪？三道麻绳将它缠，二踢脚，三寸三，大年三十儿用火点，

嘣——叭！上了天！”

乙 还有杂粮呢！

甲 “碾、盘、罗、柜不住磨，每一天都磨万担粮，荞面、白面、大米面，磨出米来似雪霜，粳米好，老米长，要吃小米金黄黄，黑豆黑，黄豆黄，粉红色的是高粱。掌柜的心狠似大老虎，往棒子面里掺黄土！”

乙 没有！告诉你，我不开杂货铺了，我改买卖了。

甲 “打竹板，迈大步，掌柜的开个棺材铺！”

乙 我还没开哪？

甲 这回您该开棺材铺了！

乙 不开！我呀，这回卖冰棍儿。

甲 卖冰棍儿？

乙 对了！有词儿吗？

甲 那算什么啊！卖冰棍儿啊！（打板）“打竹板……打竹板……”

乙 没词儿了！

甲 “打竹板儿真有趣儿，大掌柜的你卖冰棍儿。”

乙 对！

甲 “您这冰棍儿真卫生，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的冰。吃冰棍儿……吃冰棍儿……”

乙 没词儿了。

甲 “您还得吃冰棍儿！”

乙 这么会儿我吃三根冰棍儿了！

甲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小豆、橘子、有香蕉，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乙　这是冰棍儿？

甲　火钩子！

乙　火钩子能吃吗？行了，这回又改了买卖了！

甲　“打竹板儿，迈大步，掌柜的开个……”

乙　又是棺材铺哇！这回我开澡堂子了！

甲　又开澡堂子了？

乙　啊！

甲　“打竹板儿，我走慌忙，掌柜的开个洗澡堂。您这个澡堂真卫生，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乙　啊？好嘛！洗完澡都冻成冰棍儿了！

甲　“您这澡堂真卫生，手巾又白水又清。洗澡的，进门来，胰子香，手巾白，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乙　没听说包脑袋的！

甲　“有温水儿，有热水儿，越烫越美越咧嘴儿。有一个老头八十八，一进池塘笑哈哈，头又晕，眼又花，呱叽摔个大马爬！伙计一见往外搭。”

乙　怎么啦？

甲　晕塘子啦！

乙　那快搭出去吧！告诉你，这回我不开买卖了，我呀，娶媳妇儿！看你有词没有？

甲　你干嘛？

乙　娶媳妇儿，有词儿吗？

甲　你听词儿吧：“打竹板儿，真有趣儿，大掌柜的要娶媳妇（份）儿……”

乙　不象话！

甲　“打竹板儿，真有点儿，大掌柜的娶媳妇（戏法）儿……”

乙　我还娶魔术哪！

甲　“我来的巧，来的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亲戚朋友把喜道，掌柜的堂前哈哈笑。前边儿铜锣开着道，后边抬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地，拜罢天，拜罢天地拜祖先，拜罢祖先拜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入洞房，乐悠悠，新郎过去掀盖头。掀起盖头留神瞅，新娘子是个大光头！”

乙　秃子？

甲　“秃头顶，大眼珠儿，张嘴说话嗓门粗。”

乙　男的？

甲　“大胖子体重足有三百斤，掌柜的娶个鲁智深！”

乙　啊！我成小霸王啦！

扒马褂

刘宝瑞、侯宝林、孙玉奎　整理

时间：旧社会。

地点：北京街头。

人物：丙——少爷"秧子"。

　　　甲——帮闲者。

　　　乙——艺人。

乙　这回您二位帮我说一段。

甲　对！咱们仨人说一段。

丙　不！这回我唱一段。

甲
乙　（同拦丙）你唱什么呀？净是俗套子，还唱哪？

丙　这回我唱新鲜的。

甲　你有什么新鲜的？不就是太平歌词吗？

丙　不是老调儿的，是新调儿的。

甲　成啦！新调儿的也别唱了，只顾你嗓子痛快了，你知道人家耳朵受得了受不了啊！你打算把大伙儿都气跑了是怎么着？

丙　合着我一唱就把人家气跑了？好！我不唱了！我走啦！

让你行不行！

甲 你走也没关系，我们俩人说！

丙 你也别说了，你也得跟我走！

甲 我不走！

丙 你不走？好！把马褂给我脱下来！（扒甲的马褂）

甲 嗳……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乙 嗳……二位！二位！有话慢慢说，怎么回事啊？（把二人分开）

丙 要马褂！

乙 你要他马褂干嘛呀？

丙 干嘛？这马褂是我的。

乙 （问甲）这马褂是他的吗？

甲 是啊！

乙 那就给人家吧。

甲 你干嘛！帮凶！

乙 什么叫帮凶啊？穿人家的衣裳为什么不给人家哪？

甲 我不能给他。

乙 为什么哪？

甲 我怕他卖喽！

乙 咳！他扔了你也甭管哪！

甲 你说那个不行啊！我给他，我穿什么呀？

乙 这叫什么话呀？我问你这马褂是不是他的，是他的给他！

甲 啊！不错！是他的，可我不是从他手里借的。

乙 跟谁手里借的？

甲 跟他妈手里借的。

乙　那也是他的东西呀！

甲　虽然是他的东西，咱不白穿啊！

丙　噢！你给拿过利钱？

甲　别看没拿利钱，可比拿利钱强。（向乙说）有一天，我出门儿有点事，想借他的马褂穿穿。我就上他那儿去了。我说："大哥在家吗？"他妈打里边出来了："噢！老二呀！你大哥没在家，有什么事啊？"我说："大妈，我想借大哥马褂穿穿。""噢！我给你拿去。"把马褂拿出来了，他妈跟我说："老二呀，你得照应你大哥点儿，他这人说话总是云山雾罩，没准谱儿，又爱说大话，常叫人家问住。在外边怄了气，回到家也找寻我们。如果他要叫人家问住的时候，你要在旁边，你可想着给人家解释解释，想主意往圆满里说。"这马褂怎么是白穿哪？这比给他拿利钱强啊！

乙　噢！是这么回事。（向丙说）人家穿你这马褂也不白穿啊，人家还帮你的忙哪！

丙　帮忙？我刚说唱一段，他说我打算把人家气跑了。

乙　说句笑话，您何必往心里去啊？这么办！您要愿意唱您就唱。

丙　唱什么呀？都叫他把我气晕了，说吧！

乙　嗳！说可是说，您可别云山雾罩！

丙　这叫什么话呀？就凭我这学问，怎么能云山雾罩哪？他刚才说我叫人家问住，那不是问住，因为我这人学问太大了，我说出话来，那些人不懂，成心要跟我抬杠，我一看那些人不懂哪，我赌气了就不理他们啦，这样就好

象我叫人家问住了，其实不是。再说，就凭我这学问，能叫人家问住吗？您说什么事情咱不知道啊。就拿昨天说吧，我说得刮风，结果半夜里就起风了。

乙　倒是有点儿风。

丙　有点儿风？风可大了，整刮了一宿啊。嗳！我家里有一眼井您知道吗？

乙　不就靠南墙那个吗？

丙　是啊！您就知道那风多大了，一宿工夫，把井给刮到墙外去了。

乙　什么？

丙　把井给刮到墙外去了。夜里我正睡觉呢，愣叫大风给吵醒了，我听着光当光当的，溅了一窗户水。天亮我这么一瞧，院里井没了，开大门一瞧，井在墙外头哪！

乙　没听说过。

丙　这我能说瞎话吗？你要不信，你问他去。（指甲）

乙　（问甲）跟您打听点事儿，您说风要刮得太大了，能把井刮到墙外去吗？

甲　象话吗！井会刮到墙外去了？

丙　（扒甲马褂）你把马褂脱下来吧！

甲　嗳！你不是不要了吗？

丙　不要啊！我家里那眼井刮到墙外边去了，你怎么说不知道哪？（要扒甲马褂）

甲　噢！（向乙说）他家里那眼井啊？

乙　是啊！

甲　不错，是刮出去了。

乙　是刮出去了？那就问你吧，怎么刮出去的？

甲　你听着呀，不是他家里那眼井吗？井，你懂吗？就是里头有水！

乙　废话！井里怎么会没水呀，我问你怎么刮出去的？

甲　怎么刮出去的？你听着呀！他不是……他这个……啊！他那个井啊！横是水浅了，压不住了，刮出去了！

乙　不象话！就算是干井也刮不出去呀？

甲　你说刮不出去，眼睁睁地刮出去了！

乙　怎么刮出去的哪？

甲　你听着呀！你不是问他家那井怎么刮墙外边去了吗？因为他家那墙太矮了！

乙　多矮也刮不出去呀！

甲　他家那墙不是砖墙。

乙　土墙也刮不出去呀！

甲　是篱笆墙，篱笆你懂吗？

乙　篱笆我怎么不懂啊！

甲　懂！啊！懂就完了！

乙　什么就完了？我问你这井怎么会刮到墙外边去了？

甲　还没明白哪？

乙　你说什么啦？

甲　你不是问这井吗？噢！是这么回事，因为他家那篱笆墙年头太多了，风吹日晒的，底下糟了，离着井也就二尺来远。那天忽然来了一阵大风，篱笆底下折了，把墙鼓进一块来，他早起来这么一瞧，睡眼朦胧的："哟！怎么把我这井给刮到墙外边去了？"就这么给刮出去的。

乙　噢！这么回事？

甲　嗳！你明白了吧？（点手叫丙）过来吧！你这是怎么说话哪？

丙　我说话不是爱抄近吗？

甲　你抄近，我可绕远啦！你瞧出这脑袋汗。

丙　（指乙）这人也死心眼。

甲　也没有你那么说的呀！这马褂怎么样？

丙　你再穿半拉月。

乙　（自言自语）嗬！这马褂可真有好处，明儿我可得多做几件马褂。

甲　（向丙说）你说话可留点神吧。

丙　我知道啊！（向乙说）这不是说瞎话吧？墙进来了，井可不就出去了。

乙　没有象你这样说话的。

丙　修理修理这墙，花了好几十！这档子事刚完，跟着又一档子事！

乙　什么事哪？

丙　上月我买个菊花青的骡子，您大概听说了？四百多块！您说这不是该着倒霉吗，那天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乙　那么大个儿骡子会掉茶碗里烫死啦？骡子多大，茶碗多大？

丙　大茶碗！

乙　大茶碗还有房子那么大的茶碗？没有这个事！

丙　这我能说瞎话吗，有人知道啊！

乙　谁呀？

丙　他！（指甲）

乙　（问甲）嗳！问你一档事，菊花青的骡子，掉茶碗里给烫死了，你说有这事吗？

甲　你还没睡醒哪？骡子会掉茶碗里……

丙　（扒甲的马褂）把马褂脱下来吧！

甲　嗳！……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再穿半拉月吗？

丙　半拉月，半年都没关系，我那骡子掉茶碗里给烫死了，你为什么装不知道啊？

甲　噢！他那骡子掉茶碗里给烫死了，不错！有这么回事。

乙　这马褂劲头儿真足啊！有这么回事？好！那干脆问你吧！这骡子怎么会掉茶碗里烫死了？

甲　这我知道啊，我看见啦！

乙　怎么烫死的哪？

甲　是这么回事，你不是问这骡子怎么会掉茶碗里烫死的吗？告诉你！因为他那骡子讨厌，他也不留神，所以掉茶碗里烫死了！

乙　不象话！那茶碗多大？那骡子多大？那能烫得死吗？

甲　嗐！你这人真糊涂，它不是光烫啊，它是连淹带烫，这么死的。

乙　更不象话啦！那茶碗连个骡蹄子也下不去呀？

甲　这不是巧劲儿吗？

乙　没听说过！越说越不象话啦！

甲　你认为这不象话，那可就没办法啦！总归一句话，也是这骡子命该如此！

乙　什么叫命该如此呀？他那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你不是瞧见了吗？我问你茶碗里怎么会烫死骡子？

甲　咳！什么骡子呀！你听错了，他说的是螺蛳，是吃的那螺蛳，那要掉茶碗里还不烫死啊？

乙　（问丙）噢！你说的是螺蛳？

丙　不是！是骑的那骡子哟！

甲　骑的那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丙　啊！

甲　（自言自语）骑的那骡子？噢！我想起来了，什么茶碗呀，大概是唐山那边有个地方叫茶碗。

丙　不对！是喝茶的那茶碗。

甲　嗬！真要命！喝茶的那茶碗烫死骡子？

乙　怎么烫死的哪？

甲　他是这么回事，噢，我想起来了！对啦！这就对啦！

乙　什么对啦？怎么烫死的哪？

甲　您知道冯四爷吗？

乙　哪个冯四爷？

甲　草垛儿冯家。

乙　我问你怎么烫死的骡子，你跟我说冯四爷干嘛呀？

甲　你别忙呀！他这骡子与冯四爷有关系。那天冯四爷办生日，（指丙）他去了，骑着他那新买的骡子。冯四爷说："噢！你来了，给车钱了吗？"他说："我骑着骡子来的。"冯四爷说："对啦！我听说你新买一头骡子挺好？"他说："脚程还挺快。"冯四爷说："我瞧瞧！"出来一瞧："嗬！这骡子好啊！"冯四爷这么一夸好，他这人也挺外场："好啊，四爷！您知道我干嘛来了？就为给你送骡子来了，这算送你啦。"冯四爷

说：“那可不成！君子不夺人之美，我不要。”他当时直起誓，冯四爷说：“好……那就这样办啦，我书房里的东西，你随便拿一样吧，你要不拿我可不要。”他这人也挺直爽：“好！我拿一样。”到书房一瞧，桌上摆着一个蝈蝈葫芦，真是“沙河刘”本儿长，带金丝胆，里边这个大蝈蝈碧绿。“我就要您这个啦！”四爷说：“你带起来吧。”他就揣起来了。吃完饭回家，走在半道上他渴啦，一瞧有一个茶馆儿，到里头沏了一壶茶，他倒上一碗。茶馆儿里什么人都有，也有养鸟的，也有养蛐蛐的，有一个人拿着一个蝈蝈："二哥 您 瞧 我 这蝈蝈，新买的，两块呀！您瞧瞧。”他在旁边 瞧 着 直 生气！心说：“你那个算嘛呀！瞧我这个。”把葫芦掏出来，一打盖儿，把里边的胆给带出来了，这蝈蝈在里头闷了半天啦，这一见亮，往外一蹦，正蹦到茶碗里。刚倒上的热茶，那还不烫死吗？就这样掉茶碗里给烫死啦！

乙　他说烫死的骡子！

甲　嗬！你这人可真糊涂，他拿骡子换的蝈蝈，烫死蝈蝈不就跟烫死骡子一样吗？

丙　嗳！是这么回事！你明白了吧？

甲　（问丙）你这是怎么说话哪？这叫我怎么说呀？

丙　行！你真有两下子！

甲　这马褂怎么样啊？

丙　再穿一个月！

甲　你说话留点神吧，别云山雾罩啦。

丙　好……（向乙说）您听明白了吧，我这人从来就没说过

瞎话！就这骡子四百多块，刚买来就烫死啦！您说这不是倒霉吗？好在我也不在乎这个，咱们拿钱不当钱啊！

乙　当命！

丙　当命？你是没跟我一块儿走过，你是不知道，我前几天请客就花了一百多。

乙　你请谁呀？

丙　冯三爷、王四爷、李五爷、张六爷。

乙　这些位我都不认识呀。

丙　当然你不认识呀，你跟这些位交不到一块儿呀。我跟这些位是莫逆之交，常在一块儿吃吃喝喝，就前几天我们吃这顿饭，一百多，我给了。

乙　哪儿吃的？

丙　前门外，都一处。

乙　就是鲜鱼口路东那小饭馆呀？

丙　啊！

乙　吃一百多哪？

丙　花个百八十的倒没什么，那天怄了一肚子气。

乙　为什么哪？

丙　咳！别提了！那天我们在楼上吃，正挨着窗户。我们坐下一瞧，楼窗关着哪，我让跑堂的把窗户打开，跑堂的不打，说："怕进苍蝇！"说完了他就出去拿菜牌子去啦。一赌气我把窗户打开了。大伙儿坐下想菜，正想着哪，就在这工夫，就听楼底下，扑楞扑楞！扑楞扑楞！顺着楼窗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啪！正落到桌上，我赶紧就按住啦，一瞧，好，没脑袋！大伙就说："咳！这是

飞来凤呀，吃吧！”一吃还挺热乎。

乙 嗳……你先等会儿吃罢，烤鸭子会飞，我头一回听说，这象话吗？

丙 怎么不象话呀？要不信你问他去呀。（指甲）

乙 他知道？（指甲）

丙 当然啦！

乙 （问甲）嗳！我问你，有几个人在楼上吃饭，顺着楼窗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哪？

甲 你这都是哪儿的事啊？烤鸭子？活鸭子也不会飞呀？

丙 （扒甲的马褂）脱下来！脱下来！

甲 嗳……怎么回事！不是说再穿一个月吗？

丙 再穿一年也没关系。那天，咱们跟冯三爷一块儿吃饭，顺着楼窗飞上一只烤鸭子来，你忘了？

甲 噢！你说咱们那天吃饭飞上一只烤鸭子来？不错！有这么回事。

乙 又有这么回事啦！那我问你吧，这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哪？

甲 是这么回事，那天我们在……啊……（问丙）哪儿吃饭的？

丙 前门大街，都一处啊！

甲 嗳！对啦！啊……你知道吗？都一处是在前门大街，一拐弯儿可就是鲜鱼口，口里不是有卖烤鸭子的便宜坊吗？因为他那儿卖烤鸭子，是从他那儿飞出来的。

乙 没听说过！卖烤鸭子的就满处飞烤鸭子？卖烧饼哪，就满处飞烧饼？

甲 那你说这话不对，烧饼没翅膀，鸭子有翅膀呀！

乙　废话！烤鸭子也有翅膀？再说这鸭子没脑袋呀，没脑袋的鸭子能飞吗？

甲　您说它不能飞，现在它就飞上去啦。

乙　这更不象话啦！

甲　你一听就象话啦，这是个巧劲儿。

乙　巧劲儿？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甲　你听着呀！烤鸭子，这个……烤鸭子你看见过没有？

乙　废话！烤鸭子谁没看见过呀？

甲　烤的时候你看见过吗？

乙　不知道！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甲　告诉你，烤鸭子是这么一个炉，就跟小房子似的，上头是铁条，底下是火，这鸭子有拿钩儿挂着脖子烤的，底下一烧，把这鸭子烤的直流油啊，这鸭子烤得就这样啦，憋得出不来气儿了，这鸭子："哎哟！哎哟！……这可太热喽！实在受不了啦！"鸭子这么一想："我呀，飞了飞了吧！"这不是就飞了吗？这您明白了吧？

乙　我呀？更糊涂啦！宰的鸭子，又褪了毛，已然是死的了，让你这么一说，烤着半截儿这鸭子又活了？哎呀！这马褂给人家在意点儿穿吧！（给甲掸马褂）

甲　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烤鸭子不是还是鸭子吗？

丙　就是鸭子，我问你，甭管死活，它没有翅膀，能飞不能飞？

甲　噢！是这么回事！那天我们坐到楼上还没要菜哪，楼底下就出了事啦。

乙　出什么事啦？

甲　施家胡同孙五爷家里在便宜坊叫了一只烤鸭子，烤熟

了。小徒弟给送去。要是两只鸭子好办，用扁担挑着，这是一只鸭子就拿小扁担窝着。小徒弟出了鲜鱼口往南一拐，没留神，这扁担又杵在人家腮帮子上啦："嗳！你往哪儿杵啊？""没看见，对不起！""没看见，你长眼是干嘛的？"小徒弟也不会说话："啊！碰一下也不要紧啊！""什么叫不要紧啊？"袖子一卷，拳头一晃，朝小徒弟脑袋上打来。小徒弟急了，抡起扁担就打，他忘了，后边还挂着一只鸭子哪，他这么一抡扁担，鸭子脑袋掉了，把鸭子给抡出去了。我们这儿坐的地方正是临街的窗户，顺着楼窗正把这只鸭子抡进来。啪！正掉在我们这张桌子上，还热着哪。大家就说："嗳！烤鸭子会飞上来了！"你明白了吧？

乙　那怎么叫飞上来的哪？那是抡上来的呀！

丙　嗳！对……就是这么回事！

甲　（拉丙）嗳……你这是怎么说话哪？烤鸭子会飞吗？越说越不象话了！

丙　你真成！

甲　这马褂怎么样啊？

丙　再穿仨月，没关系！

甲　那你说话也得留点儿神，干脆咱们走吧？

丙　这就走，再说两句。（向乙说）吃完饭，就回家啦，天热呀，夜里睡不着，就听外边儿"嘟嘟嘟"！

乙　有蛐蛐？

丙　哎！你知道我爱玩蛐蛐呀，我赶紧起来，拿着扦子，罩子，到院里这么一听啊，"嘟嘟嘟"。

乙　在院里哪？

丙　没有，在门口儿哪！

乙　啊。

丙　开开门到门口这么一听，这蛐蛐“嘟嘟嘟”，跑啦。

乙　跑哪儿去了？

丙　跑车站去了。追到车站，再一听，这蛐蛐“嘟儿嘟儿”，到杨村了！我们两口子又追，追到杨村，一听，这蛐蛐“嘟嘟嘟”，到天津了！追到天津，一听这蛐蛐“嘟嘟嘟”，到唐山了！追到唐山小山那儿，就听“嘟嘟嘟”，在那儿叫哪。我们两口子借来镐头就刨啊，刨呀！刨呀！一直挖到山海关，才把这蛐蛐挖出来。这蛐蛐往外一蹦，我一瞧啊，嚯！这个儿太大了！这脑袋，比这屋子小不了多少！连须带尾够十四列火车那么大！（甲解马褂钮扣，一边解一边听）这两根须子，就跟两根电线杆子似的！俩眼睛，就跟两个探照灯似的！

乙　结果怎么样哪？

丙　怎么样啊！逮着了！弄线拴回来了。（甲脱马褂搭在丙的肩膀上，丙不知道还说）明儿您到我们家里瞧瞧去，叫唤的可好听了，“嘟嘟嘟”。

乙　行啦！行啦！你说的这都不象人话了！哪有这事啊？

甲　没有的事，胡说八道！

丙　（问甲）嗳！我说的。

甲　你说的也不知道！

丙　怎么哪？

甲　马褂给你啦！

大审诓供

王福田　述

时间： 旧社会。

地点： 茶社、县衙。

人物： 甲——差人。

乙——艺人。

丙——县官。

〔乙上场。

乙　今天我说一段单口相声……

〔甲上场。

甲　哎！你是干什么的？

乙　我是说相声的。

甲　我们老爷过生日，想找个堂会，你们去吗？

乙　去，我们得要俩钱。

甲　可以，你要多少钱吧？

乙　一共几场？

甲　要五场大鼓，一场戏法，一场河南坠子，一场双簧，一场相声。

乙　好啦，您给五十两吧！

甲 （惊奇）你要多少？五十两？

乙 我没多要啊。

甲 那我得还个价。

乙 你给多少？

甲 （用一个手指头比量）

乙 噢！给我们十两？

甲 不对！给你们一百两！

乙 哎？你这不是还价，你这是多给我们钱。这什么意思？

甲 唉！你不知道，我是跑上房的，这钱我不花，是我们老爷花，所以我这是向着你，你心里还能糊涂吗？

乙 噢！这么回事儿。我再打听您点事：你们老爷是不是有什么忌讳？什么倒霉、丧气、别扭等等……

甲 哎！你还真挺聪明，我们老爷倒没忌讳，就是有几样话不许你说。

乙 哪几样？

甲 "我屈！""我冤！""我不知道。""我睡着了。""我没看见。"假使你说出来，不但不给你钱，还得包赔损失。

乙 那好，我记住了。

甲 记住就好，你跟我来吧。

〔乙跟甲走圆场。

甲 到了。你先在门外等一会儿，我把我们老爷请出来。（对内）有请老爷！

〔丙上场，到桌子正中间一坐，象过堂的样子。甲用手绢把乙胳膊绑上拉着。

乙　哎，你绑我干什么？

甲　这不是绑你，这是袖标，要不人不认识你，怕不叫进去。

乙　噢，这是袖标，这不是绑我。

甲　你站起来，先领你到班房。

乙　啊！上堂会怎么先上班房？

甲　班房就是门房。

乙　噢。

甲　你先在旁边坐着等一会儿，我给你回禀一声。（甲向丙请安）回禀老爷，×××叫我办着啦！

丙　你怎么去了这些日子？

甲　因为他没在本地。

丙　他跑哪儿去啦？

甲　他上趟上海，到上海，他就抢了两家银行，回到本地装模作样说相声，当时我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后来我追他到旅馆，翻出来两杆"自来德"，两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刑啦，他全招啦。

〔乙害怕，要跑。

甲　哎，你上哪儿去？

乙　你别唬我啦，我全听明白啦。你不是找堂会，你是办案办不着啦，要拿我顶缸。

甲　你胡说八道，怎么拿你顶缸啦？

乙　你看你们老爷那神气，惊堂木一拍，你说"×××办着啦……"

甲　唉！你听错啦，我说"×××我见着啦"。

乙　怎么还说我没在本地？

甲 你不是出了趟门吗！

乙 怎么还去趟上海？

甲 你不是由本地到上海去了一趟吗？

乙 怎么还说我抢了两家银行？

甲 我说你到上海遇见两个同行。

乙 怎么还当时没敢动手？

甲 我说的是当时你很忙，我没能跟你接手谈话。

乙 怎么还不知道我带什么家伙？

甲 你们管扇子不叫家伙吗？

乙 怎么还追我到旅馆？

甲 我能说你蹲小店吗？！

乙 怎么还翻出两杆“自来德”？

甲 我说你会说流口辙。

乙 怎么还翻出两箱假钞票？

甲 我说你还会唱莲花落。

乙 怎么说甭动刑啦？

甲 唉！我说老爷您甭上“玉明”啦，不是有个玉明茶社吗！

乙 那怎么还说我全都招啦？

甲 我说我全都邀啦。

乙 我全听错啦，这多耽误事。我说这是堂会吗？

甲 是堂会，没错！有错还有我哪。

乙 那可就没我啦。

甲 你等一会儿，我再去给你回禀一声吧。（向丙）回禀老爷，×××带到。

丙　（拍惊堂木）把他带上来！

甲　站起来，站起来！在外边那么精神，到这阵儿怎么傻啦？

乙　哎，这叫什么话啊？

甲　我说你外边说相声多精神，到这说怎么没精神哪？跪下！跪下！

乙　怎么，还得跪下呀？

甲　哎，你混蛋，我这是向着你，跪不能白跪，跪完了有赏钱。

乙　你赏钱也不行。

甲　（强迫的样子）你快跪下吧，混蛋！

乙　哎！你怎么还骂人哪？

甲　唉！不是骂你，这是我心里骂我们老爷“小店”，跪坏鞋还得我自己买。

乙　噢！不是骂我，是骂你们老爷。下跪的可是我呢。

甲　跪下吧！

〔丙拍惊堂木，做察颜观色样子。

乙　（回头叫甲）喂，我不干啦，这不是堂会，你们老爷把惊堂木一拍，还那么看我，我明白这个。

甲　唉，不是。我们老爷近视眼，不细看，看不出来是谁。

丙　（拍惊堂木）下面跪的是×××吗？

乙　是我。

丙　你好大胆子！

乙　不，我没胆子。（叫甲）出来，出来，怎么叫我上堂会还来个好大胆子？

甲　你不知道，我们老爷夸奖你。昨天找堂会找来×××，见我们老爷不敢说话，今天你敢说话，我们老爷夸奖你好大胆子。

乙　那我说什么呢？

甲　你得这么说："哟嗬，胆子小还闹不到你这儿呢。"

乙　这么说行吗？

甲　没事，有事都有我呢。

乙　有你就没我啦。（冲丙跪下）

丙　你叫×××吗？

乙　是我。

丙　哈哈！你好大胆子。

乙　哟嗬！胆子小还闹不到你这儿呢。

丙　你抢过银行吗？

乙　没有。（叫甲）喂，出来吧，你们老爷怎么问我抢过银行呢？

甲　你听错啦。我们老爷问你找过同行吗。

乙　别忙，我核计核计：我抢过银行；找我们同行，这字眼可别扭。找我们同行，那是我出的主意。

甲　那你就说我出的主意呗。

乙　噢，抢银行是我出的主意。

甲　唉，找你们同行。

乙　我听这字眼老害怕。（转过脸冲丙跪下）

丙　是你抢的银行吗？

乙　（对观众说）我听还象抢银行。（对丙）啊，是我出的主意。

丙　现在你们有多少人马？

乙　净人没马。（叫甲）出来吧！怎么还闹出人马啦？

甲　对呀！我们老爷问你们有多少人？

乙　不是五场吗？那二十多人。

甲　别说五场二十多人，多说一个人多给一块钱车钱，你说原先一百多人，现在还有五六十人。

乙　干嘛说这些呀？

甲　多说一个人不多给一块钱吗！

乙　还点名吗？

甲　不点名。有什么错还有我哪。

乙　有你就没我啦。（转过脸冲丙跪下）

丙　现在你们有多少人马？

乙　原先一百多人，现在还有五六十人。

丙　人马都在何处窝藏？

乙　都在你们家哪。（叫甲）哎，怎么都在哪里窝藏？

甲　问你们住的哪个栈房。

乙　我不住小店嘛。

甲　别说住小店，远点儿说多给路费。

乙　那我怎么说哪？

甲　你说天津、北京、上海、沈阳，抽冷子来两回。

乙　这么说行吗？

甲　行。有什么错都有我哪。

乙　有你就没我啦。（冲丙跪下）

丙　人马都在何处窝藏？

乙　天津、北京、上海、沈阳，抽冷子来两回。

丙　你可是那个头儿啊？

乙　我是……（叫甲）出来吧！我才听明白，我成头子啦。

甲　什么头，找堂会找的谁？

乙　找的我呀。

甲　还是的呀，你不是找的那个头儿吗，有什么事不得朝你说吗。钱也交给你呀。

乙　噢！那我怎么说哪？

甲　你说我就是头。

乙　这么说行吗？

甲　没错，有事还有我哪。

乙　有你就没我啦。（冲丙跪下）

丙　你可是那个头？

乙　啊，我就是头。

丙　老爷问你这话屈不屈？

乙　屈！（指甲）全都是他教给我的，怎么不屈哪。

甲　（过来）倒霉就倒在这句话上啦。方才我讲堂会，我不是告诉你，我们老爷忌讳这些字，什么我屈，我冤，我不知道……都不许说。你怎么说屈呀？这堂会你要多少钱？

乙　我要五十两。

甲　我给你一百两。我们老爷问给你屈不屈，你一说屈，就不给钱了。

乙　那我怎么说？

甲　你得说不屈。我们老爷往下还得问你怎么不屈，你说情

实不屈。

乙　什么叫情实不屈？

甲　就是情处实处不屈。我们老爷说来人哪。

乙　来人干什么？

甲　给你赏钱啊。

乙　噢，这就给钱。

甲　先给钱后听玩艺儿。咱俩先试验试验吧。屈不屈？

乙　不屈。

甲　怎么不屈？

乙　情实不屈。

甲　来人哪！

乙　老爷赏钱。

甲　这不对了嘛！打头来吧。（向丙）回禀老爷，×××叫我办着了。

丙　你怎么去了这些日子？

甲　因为他没在本地。

丙　他跑哪儿去啦？

甲　他上趟上海，到上海，他抢了两家银行，回到本地装模作样说相声，当时我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后来我追他到旅馆，翻出来两杆“自来德”、两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刑啦，他全都招啦。

丙　（拍惊堂木）把他带上来！

甲　跪跪跪！

乙　一跪老爷就给钱。（丙看乙）老爷眼神不好。

丙　下面跪的是×××吗？

乙　是我。

丙　你好大胆子！

乙　哟嗬，胆子小还闹不到你这儿呢！

丙　你抢过银行吗？

乙　啊，是我出的主意。

丙　现在你们有多少人马？

乙　原先一百多人，现在还有五六十人。

丙　人马都在何处窝藏？

乙　天津、北京、上海、沈阳，抽冷子来两回。

丙　你可是那个头？

乙　啊，我就是头。

丙　老爷问你这话屈不屈？

乙　不屈。

丙　怎么不屈？

乙　情实不屈。

丙　来人哪！

乙　老爷赏钱。

丙　枪毙！

乙　（高声）屈！

双 字 意

白万铭 述

甲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

乙 你们这相声都能说什么？

甲 说些个文明词句、韵诗、字音、字句、灯谜等等。

乙 我最喜欢字音，有文化的人听了有趣味。

甲 那好吧，我就喜欢说字音。

丙 你们二位喜欢说字音，我看都是口头吧！大概没有多大文化，净是瞎白话。

甲 哎！我们有学问，不信当场演习。

乙 好吧，你们说什么我就随着说。

丙 那也不能叫你较量短了。

甲 那么我头一个说。

乙 我第二个说。

丙 我第三个说。

甲 我出题目啊。

乙 你出什么题目？

丙 我们听一听。

甲 好吧，咱们说出一个字来，要把它拆开念成两个字，找出两样东西来，要一样颜色，看着象一样东西，还得要

前言搭后语。

乙　你说吧。

甲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色两样汤跟酒。

丙　不对！

甲　怎么不对？

丙　不是一个颜色。

甲　怎么不是一个颜色？

丙　酒是白的，汤里有酱油，哪能是白的？

甲　好，我换一换行吧？

乙　行。

丙　只要说出来颜色一样就行。

甲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色两样浓茶配老酒。

丙　前言搭后语。

甲　大口喝浓茶，小口喝老酒。这回颜色一样，东西是两样啦吧？

乙　听我的。吕字拆开两个口，一色两样象牙白的萝卜配白莲藕。

甲　不行，那不一样。

乙　怎么不一样？

甲　萝卜有叶有皮没有窟窿，白莲藕里边有窟窿，那怎么一样？必须搁到一块看不出两样才行哪。

乙　我改改行吗？

甲　好！看你怎么改。

乙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色两样掰了叶、除了皮、钻了眼的象牙白萝卜配白莲藕。

甲　前言搭后语。

乙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色两样掰了叶、除了皮、钻了眼的象牙白萝卜配白莲藕。大口吃掰了叶、除了皮、钻了眼的象牙白萝卜，小口吃白莲藕。

丙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色两样大饼子配窝窝头。

甲　那不行，不一样。

丙　怎么不对，不都一样颜色吗？

甲　形象不一样，窝窝头有眼儿，大饼子是扁的，还有“嘎渣”，那能一样吗？

丙　我修理修理。

甲　我看你怎么修理吧。

丙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色两样揭了“嘎渣”的大饼子配摁扁了的窝窝头。小口吃揭了“嘎渣”的大饼子，大口吃摁扁了的窝窝头。

甲　林字拆开两根木，一色两样梁跟柱。

乙　前言搭后语。

甲　林字拆开两根木，一色两样梁跟柱，这根木做梁，那根木做柱。

乙　林字拆开两根木，一色两样船跟“渡”。这根木做船，那根木做“渡”。

丙　林字拆开两根木，一色两样电线杆子配松树。

甲　不行，不一样。

丙　怎么不一样？

甲　电线杆子是直的，松树有枝有叶，又是弯弯的，那一样吗？

丙　我修理修理。

甲　你怎么修理？

丙　不是许修理吗？

甲　行，你修吧，看你怎么修理？

丙　林字拆开两个木，一色两样电线杆子配剥了皮、去了枝、没了叶的一根独挺死松树。

甲　嗬，他真能修理！前言搭后语。

丙　林字拆开两根木，一色两样电线杆子配剥了皮、去了枝、没了叶的一根独挺死松树。这根木是电线杆子，那根木是死松树。

甲　好！再听我的。圭字拆开两个土，一色两样土豆配白薯。

乙　前言搭后语。

甲　圭字拆开两个土，一色两样土豆配白薯。这块土种土豆，那块土种白薯。

乙　圭字拆开两个土，一色两样黍子配粘谷。

甲　前言搭后语。

乙　圭字拆开两个土，一色两样黍子配粘谷。这块土种黍子，那块土种粘谷。

丙　圭字拆开两个土，一色两样蛐蛐配“油壶芦”。

甲　不行，不一样。

丙　修理修理。

甲　咳！到你这就修理！看你怎么修理。蛐蛐个小，是两翼儿，“油壶芦”个大，是三翼儿。

丙　你看着吧！圭字拆开两个土，一色两样大个母蛐蛐配掰

去一个翼的“油壶芦”。

甲　嗬，真行。前言搭后语。

丙　圭字拆开两个土，一色两样大个母蛐蛐配掰去一个翼的“油壶芦”。这块土出大母蛐蛐，那块土出“油壶芦”。

甲　看这回的。出字拆开两座山，一色两样锡跟铅。

乙　前言搭后语。

甲　出字拆开两座山，一色两样锡跟铅。这座山出锡，那座山出铅。

乙　出字拆开两座山，一色两样百合配水仙。

甲　前言搭后语。

乙　出字拆开两座山，一色两样百合配水仙。这座山出百合，那座山出水仙。

丙　出字拆开两座山，一色两样韭菜配马蔺。

甲　不对，不一样。

丙　怎么不一样？

甲　马蔺叶子多宽，韭菜叶子多窄。

丙　修理修理。

甲　哎！你怎么老修理？

丙　你甭管，你听着吧！出字拆开两座山，一色两样宽叶韭菜配窄叶马蔺。

甲　行！前言搭后语。

丙　出字拆开两座山，一色两样宽叶韭菜配窄叶马蔺。这座山出宽叶韭菜，那座山出窄叶马蔺。

甲　听这回的。炎字拆开两个火，一色两样画匠铺的纸轿配纸车。

乙　前言搭后语。

甲　炎字拆开两个火，画匠铺的纸轿配纸车。这把火烧纸轿，那把火烧纸车。

乙　炎字拆开两个火，一色两样鸭和鹅。

甲　不对！鸭子个小，头小没包，鹅个大，头上有包。不一样。

乙　那我改一改。

甲　我看你这个活物怎么改，鹅的包割下来鹅就死了，不割还不一样。

乙　你甭管。

甲　那你说吧。

乙　炎字拆开两个火，一色两样鸭子配母鹅。母鹅没包。

甲　甭改了，换个母鹅就行了。前言搭后语。

乙　炎字拆开两个火，一色两样鸭子配母鹅，这把火烧鸭子，那把火烧母鹅。

丙　炎字拆开两个火，一色两样你和我。

甲　哎！你跟我是什么啦？

乙　你是说相声的，我也是说相声的，岁数，个头都一样。

甲　行！前言搭后语。

丙　炎字拆开两个火，一色两样你跟我。这把火烧你，那把火烧我。

甲　仌（古写的别字）字拆开两个八，一色两样喷呐和喇叭。

乙　前言搭后语。

甲　仌字拆开两个八，一色两样喷呐和喇叭，初八吹喷呐，

十八吹喇叭。

乙　穴字拆开两个八，一色两样炮和花。

甲　前言搭后语。

乙　穴字拆开两个八，一色两样炮和花。初八放炮，十八放花。

丙　穴字拆开两个八，一色两样面包和列巴。

甲　前言搭后语。

丙　穴字拆开两个八，一色两样面包和列巴。我初八吃面包，我十八吃列巴。

甲　啊！你净想吃啦！

英号
印
1980年8
559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传统相声选
作者=刘英男
页数=286
SS号=10124070
出版日期=